

當代國際人物

周子亞編著呈繳

世界書局印行



周子亞編著

當代國際人物

世界書局印行



3 0661 3743 5

母親

贈給

子亞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廿三日

前言

不必等黑龍江北岸的砲火，向南岸轟擊或薩爾煤區裏的奈芝黨人跳將出來準備和法國兵士拚個你死我活，我們才開口說含有世界性的戰爭行將開始；即以目下國際上的種種表現來看，也已經足夠證明來日的巨大活劫是難以倖免的了。景象之至於如此，當然是逃不出歷史的鐵律；但在位人物之任意擺布，未始不是促成時勢緊張的重大原由。時代固然可以產生人物，但人物亦足以創造時代。在有形的舞臺上，無形的人物在那裏操縱一切，他們可以使時代風平浪靜，也可以使時代飛沙走石。他們的性格，決定人類的命運，他們的行動，指示出局面的趨勢。從他們的片段的一生裏，我們可以明白一些現狀造成的原委；讀了他們生活的鱗爪以後，可以約莫地推測得到局面之將如是進展。本書之作，其重要目的即在於此。

復次，偉大人物的形成，決不是一回偶然的事實。他們的出身也許很低微，很困苦，必得要歷經了千百艱難，吃過了無限辛酸，才能打開另一局面，爲自己，爲國家，爲社會，有所新建樹。他們的一生，雖然不必定是青年的典型，但他們之奮鬥的歷程，卻也許可以掃蕩我們頹廢之風氣。人類的意志，是決定他命運的因素。在這企圖下，我寫下了這本小書，而在每一篇裏，我隱約地說明了這種意思。

因爲近世舞臺的重要主角，是日，俄，法，德四國；所以本書的主角，大都是四國的人物，此外，對於新興民族的創造者，如愛島之凡勒拉，巨哥之亞歷山大，土耳其之凱末爾也特別加以注意。但由於作者對於他們沒有親切的認識，顯然是難免有不甚透澈的敘述。在這裏，作者很切盼着能得到讀者的原諒和指正。

在最後，我要感謝劉光炎先生，本書之完成，得到他很多的鼓勵與助助。這算不得一篇「序」，爲了要說明寫此書的動機，我寫下了這段「前言」。

一九三四，十二，二十二，京中冷亞齋寫。

目次

前言	一
愛爾蘭獨立首領凡勒拉	一
亞歷山大再世之巨哥元首	八
青年政治家陶爾斐斯	一三
慕索里尼何以有今日	一九
日本非常外相廣田弘毅	二四
日本侵華急先鋒荒木貞夫	三一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	三六
日本海軍宿將岡田啓介	四〇
蘇聯之狄克推多斯太林	四四
蘇聯新外交家李維諾夫（附李維諾夫之外交年）	四九
斯太林之左右手	五八
斯太林之靈魂喀加納維契	六五

紅軍統帥伏洛希洛夫·····	七〇
伏洛希洛夫之左右手·····	七四
歐洲近世怪傑希特勒·····	七八
希特勒之後臺人物·····	八四
毛奇再世之白朗白格將軍·····	九〇
德意志國魂與登堡·····	九五
鐵血總統樸恩寶·····	一〇七
和平使者巴爾都·····	一一二
法新外長拉佛爾·····	一一六
灰色狼凱末爾·····	一二一
安哥拉之新人物·····	一二八
甘地的生平·····	一三四

愛爾蘭獨立首領凡勒拉

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能懷着遠大的想像，依靠着自己的能力，召集了千萬的羣衆，憑着赤手和



凡 勒 拉

空拳爲自己，爲社會，爲國家，創造出一個新穎的環境，而驚動了世界人士的人，我們大概總得承認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是個英雄罷。本文素描的對象，就是如此的一位主角。

不僅是如此而已；以一個屬於西班牙宗族的美利堅人士，在萬世一系的英倫三島上，舉起叛逆的旗幟，反抗英皇的政府，在往日的歷史上，是罕有的創舉，而凡勒拉 (De Valera)

竟就是這創舉的發動者，我們從英雄之進一層的意義上着想，不是更值得加倍加以欽佩嗎！
凡勒拉的成名，是迅速的，在一九一六年都柏林變亂 (The Dublin insurrection) 以前，他是一個毫無一點名氣的人物，即使在是年的變亂中，他亦不過是一個義軍的隊長。他那時的膽量不大，魄

力很小，曾反對過當日起事。但愛爾蘭共和同志聯合會（The Irish Republican Union）決定了在那時發動，他迫於一時的熱忱，才始決定就加入了。由此，我們知道，他的成名是有點偶然的，設若他在那時膽怯後退，那又怎麼會有今日呢？

還有，假如凡勒拉不是有美國的國籍，他早在一九一六年被英國政府處死了。臨時政府的主持者Clake——Pearse “Maohongh” Macdemot “Connolly”——以及義勇軍的另一隊長 Doly 都在這場革命中爲祖國而犧牲，只有他，因爲有美利堅國籍的原故，才得保全了性命，同着一百二十二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放逐到 Dartmoor 去從事苦工。在那裏，他利用了首領的資格，從事於革命的宣傳。不久，他們這班囚犯從 Dartmoor 被移到 Maidstone，再從 Maidstone 移到 Lewes，一路難言的艱苦，和饑餓的鞭笞，使得囚人們，起了一種憤懣。於是他們第一步，就準備組織一個委員會，來要求較良的待遇。無疑地這委員會的領袖名義，是屬於凡氏的。這是凡勒拉成爲愛爾蘭獨立運動的首領的第一聲。

從這時起，凡勒拉開始與新芬黨（Sinn Fein）接觸。一個新的機會來到了他的眼前。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在他從牢獄裏出來以後的幾日裏，地方舉行選舉大會，新芬黨準備參加，而凡勒拉到都柏林後，顯然地成了衆望所歸的人物。七月裏，他以代表的資格，回到了愛爾蘭的首都都柏林。在那裏，他重復加入愛爾蘭共和同志大會，而與該會的主腦 Griffith，Collins 的競爭，也就在那時開始了。

一九一七年九月，義軍的副隊長 Thomas Ashes，因過分的饑餓而在獄中身死，這消息使得漸趨消沉的愛爾蘭人反英運動復現激烈，幾個星期以後，接着 Thomas Ashes 的追悼會，在都白林召集的新芬黨週年大會繼續舉行。幾年來，該會的主席常是 Arthur Griffith 氏，但 Griffith 以右派之故，遭了新芬黨人的反對，由於反對 Griffith 凡勒拉的名義，當然被新芬黨人置於前線。在十八日以前，就是在都白林，凡勒拉的名義，也不是為每個人所知道的，現在他成為了新芬黨的主席，接着新芬黨舉行愛爾蘭義勇軍的祕密大會，在凡勒拉的領導下開始召集，準備五十萬義勇軍的計劃，便在他眼前開展。

「直到我們獲得了獨立名義，在愛爾蘭不會有和平。世界大戰以後，英國會成為破碎，協約國不會戰勝，在和會中的一切國家，會要求海上的自由，而愛爾蘭的重要，也就在那時可以表現，我們需要有一種武力來作我們的要求的後盾。」

凡勒拉的預言，雖然並沒有中，但他的魂魄卻激動了愛爾蘭每個人士的心靈，造成了日後始終不懈的奮鬥之基礎。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凡勒拉擔任了兩個反英團體的首領。自此以後，他的聲名日益增漲，英國政府對他的注意也漸漸增加。是年五月十八日凡勒拉和八十個新芬黨人被英國軍隊捉去了，解到倫敦的監獄禁錮。他的被捕使他的勁敵 Collins 在新芬黨和愛爾蘭共和同志會的勢力增加，這對

於日後內部的糾紛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戰爭結束以後，一九一八年三月，凡勒拉從牢獄出來，一九一九年三月他被選為新內閣的領袖。當時愛爾蘭獨立政府內閣 (Independent cabinet) 決議派遣凡勒拉到美國去作政治活動。在困難重重的監視下，他逃出了英倫三島，來到亞美利加。在那時，他頗受美國人士的歡迎，但其後，因為政見的不同，與愛美聯合會委員發生齟齬。起初，凡氏以為身居愛爾蘭獨立國元首的地位，愛美聯合會會員對他的主張當然不會有一點反對的，但是出於他意料之外，Deeroy 和 Cahaln 以會員的資格，時時對於他的計議作非然的表示。這樣，他們中的阻隔愈弄愈深，同時，愛爾蘭獨立黨人與英國政府的衝突也日變兇厲，凡勒拉於是不得不回到愛島。一九二〇年聖誕節，他祕密地在都白林上岸。但是他在美利堅的工作顯然是沒有結束，於是在安置好了內部的組織，把自己的地位交給他日後的勁敵 Collins 代替以後，他重復回到美地，以一愛爾蘭共和國的全權代表到美利堅作政治活動，一面商借債款，一面購買軍火。這時，英愛的衝突劍拔弩張，而 Collins 氏之獨裁的傾向日益明顯。從這時起，「主戰派」與「非戰派」開始分裂，凡勒拉是前派的領袖，哥林氏是後派的中堅。當時路易·喬治在位，頗有與愛爾蘭獨立黨人議和的傾向。他主張把「自治法案」(Home Rule Act) 付諸實行，而在烏爾斯特 (Ulster) 的六州中設立分議會。這提案遭受了凡勒拉之絕端的反對，在十月八日他寫信給喬治道：

「愛爾蘭政府與愛爾蘭人民，都不能接受他們。」

在那時，主戰派的力量還是很大，內閣中包含了 Griffith, Collins, Barton 這些人物。攝於凡氏的威望，大家不敢有所主動。不久，路易·喬治之要求停戰的說帖提出，非戰派於是竭力主張與英媾和，凡氏迫於四周的空氣，遂答復喬氏道：

「愛爾蘭人民的代表，準備到倫敦和英國政府商量可以接受的條件。」

派遣全權代表，成爲了當前的難題，內閣同人一致主張凡氏不宜親自出馬，於是，迫不得已，他只得讓非戰派占住上風。代表團包含了 Arthur Griffith, Michael Collins, E. J. Duggan, George Duffy。這四人全是非戰派的健將，反對凡勒拉的。十月十一日在道威街會議的結果，一致議決，不但「愛爾蘭應當承認英皇的主權，以爲聯合的標記。」而且「每年愛爾蘭應當捐助相當的款額，以補助英皇的國庫。」

條約是簽字了，這消息傳到凡勒拉的耳裏，引起了極大的不滿。十二月九日，凡氏致愛爾蘭人民的一封長信在報上發表。其中有言道：

「你們在報上大概已經看過我們與大不列顛所訂的條約了。協定的內容，與我們大多數人士的願望是相衝突的。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就是我不能把這條約的承諾，交與愛爾蘭議會和人民，我這態度有內政部長與國防部長贊助。」

「我們的使命還未終了，我們的奮鬥應仍繼續。」

簽約代表團，回到都柏林以後，就與凡勒拉發生了衝突。一九二二年一月三日，凡勒拉在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三號文件，告訴愛爾蘭人民，他們永遠不能接受這種辱國的條約。不久，內戰在都柏林爆發，愛爾蘭政府形成了兩派，凡勒拉組成了愛爾蘭共和國，指派了他自己的內閣。但由於環境的威迫，凡勒拉是暫時的失敗了，非戰派占了上風，繼 Griffith 及 Collins 而起的，有 Cosgrave 和 O'Higginns。這二人在黨內的資格雖然很淺，但作事的能力卻十分深厚，他們成了凡氏的唯一勁敵，把持了獨立政府的大權，足足地有五年之久。自從一九二二年簽訂和約以後，凡勒拉以在外之身，組織義軍與英對抗。一九二八年，普遍的選舉開始，凡勒拉想推翻 Cosgrave 內閣的機會於是來到。在那時，他運用了超人的機巧，利用着往日的機會，在選舉上，獲得了很大的勝利。於是他重復上臺，議定了新的方案，準備與英國政府議和言好。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凡勒拉代表了愛爾蘭自由邦到倫敦與英國政府談判，由於雙方的退讓，談判得到了相當的結果，愛爾蘭自治的要求，在實質上告了成功。自此以後，他便成爲了愛爾蘭自由邦的總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的國聯大會中，他以愛爾蘭代表的資格，做了大會的主席。近年來，他的建國方案在實行中，一切政策有點近乎獨裁，所以有一部新的人士，組織了一個新的團體在反對他。

上面所述，全是凡勒拉個人奮鬥的小史，在短短的二十年裏，他從一個街頭的彷徨者，一變而爲一邦的統治人，時間固然不能謂不長，但是他的努力也不能說不驚人了。他曾在一個公共的大會上，

(一九一八年從牢獄出來的那一天)披散了頭髮，脫下了大衣，大聲地向民衆疾呼。他又曾在一個華美的廳房中，(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在倫敦)穿着整齊的衣服，露出嚴肅的態度，細心地與英國代表談判。當他一九一九年偷渡大西洋到美國去作政治活動的時候，他焉知道自己會在一九三三年的國聯大會上代表愛島主持大會呢？

要重復，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中，能懷着遠大的理想，依靠自己的努力，爲自己，爲國家，創造出一個新穎的環境，而驚動了世界人士的，算得是英雄，本文的主角凡勒拉，不愧加以如此的稱呼。

亞歷山大再世之巨哥元首

是一種稀有的機會，在人類的歷史上，產生了空前絕後的世界大戰。這空前絕後的世界大戰，使全地球都起了震動，尤其是歐洲，一切都起驟烈變化，新的和舊的先仆後繼的交替着。如喪鐘似的語調，在一頁上，記載了，奧匈皇朝的傾覆，在另一頁上，又換了喜慶般的文字，歌頌着新興國家的形成。在其中，有一個名字，被史學家認為是新歐陸舞臺之特著的人物，他就是本文要敘述的人物，巨哥元首「亞歷山大」(Alexander Karagesevitch)。

亞歷山大一八八八年生於 Cofinjoi 地方，從孩提的時候起，他就深受了塞爾維亞愛國主義的思潮，並受了「大斯拉夫運動」的感化，想把說同一言語的民族，由他團結起來，使從異族的統治下取得獨立。這幻想使他憧憬着一個光榮的將來，無可疑惑地構成了他日後從事於獨立運動的基礎。

他在幼時，就離開了故鄉，被送到瑞士一個學校裏念書，不久，又考入聖彼得堡的皇家學院。一種企圖拯救自己民族的幻想，使他研究學問的興趣，集中到歷史的探討。一九〇三年，當他的父親比特(Prince Peter)，繼承塞爾維亞王位的時候，亞歷山大便開始到各處旅行。在意大利，他住了許久。不

久，巴爾幹的風雲日趨緊張，比特王召他回國，授以 Crown Prince 的爵位，令其統率全軍。那時，正是一九一三年巴爾幹戰爭時，他的奮鬥生涯開始，在 Kumanovo 地方與土耳其軍作戰，以敏捷的手段，獲得了極大的勝利，使塞爾維亞人脫離了百年來之無形的壓迫。兩年以後，他即被任命為塞國的執政，不久，就擔任起全國海陸空軍總司令的職務。一九一四年的初頭，塞國的命運在千鈞一髮之中，這位英雄的元首，豫先洞悉到大戰的來臨，知道他自己的國家，是爆發的起點，於是整伍警備日夜訓練，「說同一語言之民族的團結」不久，即會在他的眼前實現了。

不可避免的戰爭，竟如他所推測似的，在一九一四年的七月，於塞奧境界邊爆發了。身當其衝的，當然是亞歷山大。以塞爾維亞的軍隊，與奧地利軍作戰，無異螳臂當車，失敗傾覆，實在意中；乃亞歷山大諳熟軍旅，一九一五年一月，竟領帶了他的隊伍，從阿爾白爾尼亞平安退去。這是使他在一九一八年秋月奪回貝爾格雷 (Belgrade) 而逐出奧軍的極大的原因，其被全歐人士公認為軍事天才，亦復由於此事而起。

其實亞歷山大不僅是一個天才軍事家，而具還是一個膽識廣闊的政治領袖，手段伶活的外交人才。一九一六年六月，他在倫敦發表「巨哥斯拉夫宣言」 (Declaration for Young Yugoslavs Liberation and Unity)，奠下了一九一八年巨哥新國建設之基礎。他在英法諸國做外交活動，得到了同情，於是便回到沙洛納客 (Salonica) 邊界，召集了一九一六年從阿爾白爾尼亞逃出的兵士，

重振旗鼓，節節反攻，乘奧軍潰敗的時候，奪回塞京，這便建起了現在的巨哥王國。

亞歷山大不是一個狄克推多，而是一位開明賢君，德意志法達拉底大帝的靈魂，在他的軀殼裏是復活了。放在他眼前等待他去解決之複雜而新穎的問題，百倍困難於大戰以前爭取獨立的一切。言語的不同，文化的相異，以及經濟的不穩定和政治的紊亂，使這一個巨哥國感受絕對的不安。他以很和緩的方法，取消了議會 Skupshchina 的獨裁，代替以親自的臨政，農民黨 (Orat Peasant party) 在當日塞爾維亞議會中是很有力量的，但該黨的領袖 Baditch 佩服亞歷山大的英俊，自願交出所有的權力，他的政治手腕由此可見一斑。

一九三一年九月亞歷山大頒布了新憲法，設立上下兩議院，而使人民參與政治的機會可以恢復，一切立法的與行政的改革在進行中，農林實業以及礦業在用大規模的計劃加以發展，公路是增加了，產業是繁榮了，十年統治的結果，一切都進步了，在事實上，他是行的獨裁，但名義上人民還說他是賢君，麥唐納說得好：「狄克推多的成功，在於他們做些事業使得全國人民的靈魂復活。」 (The success of dictatorships lay in their having managed somehow to make the soul of the people alive——From Mao Donald's Speech) 這話用以證明亞歷山大的一切，可謂至切至當，因為他使他的人民憬懂着一個新的景物，而以新的力量，從事於國家的建設。

亞歷山大雖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但是他同樣渴望有和平的。有人說他注意國防是有侵略野心，

這話是不對的。在歐洲外交上，亞歷山大也是一個活躍的人物。他與白里安、斯特萊斯曼全是很好的朋友。一九二八年的非戰公約，他首先加入，而且贊成國際聯盟，也可說異常出力，不過與意大利的關係，由於亞得里海上的衝突，十分惡劣。近年來亞歷山大整治國防不遺餘力，最大原因，乃在抵制意國的侵略。亞歷山大曾經說過，若是軍縮會議能有相當成效，巨哥軍力也可減少，這表示巨哥的軍國主義，是在消極的自衛。

亞歷山大的生活是很有規定的，每天早上八點鐘就在念書了，十點鐘召集官員訓話，同時得到國內外政治消息以定如何應付的方針。白爾格雷宮的設備也是十分樸素，並不奢侈。其后儉樸勤奮，一如亞歷山大。她對於社會制度很有研究興趣，對於婦孺問題更為關切。一九三三年，她以個人的資本，在巨京創設了大規模的育嬰院，同時在 Zagreb 地方為遠道就學兒開辦了一座午膳室。

亞歷山大一共有三個小孩，其中頂大的，名字叫彼得（Crown Peter）已有十歲了，他是Skol組織的首領。（按 Skol 是亞歷山大所發起，是一種兒童愛國會）比父親更要英俊，被認為巨哥斯拉夫的「典型學生」。（The school boy of Yugoslavia）王后管理皇家學生，十分嚴緊，她的全部時間，都費在兒童身上，因此有人稱她為「巨哥國母」。

亞歷山大是一個自然愛好者。如比王愛爾白脫一樣，他常獨自乘騎馳驅。他不好耀武揚威，所以不帶衛隊。在 Topola 地方，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人們會看見一個穿着動服的軍人，在和農夫攀談，

他問他們出產的情形，告訴他們耕耘的方法，有時整天下午徘徊不去，有時一轉瞬間，即刻離開，這人就亞歷山大。他本人是農會的會員，在少時，也曾做過農夫的。

在一個包含了三種民族（Serbs, Croats, Slovenes）的國家裏，能夠憑着自己的主張，統治了全國的大政的，至少是一個不凡的人物。當大戰以後，塞爾維亞各地都舉起不同的旗幟，企圖建設新國時，亞歷山大首先毀棄了他自己的旗幟，對全體的巨哥斯拉夫人宣稱道：「軍薪杯水，無濟於事，現在我們需要團結，以一個新的符號來表示團結。」

於是，在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塞爾維亞國旗取消，巨哥斯拉夫三色旗代以興起，而（Kingdom of the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也不復再見，巨哥斯拉夫的名字為大家所公認了。

在土皇壓迫時代，有一位詩人爲了宣傳巨哥斯拉夫主義而被處死時，曾經如此說過：「只要我們的血液不涼，總有一日，我的幽魂，會看見斯拉夫人豎着旗幟在塞爾維亞高呼獨立。」這豫言是中了，不僅是獨立而已，一個新的國家成形了，在這裏，使我們感覺到亞歷山大的功蹟不是偶然的，在他的成功裏，含有先輩流下的血液。

他是一位開明君主，若是要說他是狄克推多，那麼可以說是聰明的狄克推多（A wise Dictator），但人是不好太聰明的，尤其爲君主者，不可太能幹。亞歷山大現在是以被殺聞了，這或許也是他的聰明害了他罷，我們在這裏對他表示惋惜。

青年政治家陶爾斐斯

一八九二年十月四日，奧地利之忒克西（Texing）鎮裏，有一個農夫家中，誕生了一個孩子。這



陶爾斐斯

孩子的名字，叫作陶爾斐斯（Engelbert Dollfuß）。在他的渺小而瘦弱的軀殼裏，棲息着一顆堅定而強健的心靈。陶爾斐斯在小學裏的成績，幾乎超出了高小的學生，教師們對他十分器重，但誰都勸他不要十分用功，擔心着他的身體會受了損壞。非常的孩子，顯示非常的能力，自從他在阿拉普魯（Hallbrunn）學校畢業以後，他就繼續到維也納去研究法律，到柏林去學習政治經濟。在柏林大學畢業的時候，他只二十歲，這在當日的學術界中，是少見的。

時代在狂瀾中，歐洲大戰爆發了。生在這如狂瀾之時代中的學生，不能不從研究室內跑到戰場上去，陶爾斐斯由於身體太孱弱，不能列入前線，只能在後方服務。那時他是一個崇拜大日耳曼主義的人，如同其他的德意志志士一樣，他為威廉第二的世界帝國

夢所迷醉了，因為他的忠勇，尤其是如此一個渺小的人有若是雄壯的心，當局對他無限贊許，於是他變成了德皇宮廷所注意的人物。



陶爾斐斯及其家庭

四年的大戰是過去了，陶爾斐斯的幻想，像其他德人的幻想一樣，如水泡似地毀滅了。他於是從新進了勃蘭根斯坦高等學校（High school of Plankenstein）。這時，他突然又受到了奧地利農民聯合會的一位代表的賞識，被派到柏林去研究法律和經濟。那顆雄壯的心，推動着他敏活的頭腦，知識的進展是驚人的，不過一年，他得到了柏林大學之名譽博士的榮位。一九二五年回到國內，由於他向來是一個農家的子弟，所以對於農民的福利是特別的關切，在做了幾年機關中的辦事員以後，他創辦了奧地利農民同盟會，被推任該會祕書長的職務。一九二七年，即繼為省農會會長。從此以後，他與農民黨發生了關係，農民黨裏面的人，自始至終，表示對

他很器重，而認為他是未來的一位有望的政治家。

在一九三〇年的奧國年鑑裏，我們還找不到陶爾斐斯這個名字，當日的政界中，他是一個不見

經傳的人。但在一九三一年的這個年頭，陶氏便開始在舞臺上活躍了。前一年的七月二十二日，他以農民代表的資格，被舉為奧地利國有鐵路局的委員，六星期後，任該局副局長，再過三星期，就擢升而為正式局長了。這使他在農業界中，漸漸地成為著名的人物。恰巧在一九三〇年三月，當時的農林部長札拉 (Thaler) 告退，陶爾斐斯就不畏艱難，而代理其位。全國突然發現這一位活動的人物，人人都很驚奇，這就是一九二三年被奧地利農會派到柏林去學習的一位學生，在以閱閱為層累的奧地利政界中，突然起來了不賴腳力而靠本領的青年政治家，可算得還是初見的創例呢！

陶爾斐斯何以有這樣巨大之活動的根源呢？說得離奇一點，這是藏在他小小的身軀裏。他對於自己身軀矮小一事，時刻都記掛在心裏。當他做任何事情，訂任何合同，甚至接待賓客發表談話，他時常感覺自己是處在一種重大的不利之下，他如努力的想征服這種不利，以全部的精力，來彌補身體的渺小，雄壯的意志，在炯炯目光中表現出來，這使他精於組織的研究，及善於事物的指揮，有人叫他米里梅特涅克 (Mill Metternich) 和小拿破崙 (le Petit Napoleon)，可說不是無因的。

在做了部長二月以後，布萊樞 (Buresch) 第二次內閣感於政局的危難而辭職了，五月五日陶爾斐斯即被任命繼任內閣總理，而且還自己兼任了外交和農務兩部。當他的照片出現於第二天的報紙，記者跑去慶祝他，以譏笑的口吻讚揚他為全歐最年青的政治家時，他堆着笑臉答道：「不僅這樣而已，我還是一位最小的呢！」忽然又頓了一頓，帶着一種半諧半莊的神氣說道：「但是無論怎

樣，我比拿破崙要高一公哩呢！」他的好勝之心，由此可見一斑了。

戰後的奧地利，陶爾斐斯所屬的國衛黨（Heimat Block）在當日的國會中，只有二分之一的勢力，其餘的一半，是在以希特拉爲宗幹的國社黨手裏。有時因爲意見的不同，常受到國會的掣肘，由於這種現象的存在，使得陶爾斐斯對於國會制度發生了極大的憎恨，在這上面再加上了國社黨和社會黨的紛爭，引起了政府內部的不安，不由不使陶爾斐斯以鐵的手腕厲行獨裁。一九三三年三月，他頒布緊急命令，禁止一切集會與示威，鉗制報紙的自由。九月二十一日，他決然排斥國會制度的基礎，重行改變內閣的組織，在所謂技術家的內閣裏，他厲行了實際的獨裁，而且兼長了外交、國防、公安、農務四部的職務，除了慕索里尼以外，他變成歐陸最有力的狄克推多，而在奧國，開了軍人不聞政治的濫觴。

接着陶氏的獨裁，便來了反動的叛變。十月三日在他四十一歲誕辰的前夕，他遇到了一位刺客，這人是國社黨所指使的。他身上受了兩個彈傷，但雖如此，他仍很勇敢的負着傷步出門首，進入醫院，叫家人不要驚擾自己，在無線電上放送演詞，向國人報告他身體的健康。爲着要先發制人，陶氏對於國社黨的活動，加以嚴厲的取締，自從九月的維也納事變以後，國社黨成了政府所認爲最反動的團體，共產黨社會黨也多在取締之列。他解散了社會黨私練的保衛團（The Schutzband），修改官吏就職的宣誓詞，搜查陰謀嫌疑犯，並且集中權力，在每省委任了公安主任，叫他們單獨的對中央政府

負責。他並且籌劃募集援助農業和築路的基金，設法叫各銀行以低利借款給危急的各種實業。他撥出了一種特別的清償宿債基金，(A special Amortation Fund) 專門收受銀行裏各種不良的工業證券，並且發行較為流動的債券。他又削減中央鐵道的經費，均衝了預算，穩定了財政。他這樣的努力，在一方面企圖削減政敵的活動，在另一方面，設法消滅人民一切的不滿。

自從陶爾斐斯登臺以後，無疑地，奧國的地位漸漸改善了。在對外方面，他第一步先與教皇簽訂協定，一九三三年八月天主教日 (The Katholikentag) 全奧的農民應集到了維也納，慶祝聖司蒂芬黨的五百週年紀念，沒有一個不表示對陶爾斐斯尊敬的，他在民間勢力之深，由此可知一斑了。與教庭的聯婚，明顯的是有目的的，陶爾斐斯看明白了與德國作對，不能不取得與國，而慕索里尼可以說是他很好的助手，所以他即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月、八月三次到意國去會晤慕索里尼，在里明意 (Rimini) 談話的結果，意國答應了佐助奧國的獨立。有了意國的援助，陶氏的膽子更大了。這年的九月，他親自出席國聯大會，其後又參加世界經濟會議。由此他不但在內部，即使在國際上聲名也增加了，大家都一齊評之為統治奧地利最適宜的人物。

上面所說的，是他在外交方面的成功。現在要說他在內政方面的設施。他知道在紊亂不定的奧國裏面，軍隊的組織是最重要的。要完成他個人的統治，必得要有強大的武力為其後盾。所以他任命費少佐為副總理，把軍隊二萬二千人增到三萬人，意大利允許奧國在特里斯脫 (Trieste) 港劃出

一個自由區供給他對外商運使用。陶氏不僅是一個有眼光的軍事家，而且是一個諳求實際的經濟家。他對於振興商務，是和國防一般的重視，他把匯兌和國際償付知識介紹給農民，又和瑞士、法蘭西、意大利、巨哥斯拉夫、匈牙利締結商約。自從他登臺以後，在一九三三年八月至十月的中間，奧地利的金融漸漸地恢復了。外債經過了他一度的整理也較為起色了。

在三年以內，陶爾斐斯由於一個從事農民運動的人，竟一躍而為奧地利法西斯主義的獨裁者，把紊亂的祖國，在一個極短的時期內安定下來，而且滿懷着希望，想把奧地利造成為多腦河流域的一個領袖國家，憧憬着梅特涅克的光榮時代重復在他眼前實現，若許他好好幹下去，因為他現在還只四十二歲，不但奧國的復興，可以拭目而待，而且中歐的和平，亦得以保持，國內及國外之危險的方面多少是可以抑止得住的。然而突然的興起，往往會跟着突然地隕落的一則因為陶爾斐斯的基礎不很穩固，二則因為國社黨的勢力實在澎湃，三則因為史泰亨堡和陶氏意見不合，在這些上面，再加上陶氏的過露鋒芒，因此演出了本年七月十五日的暗殺，陶氏的生命，居然在自己的辦公廳中被毀滅了。

歐洲的政局因他之死而發生了恐怖的情景，從人物之影響時代這點着想，是實在可以驚人的。他雖然不能在近代歷史上占着重要的一頁，至少是不會令人忘記得了的。

慕索里尼何以有今日

「我要以鐵匠的手腕，爭勝世界的一切。」這是慕索里尼在組織法西斯黨時與同僚們所說的一句話。

「我要取得全部的權力，因為負了全部的責任。」這是慕索里尼登臺後所說的另一句話。由於這兩句話，使我們想起他幼年時節的片段，覺得一個偉人的成形，並非是無因的機緣，在早年的生活中，已經暗示到這種傾向了。

慕 索 里 尼



在意大利東部白多比奴(Predoppio)

之多維亞城的一個名叫科施大(Varano-Costa)的小村莊裏，很古以來，就有着一座小山偃臥着。這座小山靠近着溪水，水的氣息和土壤的氣息交流着，形成了一個很適宜的生活環境。一到秋季大雨時，水便漲得很高，一待陽光出來，很急的水便會在美麗的日色下湍流。

慕索里尼何以有今日

大概自從一八九〇年的時候起罷，每天下午，間或地會有一個孩子來到這裏奔跑，有時他坐在繁密的樹影下，聽着鳥聲與空氣的合奏，看着陽光與樹影的閃爍，出神地閉上了眼在默想，於是，聽厭了，看倦了，想多了，突然的跳下了小山，奔到溪邊，睜大了眼，驚奇着溪水的奔馳，始而快樂，繼而憤怒，認爲這是一種挑戰，一種極怪的念頭在他的腦子裏發生出來：「現實應當在我的面前屈服。」

於是，一聲不響，昂然的跨過了水岸，築起了水堤，將急流的水弄得很貼伏，立在岸上得意地，對着被控制了的水發出嘻笑，這孩子就是今日腳踹着世界，雄赳赳氣昂昂不可一世的意國獨裁者慕索里尼！

從襁褓以至孩提，又從孩提至於成年，由於家庭環境的不好，個人性格的奇怪，慕索里尼在低層的社會裏，過着流浪的生活，什麼低賤的職業他都身嘗過。是一種堅強的熱狂，至少是一種憤恨的洩露，使他在成年以後，便傾向於社會黨的主義。但是他對於社會主義始終沒有了解，當日的狂熱，不過是一種思圖改善自己的環境的企圖。所以到了一九一四年十一月意大利社會黨在米蘭開會，他發表叛逆的言論，因此被開除黨籍了。

是一種偶然的機會，他加入了世界大戰。兇惡的恐怖的前線，這個生與死咬首接尾的地方，給慕索里尼一個偉大的生存意識。那裏獸性和人力扭成了一團，比溪水百倍兇暴的一切，在慕索里尼眼前展開了開來，使他更想從破壞裏創造出一些新穎的東西。他又睜大了眼，看阿波納（San Apollonia）

的教堂，渡坎地諾底運河，亞德里亞海映入了他的內心，阿爾白斯山踏在他的腳下，這些加上了他鐵一般的意志，蒸發而成爲一種將來要不可一世的野心。

戰爭瘋狂地進行着，慕索里尼也在沙場裏過着他瘋狂的酣殺生活。「現實該在我面前屈服罷。」
有一夜，他在日記裏寫下了這一句孩童時候曾經說過的警語，但在次日早晨，大約是一九一七年二月十二日早晨罷，意大利自己隊伍裏的一個炸彈爆發了，許多的兵士受了傷，說過「現實該在我面前屈服」的慕索里尼也是其中一個。全部被傷了的兵士，奉上官之令，擡到龍琪醫院去醫治，沿路中，全多號哭喊痛，只有慕索里尼，卻咬着牙齒一聲不響。到了醫院以後，醫生施行手術，呼喊的聲音更大了，但是他，施手術時不願意用麻醉劑，親眼看醫生從他的皮肉裏取出四十四塊炸彈片，並且嘻笑的說：「好利害的炸彈，竟侵佔了我的身體。」

大戰以後，意大利人士大部分多走入了共產主義的道路，只有慕索里尼看清了共產黨不能在意大利擡頭，另外組織了一個法西斯黨，來與一切的勢力肉搏奮鬥。因炸傷了身體以後，不能在戰場盡性的慕索里尼，現在要開始新的鬪爭了。那時共產黨的勢力氣吞全意，「打倒慕索里尼」的口號隨處風行。有一天，赤旗領導着隊伍在法西斯黨的辦公室前示威，所有在屋內辦公的人士多逃入，只剩了慕索里尼和另一書記在那裏坐着。慕索里尼手端着牛乳，對書記說：「你不要以爲他們有膽量，他們絕對不敢到這裏來。」共產黨員也以爲裏面有着準備，不敢輕舉妄動，一度示威以後，所以走了，

慕索里尼的空城計成功了，也就是他的膽量戰勝了別人的懼怯。

在極度的紊亂裏，無主的狀態中，是需要有一種戰鬥的力量來克服一切的。慕索里尼明白了這種心理，所以用象徵艱苦的「黑」色來作爲法西斯黨人的制服，他們勇敢的精神使任何人都起了駭怕，是本身的勇敢，使慕索里尼步步高進，也是人士的駭怕，使反對黨人慢慢後退。

「假如我向前，你們要隨着我，假如我退後，你們殺了我，假如我死了，你們要替我報仇。」在進攻羅馬的頭一日，他如此的宣示了黨人。他隨即下令，不得法西斯統領的許可，不許亂動，一切都要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在奮鬥中，他勝利了，有一種勢力克服了事實，慕索里尼就是這勢力底中心。

敘述了上面這一段，我可以如此的說，慕索里尼的成功，不是機緣，而是勇敢。不是如其他的政治勢力一樣，大都依靠着旁人的幫助，而正是有點近乎上古時候的神怪一般，一切多發源於自己的創造。在他的性格裏，剛強勝過溫柔。一切該在他面前屈服，成爲了他終身奮鬥的標的。他的生命史，因此充滿了緊張的氣息，從孩提至成年，又從街頭的流浪者，到一國的統治人，無日不在艱苦中奮鬥，也無日不在鐵血中交戰。

這位古今罕有的蓋世英雄，他的雄心，並不止於統治意大利而已，除了奪取本國政權以外，還想恢復羅馬帝國的光榮。他的對外方略，分爲三步：第一步是亞德里亞海的控制，第二步是地中海的奪得，第三步是歐陸的稱霸。如日本的大陸政策，足以騷動遼東的和平一樣，這位不可一世的大野心家

的驚人幻想，實可以破壞歐陸的現狀。這種計劃，雖然沒有在積極做着，大體上，是在沉默中進行。在亞德里亞海方面，慕氏的主要工作是在打倒巨哥斯拉夫，扶植阿爾巴尼亞；在地中海方面，是在妥協英吉利，打倒法蘭西；在歐陸方面，則圖阻遏德意志，提攜奧地利。時間在不注意中進行着，而這危險的政策也就在不注意中慢慢地成形啊！

在慕索里尼恢復古代羅馬帝國一切光榮的口號下，意大利是復興了，歐洲各國是驚動了。他的議論，雖然有點大言不慚，但是他的雄心，卻是十足動魂悸魄，「現實該在我面前屈服。」慕索里尼在那時所說的這句警語，也許會在他的暮年成爲事實罷！而在那時，千倍於溪水百倍於戰場的困難與遭遇，也將在這位白髮老人前開展了。

日本非常外相廣田弘毅

三十多年前，在日俄媾和訂約之後，有一天，寺尾亨博士訪問小村壽太郎。那時小村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壞了，寺尾亨是對俄主戰論的七博士之一，那次，他和小村談論了一下中國問題，突然問他：

「你的身體很壞，現在外務省裏面，有能繼承你的人嗎？」

小村微笑道：

「有，有兩個。」

「那兩個呢？」

「山座和廣田。」

「廣田是誰？」

那時廣田是三等書記官，寺尾當然是不知道的，他只記得一個山座，這段事實也就在一霎間消滅了。

時間過得真快，瞬息已三十年了，一切在日本人士看來，全是非凡的廣田弘毅，現在，遇到了在他們認為是非常時節的昭和時代，已經作了外相，小村氏的一段預言，竟成爲了他登臺的前奏曲，正如

當日俾士麥在德皇威廉第二面前保薦俾路 (Von Bulow) 爲將來戰國的外相一樣。

廣田的從事外交，是偶然的悲憤促成他的。一向來，他的祖上，都是軍旅出身。他自從在福岡修館中學畢業以後，就準備投考陸軍士官學校。那時，正當甲午之役後的第二年，日本以一時的悍氣，戰勝了疲乏的中國，遼東半島明白地已到手了，卻又由德法俄三國的干涉，復行退回。這，激動了全國人士的悲憤，那時廣田還不過十八九歲，也是悲憤所謂帝國的屈辱外交的一個人。

「以軍人流血而得來的遼東半島，被人家用外交奪回去了，這是怎樣弄的，我中止爲軍人的志願，要在將來成爲一個挽回帝國命運的大外交家。」

在悲憤慷慨之餘，他跑到福岡市政廳，取回陸軍士官學校的入學志願書，而作進第一高等學校的準備。

幻想終於成了事實，自從第一高等學校畢業以後，他又進了帝國大學，隨後他便考入了外務省。由於當日對俄關係的緊張，使他特別有志於擔任對俄國勢的研究。明治三十六年的夏天，在日俄戰爭爆發的前數年，突然有一個帝國大學的學生，跑到外務省訪問政務局長山座圓次郎，這個學生就是廣田弘毅。

「請局長給些旅費，讓我去看看俄國的對滿政策。」

「唔，去是行，可是沒有這種前例可援。」

「有前例可援。」

「有什麼前例？」

「當我在苦學的時代，曾經向陸奧外相要過旅費到中國去考察過。」

「陸奧外相和你有什麼關係呢？」

「唔，一點關係也沒有，不過，我也同訪問你一樣的訪問陸奧外相，縱談遠東問題，他即給我一包錢，要我到中國去考察。」

山座聽完，哄然大笑，也同樣地給了他一包錢。廣田得了錢以後，就先到朝鮮，視察俄軍的出發狀況及森林事業，隨後轉到旅順，渡過芝罘，歸至長崎，而將詳細的狀況用報告書的體裁送致山座政務局長。

廣田的這本報告書，後來為「二六」新報的主筆福本日南所有，福本在「二六」的社論中，竭力主張對俄開戰，成爲主戰論的急先鋒。以近衛篤磨公爲中心的國民同盟會，也高唱「懲膺俄國」的強硬主戰論，隨後又發起對俄同志會，帝大教授戶水寬永等也同樣提倡主戰。立於攻擊正面的小村外相，不由不改變他的緩和外交，而採取強硬政策，日俄戰役成爲日本開展國力的良好機會，而這機會的賜與，廣田多少是有點幫助的。

廣田弘毅在日本外務省中之地位的躍進，是日本外交界裏之罕有的先例。從三等書記官，一躍

而爲駐美參事官，當時幣原喜太郎做駐美大使，聽說那時的華盛頓外交界有這樣的笑談：「廣田大使，幣原參事官。」可見當日廣田在美國外交界中的出色了。

回到外務省後，廣田即被任爲情報部次長，隨後又升任歐美局長，外相又是幣原，於是參事官永井柳太郎說：「現任的外務省裏，有三個大臣，曰幣原，曰出淵，曰廣田。」對於這位傑出的廣田的經驗和性格，日本人士個個多懷了很大的期待，不久，他便榮任了駐俄大使。自從內田的「焦土外交」失敗以後，他受了國人熱烈的歡迎，便繼任了外長的地位。無疑地，日本外交，自從他登臺以後，便現出了活色，不但挽回了頹勢，而且得到了勝利。在說完了他過去的身世以後，我們要一談他現日的外交策略。自從上臺以後，他便想打開施勢，另造局面。他一反內田的急穩態度，對俄竭力忍耐，對美低聲拉攏，對英作各種經濟的協商，對中國則持多邊政策，促之分化，對所謂「滿洲偽國」又復積極建設，以樹向外拓展之基礎。他對於國際情形，十分熟悉，見「焦土外交」的失敗，是由於猙獰面目的太形露骨，所以他便抑下了兇相，改取了笑臉，外緩敵愾，內修戰備，在登臺的一日，他發表了談話：

「現在的日本，正在以非常之力躍進，所以遇到了難關，然而這種難關，有人叫作非常時，這種極度的非常時，是躍進的國家欲突破難關的非常時。」

他又說：

「國際關係，以世界和平爲念，應以外交手段，貫徹我國之方針。」

「藉外交手段以貫徹我之主張」便是廣田氏不戰而勝的外交策略，從表面上看來，這確是比較合理，其實從骨子裏說，比「焦土外交」更是兇惡。他要造成一種國際的環境，使中國陷於孤立，列強全部沉默，然後日本可以迅速的手段，實行侵略的企圖。現在，作者特地抄下東方新聯電所載之日本五相會議所決定的外交國策：

(一)基本綱要，帝國政府對於滿洲事變後，以退去國聯為動機，對外關係頗呈緊張，加之世界經濟會議破裂，世界經濟帝國主義之對立尖銳化，最近如德之退出裁軍會議及國聯等，其險惡之象，殊有增無已。似此形勢，於一九三五年之帝國對美，對俄，對華之關係，實有不能不具極重大覺悟之必要。故外交國防基調，是以確立整個和戰兩樣之和平的外交軍備充實策。

(二)對美政策，由美國在遠東之地位言之，或由瞬將到達之一九三五年第二次華府會議之海軍軍縮問題言之，我國對美國，於外交上，應將從來兩國之關係，一切予以清算，至於軍事上，則確立保持不受美國威脅之均等勢力之原則，如是即可使我國在遠東之地位自動的安定。

(三)對俄政策，蘇俄聯邦始終維持其無軌道的革命外交，且擁有現在世界有數之軍備，而常威脅我共同防衛同盟國之「滿洲國」，是以我國內應備充分之陸軍軍備，外則持冷靜待機之態度，以便處理解決兩國間之懸案，而謀國交之調整。

(四)對華政策，滿洲事變以來，極端惡化之對華關係，自華北停戰協定成立以後，其空氣雖漸

次緩和，然尚未可證明中國變更對日政策之具體的事實，殊不易許樂觀。故今後實有採取兩國親善促進政策之必要，然該項政策，將隨對美對俄政策之完全推行，始得達到目的。

(五)對英政策，英國與我國之關係，因世界經濟凋敝之深刻化，致使在世界各市場之貿易競爭激烈化，遂致兩國關係亦隨之而險惡，然英國之傳統的遠東政策，係採取分裂日美兩國勢力之主義，故應無遺憾的進行利用遠東英國勢力之工作。

(六)除上述之外，在歐洲竭力對法，德，比等國繼續友好關係，固不待言，然印度，南洋，南非及中南美等國，對於我國係屬經濟的重要市場之地域，為伸張我之經濟力，殊有不斷的進行政治工作之必要。現與荷蘭之間，正在締結仲裁條約，然今後政府將更注意於積極的工作，而促進對各主要國關係調整之完全。

爲了實行這些政策，廣田氏決定了幾個步驟，首先他以齋藤博代替出淵爲駐美大使，這外交的新陣容，是準備應付一九三五年的第二次的華府軍縮會議，因爲齋藤博是美國人士所歡迎的人物。其次在去年十月底，於外相官邸召集對俄經濟關係者舉行懇談會，席上廣田氏作演說：

「本人對於各種的對俄問題，擬依據外交手段，於可解決之最大限度的範圍內，逐次予以解決，以期日俄關係得以增善。」

齋藤博到美國不久，日美關係在表面上居然日趨於善，最近，日美協定的空氣，囂張盛傳，十二月

二十日日美懇談會的結果，使這種協定更成真實，即使素持強硬主張之荒木貞夫，也改變態度，提議召集「遠東和平會議」實行「經濟外交策略」，一切多由靜而趨向於動，由猙惡趨向於獠笑，當「福建事情」發生的時候，日本貴族院作中國會議懇談會，由廣田弘毅主席，討論中國問題。他說：

「以中國爲中心，使中國自變其態度。」

在他鋒冷的話句中，實含着着鋒芒的意味，日本人說：「等到起用廣田，舉世均祝福得到了適當人材」，「現在他才五十七歲，我們不得不祝他康健。」但，站在日本之正面攻擊的我國，遇到了狡猾如廣田的這樣人物，不能不有所憂慮，也不能不更加注意，僅僅是憂慮，那麼我們遲早必亡於日本，使廣田的外交，在不戰而勝中奏了奇效。在這時，我們也需要有一位傑出的外交人材打破這百倍於日本的難關困局，以外交的手腕，來獲得國際的同情，用鎮靜的態度，應付日本的計劃。我們希望着這樣的外交人才在現在胚胎，如同甲午之役日俄之役的廣田弘毅一樣，毅然決然地把自己貢獻於國家，做一個挽回國家之頹勢的偉大的外交家。在四十年後，我們希望有同樣的聲音，自國內人士的嘴裏叫喊出來：「祝着我國得到了適當的外交人才，他才年輕，敬祝他爲國努力，身體康健。」

日本侵華急先鋒荒木貞夫

荒木貞夫，日本皇道主義的創始者，是曾在日本國內操有無上權威的人。雖然現在他已經去位了，但在青年的眼光中，他卻仍是崇拜的偶像。



荒木貞夫

一八七七年，他生長於帝國的首都東京，由於祖先是軍人出身，被命運判定了似的，他被送到陸軍小學去訓練，得着優超的成績，他進了士官學校。一八九八年他從士官學校畢業，經過一度的服役，他又復進入陸軍大學。在那裏，經驗與學識是貫穿了。他對於中俄兩國問題的研究，特別發生興趣。其後他在駐俄公使館裏擔任陸軍武官，在莫斯科地方，引起俄方人士之十分注意。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九年的世界大戰期內，他曾經留在歐洲參觀戰爭，兩次巨烈的戰爭，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的遠東的日俄之役與歐洲的世界大戰，他都曾親自參與，或則仔細研究。這些對於他日後之事業和成名，顯然是有極大的襄助。日本人的血液裏，祖先給與他以細心考察和獨力創造的

成分，荒木真是這麼一個典型。他在軍界中，代表了新起的少年派。新的時代需要新的人物，荒木能够聯接着新舊的關係，爲新的所企慕，又爲舊的所器重。這些說明了他之所以爬得如此之快的理由。在一九三〇年，日本政府出版的年鑑裏，荒木將軍的大名還沒有排印進去，不料在不滿三年的期間以內，他竟能由無名而變成顯赫一時。一九三一年，日政府發表了荒木貞夫爲軍事教育總監，在那時，由於他對於日本使命的多番談話，他又得到了許多青年軍官作他的信徒。爲了要使日本的侵略政策早些發揮，青年將校想擁之登臺，運動終於成爲事實，一九三一年年末，荒木以加入內閣擔任陸相聞於世了。自此以後，他的氣焰更形高張。一九三二年中，雖然發生了犬養毅首相被軍官暗殺的事件，他始終能够設法保全原有的地位，甚至增加他向來的氣焰。

何以荒木能在日本國內享受如此盛名呢？一半固然由是青年將校崇拜他有以致之，但大半都不能不說是出諸他堅持侵略滿洲的主張所賜。如果日本在滿洲得不着勝利的話，荒木恐怕還不會有這麼出名，反之，日本政府要非荒木在做陸相，侵滿政策也不會如此之快的實現。他是侵華的急先鋒，戰機的傳布者。得到了這兇惡之命運的賜與，一變而爲日本歷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位之地位之重要，比首都都要勝過百倍。據以前由日本回到上海來的人說起，在日本的報章上，影片裏，甚至在無線電播音機裏，旅客們可以隨時隨地看到或聽到荒木貞夫四個大字，在照相店裏，他也是拍照拍得最多的人，並不由於他的退位，致使他的名字湮沒，問起荒木貞夫，日本人是沒有不曉得的。

在料想中，我們大都以為荒木是很可怕的，可是他的外表卻是生得很柔弱。他的面色是蒼白的，前額低下，頭髮披散得很短，並且由於憂勞過度，顏色已經有點灰白，不過他的鼻部是特別的大，兩隻耳朵向外凸出，而且嘴唇較常人豐滿，很濃而短的髭向兩邊蹣着，在微風之時，似乎飄飄欲動。據同他很熟識的人說，在他整個面貌裏，只有那副有光輝的眼睛與豺狼似的下顎，很可以顯出他是一個殘暴而有果斷的人。

荒木在日本的歷史上何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據他自己說他是日本精神生活的典型，就他人的生活而言，他是極端主張精神的。他對於剖腹自殺的行爲表示十分的嘉許。在世界大戰以前，他曾在西伯利亞赤塔城因偵探罪被拘。在他被押解到俄國當地官廳時，他對於拘捕提出抗議，而且要剖腹自殺，幸而被他們救止。荒木以後也就被俄國釋放了，現在這事他是每引以為自豪的。荒木不僅是個將軍，而且是一位作家，在思想上，他引導國人向軍國主義的道路走去，當在位時，他對國民呼喊：

「日本民族理想在本身的性質上，是一個應該傳播到五洲七洋的東西，凡是與它有妨礙的事物，都應當不惜使用武力來剷除它。日本民族應該走的途徑，早經我們的先祖標識好了。」

在著述或演詞裏，時常要引證到他記得最清楚的日本三千年來的雄心。他有時把它當作日本的永久和平計劃，換句話說，就是在日本征服全世界的時候，才会有和平實現。

日本人把荒木將軍與早稻田大學博士新渡戶二人放在一起，說全國只有他們兩個是配得上談神武皇帝的諺語的，神武預言過日本的精神，可以傳布到五洲七洋去。新渡對於這諺語加以歷史的引證，而荒木呢！則助以事實的施行。

一九三三年夏，他雖然暫時下野，但仍是一個主要的角色，在軍人集團的機關報、外交雜誌上，他作了下列的聲述：

「日本的精神必定要散布到七海和五洲去，每一件反對他發展的東西都要被推翻，假如必要的話，可以用武力來推翻。東亞細亞的國家被白種人壓迫了，日本不能容忍着這種情形。這是日本人的責任來反對任何列強企圖侵越日本統治的行動。滿洲和蒙古是發展日本統治的門戶，日本希望有一個蒙古人的蒙古，在那裏，『安全』和『和平』可以獲得保障。他不能允許一個外來的強國去侵佔那塊地方，蒙古比滿洲更可以成爲日本和平使命之重大障礙。我們不會忘記海參威名字的意義，是『遠東的主人』，這一座俄羅斯城池，仍就帶着個名字。」

其實日本是再強旺也沒有的了，荒木還要刺激得他們走上瘋狂之路，在軍人機關報裏，他發表下面這些言論：

「坦白的說，在整個糾紛裏，有一個很基本的問題，這個就是中國人對於日本人之輕視。現在

非但中國人，就是許多歐美民族也都輕視今日之日本，因為日本現在表示出心智崩潰的徵兆。」

他雖然已經辭去陸相，但仍是日本的靈魂。這次軍縮開預備會議，他發表了海縮會議與日本前途一文，說明帝國不能屈服，就是因此而走上流血之途，也只有承受。從這段話裏，我們可以知道荒木遲早會再起來，在來日的大戰中，無疑地他是一個重要的角色。正如德皇威廉掀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帳幕一樣，荒木貞夫可說得是造成來日巨劫的弄火者。

日本陸相林銑十郎

荒木在國內飛揚跋扈的結果，惹起了內外的反感，不滿意於荒木的反佐賀派，早已擁戴了前陸相鈴木南次郎，而作種種活動。但到荒木在四面楚歌的氛圍裏下臺時，超然派的林銑十郎，取得了鶴蚌相持的漁利，從容地上臺了。其實深悉日本軍情的人，早已預言過了，如田中五郎曾經說過：「在宇田的政治派與荒木的武斷派相持不下的時候，石川縣出身曾任教育總監的林銑十郎就有上臺的可能……依他過去的閱歷，和他武將的態度，或將有高等軍部主腦的地位亦未可知。」

所以在荒木決意下臺之前，他就想推薦與他同一典型的林銑繼任陸相，待到成爲事實後，日本國內的輿論界，紛紛作種種的猜測，一人所主張的政策爲他人採用是否要變質？蘇俄駐東京大使尤翰討夫（Mr. Constantin Yurenev）也爲好奇心所驅使，在四月二十一日特地去訪問林銑，對於他的個性作一精密的觀察，會談一小時之久，他知道就是與荒木相去不遠的。

荒木的性格，比烈火還烈，比刀鋒更銳利，他崇拜武力爲萬能者，他反對政黨政治而主張獨裁政治，叱咤風雲，跋扈飛揚，是一個妖魔，是一個惡漢。這些我們在前面都已道過了。而林銑呢？亦復如是，剛毅沉默，誰也沒有看見過他笑一下。面是黃褐色，長滿亂而且重的鬍鬚，身段粗魯，有五呎六吋長，二十

五年來未生過一次病，今年他已五十八歲了，仍像二十左右強壯的少年。有一次報館訪員去問林銑爲什麼不願意發表談話。「很單純的——」林銑聲色俱厲地說：「因爲我不願拿我不能做的事告訴別人，我要說到做到。」林銑相這樣發表摸不着頭腦的意見，確似乎帶有政客的風味。林氏以政治家的風度上了臺，頗能一反昔日荒木之鋒芒的態度，而改以溫和的手腕，外交部長廣田弘毅在國會席上演說：

「我國的外交固將陷於嚴重問題的圍困中，但國家勃興的出路往往在荆棘叢生中。所以自我國人民上下團結一致勇敢地準備共赴危急以來，任何困難的問題發生，我們都保持着鎮靜淡泊的態度，從未迷失昏亂一下。我們的行爲，何一非遵循着法規？我們相信日本不長權一切的，而且更深信日本的前途充滿了希望的紅光。」

今年三月在全國師旅長年會席上，林銑先發表一篇類似的演說：

「使陸軍訓練後像鋼鐵一般的堅固，當然是我們目下唯一的要求……而且整個的組織要堅決地遵守着它所以產生所以存在的偉大目的……外交政策不是軍事一時發作歇私的里亞的產物，而外交政策的決定，基於整個國家的團結一致，陸軍不過是其中的一部分……軍隊服從命令，有如受命於一人，決不分化了無數小組。」

一八七六年，林銑生於金澤縣，那時還受着貴族諸侯的統治。他的父親是封建領主最信任的家

臣，所以他從他父親身上學得到忠於主人的美德。他的環境不允許他有奢侈放浪的嗜慾，幼年時期在學校讀書，和其他的學生沒有異樣，只是他想從事於外交事業，這是於廣田弘毅之在初年想成爲一個軍人一樣，日後的造就成爲了相反的一頁，一個十足的愛國的青年。一八九五年春天的教訓，給這一位愛國青年的激刺是如何深刻呀！他那顆活躍的心，像要從胸中跳出來，赤紅的熱血在他血脈裏沸騰。他痛心疾首，椎心泣血，「不知如何是好？事實上德法俄三國連合向日本進攻，強迫日本把遼東半島交還給中國。

林銑一再的思考，這個責任應由外務部負，外交的失敗完全在人才的短缺，他能做一個鐵腕外交家嗎？他常常捫心自問自勵，從來他進了民衆高等學校，他以爲是他實現他的計劃的開端，那知他的伯父突然間強迫他改入陸軍士官學校。

林銑二十一歲時，奉命入軍隊爲少尉，一直那樣平凡地幹些軍營雜務。但到日俄戰爭爆發時，表現才力的機會到了，日本攻打孟輸山堡壘時，士兵的損喪極大，第六第三十五師團只剩了七十多個受傷的士卒，但林銑依然一以當千的向前衝，在萬死一生中獲得了勝利。他估據了俄國的堡壘。這是第一次光榮的勝利。

在世界大戰沒有爆發之前，林銑隨着石川封建領主到歐洲去考察。戰爭開幕後，就由德國改道入英國，在倫敦作長期的居留。

從歐洲回來以後，他在參謀本部，教育總監部等處服務，其後由第二旅團長升任東京灣要塞司令，繼而任陸軍大學校長，近衛團團長。他在往日之一切愛國的行動，早已引起國民熱烈的擁戴，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也是不次於荒木的一個典型的將軍。

由林銑生活史的敘述，已可知林銑究竟是荒木一類的典型。我們記得很清楚，當九一八事變初起時，若槻內閣和幣原外相，尚想把範圍縮小，而林銑做了朝鮮司令官，竟獨斷地將駐朝鮮的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渡過鴨綠江，侵入東三省，雖然迭經電令阻止，但他依舊不奉命，直開動越境而入遼寧，使多們師團能開進吉黑，而將戰爭的血潮浸濫三省，在短期內佔據了整個的「滿洲」，這種舉動比以前西鄉從道不奉停止命令，而由長崎開兵到臺灣，更要來得兇惡，荒木是傀儡，林銑是實質，按着傳統的指導原理——對外的武力侵略政策，依照預算，繼承荒木計劃，充實軍備，以為打開一九三五、三六年危局的準備，而且還要變本加厲呢！一般日本的新聞記者都相信有那末一天，這位沉默嚴肅的將軍一破莊重冷酷的面容，嘴邊深深的皺紋自會勇敢地舒展開來，勝利的歡欣使他銳利的眼光流露出無限的溫柔。

如果我們能認清了林銑的性格及其一生的經歷，不難想到中日問題的前途了，率直地說，易荒木為林銑，在對外政策上，決沒有什麼比較和緩的期待，或許更要變本加厲更行暴虐呢。

日本海軍宿將岡田啓介



岡 田 啓 介

在人們的回憶中，想必不至於忘記一八九五年的中日之戰罷！本節的主角岡田啓介就是當日以浪速號軍艦，擊沉中國高陞號輪船的人。當時，擔任浪速號艦長的是東鄉平八郎，岡田啓介在他下面擔任隊長。由於他在甲午之戰，得到了特殊的功勞，他的軍事生涯，從此一帆風順，所向無阻，高陞號輪船的沒落，代表他個人命運的興起。

岡田的祖先是日本的貴族，他生長在近海濱的福井縣。那時正當明治元年，陳腐的景象剛在刷清，新穎的一頁有待建設。岡田在這新舊時代的交替中誕生下來，祖先的意志，如命定了似的，要他到海軍界服務。他從中學畢業以後，就入海軍學校，在明治二十三年，在海軍學校畢業。起

初出來，就到軍令部第三局裏當科員。那時海軍的勢力強於陸軍，岡田的進展因此很快。他從軍令局局員，一跳而爲春日艦分隊長，再由春日艦的分隊長一跳而爲浪速艦隊長。甲午之戰，他的名字便爲各報所競載了。

自從甲午之役以後，日本的海軍曾有一個很長的時期，是在沉默之中。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發生，來了他的極好的機會。德國租借的青島成爲了日本海軍的目標。當時岡田已由艦隊長而升爲水雷隊司令官。他以鋒芒的手段，擊破了德國的艦隊，不到兩月，凱旋地侵佔了我國的青島。戰爭告終，他就繼任海軍部人事局局長。從這時起，他開始爲當日的海軍大臣加藤友三郎所賞識注意。在這上面，再加上了海軍元老東鄉平八郎的贊助吹噓，他的地位，在海軍界中，漸次列入前茅，雖然只是一個人事局長，他竟與次長井出謙治並肩共坐。當日人士竟把他們二人稱作加藤海相的左右手。一九一九年，海軍會議在美京華盛頓開會，加藤以海軍大臣名義前往出席，所有部務，本來要交給井出代理，後來井出病了，加藤臨時命令岡田代理次長。在加藤離任時，他把部務處理得井出有條，因此獲得了海軍人士的信仰，他之所以能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在田中內閣裏擔任海軍大臣者，乃是由於在那時打定了基礎的原故。

岡田在日海軍界裏，確實是一個很有資望的老前輩。他曾做過局長，海軍大學教官，水雷學校校長，艦隊隊長，人事局長，上而至於次長，司令官，海軍大臣，一方是理論家，一面是實際行動的參加者。前

輩是他的同學，後輩是他的學生。人又很溫和，而且很富於政治手腕，在強硬的軍人間，他是個調和的人物。不僅如此而已，他在政黨方面亦頗有點聯絡。政黨的首領把他當作一個媒介的人物，來和軍派作權力的折衝。在私生活方面，他是很爲人所欽佩的。他自奉甚儉，生活簡陋。他的住宅是在東京新宿後面的院橋町裏。屋內的裝飾是十分素樸，若是你不知道是岡田的住宅，可以疑心爲平民的寓所。馬楊恆吾說得好：「這位首相先生有點像鄉村塾師。」記得今年他奉命組閣的時候，身邊只有四百塊現金，要拿來作爲交際費用，頗稱不足，後來幸而有朋友送他許多金錢，才能够勉強應付大局。他之所以能够獲得各派贊助，也由於他個人的道德引起人們的欽佩。

岡田和法國的克利滿梭一樣，是不喜歡接近女人的。自從昭和三年喪妻以後，他一直沒有續弦過。他以酒料，代替女人，作爲生活的嗜好，飲起酒來，在日本沒有可與擬比的。因爲善於飲酒，所以爲人很磊落，歡喜結交朋友，但是與他來往的，都是些酒徒，因爲不善飲酒者，是難與他住在一起的。

齋藤內閣的傾倒，促成岡田啓介的繼起。在首相沒有確定以前，想不到他會做首相的。不過由於各派競爭不下，不能不拿他出來做一時的傀儡。他所決定的大針，原本是軍人的意志。他的政策，是在協助偽滿洲國的健全發達，以期得到帝國之最大的效果，換言之，也就是在實行大陸侵略的第二步計劃。岡田的內閣與齋藤的內閣，只是名字的不同罷了。

美國的國民雜誌編者說得好：「日本的首相，只是軍人的面具，齋藤的「面具生活」過厭了，現

在要讓岡田來嘗試一下呢！」因此，對於岡田，我們非但是得不到緩和的期待，並且正需要提心弔膽以應付呢！

蘇聯之狄克推多斯太林



斯 太 林

從有史以來就隔絕了亞歐兩洲的長城的後邊，偃臥着一塊極沃饒名叫高加索的地域。在那裏，人類留下了他第一次的足跡，曾有過歷史所未曾記載的文化，喬爾治亞，米地亞的祖地，佔據了這一塊廣漠的區域的中心。銀色而嘻笑的山谷，偃臥在黑海之陰沉的沙灘，富於荒誕而無稽的神話，葡萄樹，中世紀的礮壘，羅曼式的城池，類似鄉村的都市：這一切組成了這塊地段的風景的全部，這一切顯示了到某一日，會有一個奇怪的人物在這裏誕生。亞歷山大當政時代，已經有過如此的傳說，一世紀後，民謠成了事實，孩子 Nozo 在補鞋匠 Djughashvili 家裏誕生了。長大以後，他討厭父親的職業，有一天，當 Amilakhuroi 公爵騎馬跑過他住着的街道時，他小小的身子，伸着極大的頭在窺探，竊心自喜的在羨慕着做如此的一個人物。這想像使他忘記了原有的名字，離開了自己的家庭，流浪到了各處，吃盡了人生的甜酸苦辣，終於成爲了

蘇聯的狄克推多，遙領着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的喬施菲斯太林。(Joseph Stalin)

在未入神學院以前，斯太林，那時被人們稱爲孩子樣樣，日夜在苦爾河岸過着乞丐式的流浪生涯。自從十一歲喪失了父親以後，便被家庭送入高立(Gori)公立的教會學校讀書。十四歲時離開了高立，由於學院的津貼，考進了鐵弗立的神學院，那時神學院是在白入爾。而白入爾是鐵弗立的中心地。在那裏，流浪的失意的人們蒐集着。在往日，那處是俄羅斯人的俱樂部，一個證券的交易所，以及愉快的娛樂所。自從繁華喪失以後，便成了政治騷動的中心。有志的熱血青年，想造成高加索的獨立，以立憲的政體，代替腐化的皇朝。斯太林的機會來到了。這新穎的環境，打動了他激烈的思潮，毫不猶豫地加入了革命的組織，但由於反對當日政府色彩的濃厚，引起了當局的注意，於是他就被開除學籍。接着流浪的生活在他眼前開展，革命的工作，成爲他一生的勤勞。一八九八年三月，各地的革命團體在明克舉行祕密會議。斯太林以一八九六年組織了第一次馬克斯主義祕密結社 (The Doroski) 的原因，在那次會議中也成爲重要的主角，接着這會議的舉行，發生了一八九九年高加索工人罷工。這是斯太林參與實際行動的第一遭，也是共產主義運動在俄羅斯擡頭的開場。

由於一九〇五年日俄之役而發生的革命，在高加索方面，引起了熱烈的同情，這給與布爾希維克黨人以絕好的機會，向民衆活動。但沙皇的權威，那時還在迴光反照，對於革命黨人的壓迫，因此也異常兇惡。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六年間，布爾希維克黨遭受了極大的厄運，列寧逃亡到巴黎，托洛

斯基也流浪在異鄉，同志之中，只有斯大林在國內工作。那時布黨的經費，異常困難，列寧訓令各地同志實行沒收私產的運動（Expropri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以武裝的共產黨徒，闖入到各商號銀行，搶掠現錢，寄交本黨。對於這運動，斯大林是一個激烈的行動者，他在高加索的強盜行爲，給與了布黨以不少的捐助，使他日後在黨內的地位因此提高。列寧是第一個承認斯大林精神之無上權威的，他稱之爲「神秘的喬爾治亞人」，一個給與高加索英雄之往日的稱呼。

由於各種的原因，巴庫（Baku）巨大之亞細亞的石油城，成爲了共產黨徒陰謀的中心，被稱爲布黨之唯一陰謀家的斯大林，不久就被派到這工業的中心來作工人運動。以同志巴庫（Baku）的渾號，他帶了一羣有知識的作盜竊者，來此地煽亂騷動。於是終於被當局發現，而捕入監獄。不久，他就被判定流放到西伯利亞的長期徒刑。但，西伯利亞，對於斯大林並不感覺到如何的難以度日。在那裏，他休養生息，有時釣釣魚，有時看看書，年華雖然一歲一歲的過去，但是他並不消極，也不失望。他對於革命之成功的希望，是不移的，他對於羣衆之往日的信仰也仍深厚的。終於機會來到，四年以後，羅曼諾夫皇朝傾覆了，巨大的鬭爭於是開始，十月革命接着發生，斯大林於是像一條魚似的，從瓶子裏跳到大海中，在紊亂的局面裏，憑超越的天才，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八日成立的第一屆蘇維埃政府中，他擔任了弱小民族（Nations minority）部部長。

自從蘇聯政府成立以後，重要的一頁在斯大林的生命史上開展了，這就是他與托洛斯基的互

爭權柄。他們的鬭爭開始於內戰之中。當列寧在位的時候，黨的重心還有寄託他們的衝突，因此可以避免。在平定內亂以後，列寧的身體漸漸的壞了，斯大林於是開始他的陰謀，在共產黨的第十屆大會裏，彼得堡的黨務指導員 Ninior 提議，選舉他爲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總書記。這地位，使他的野心慢慢實現，而今日之在黨內能成爲狄克推多者，也由於當日選舉促成之。

「列寧病了，他是危險了。」一九二二年五月，正當十一屆共產黨大會開會以前，這消息傳遍了全國，頓時，一種恐怖的空氣流行於克利米宮。列寧的病，使斯大林日達於權威之門，以總書記的名義，他時常擅自發布命令，那時托洛斯基也是有病，所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上成爲了他個人運用的機關了。

漸漸地托洛斯基與羣衆的關係疏遠了，而斯大林的陰謀也成全了。列寧死了以後，他的第一眼中釘當然是托洛斯基。陰謀者的心往往是很刻毒的，在第十二屆共產黨大會中，他竟以殺人不見血的手段，用改組黨組織的名義，把托洛斯基和他的同黨開除了黨籍。自此以後，他便終止爲陰謀家，接着就做了占全世界土地四分之一的獨裁者。

一九二四年後，斯大林的名字，從國內流到了全球，他的意見成爲了特種的主義，驅逐了托洛斯基以後，他並排斥了 Kameniev 和 Gregory Zinoviev，而以自己的親信李維諾夫等代之，而且發表了驚人的五年計劃，儼然地具有恢復帝俄時代之光榮的極大野心。

斯大林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不能不感激他的妻子拿那，她是他的忠實助手。當斯大林過着流浪的生活時，她養他，當斯大林祕密地工作時，她救他，有好多次生命的危險，全都由於她一手的營救而脫逃。但到了他做了蘇聯之統治者的時候，她便死了，另一個女人享受着光榮的安適的生活，因此有人說斯大林是一個鐵石心腸的人，不是過分的。

斯大林不僅心腸硬，而且富於猜疑，他的信條是：「無論怎樣親愛的同志都不能絕對信任。」他自己吃自己做的菜，連廚子做的菜都不肯吃，因為他恐怕人家害死他。

從外表看來，他是一個典型的高加索人，眼眶深陷，肌膚微黑，有漆黑的頭髮，斑白的髮鬢，正是上帝之精心的創物，歐亞血統的混產，他的日常生活是十分簡單，然而他的雄心，卻驚人魂魄，「再過十年，我可以使歐亞兩洲連在一起，高加索的文化，重復指揮了世界的人類。」他的將來是世界的恐怖，因為紅的旗幟，是血的象徵。

蘇聯新外交家李維諾夫

記得在九月十八日國聯大會通過了邀請蘇俄正式入盟後，並以國際聯盟行政院常任理事席



李維諾夫

予蘇俄後，蘇俄外交委員長李維諾夫偕副代表二人緩步入場就席。他不待主席散特婁的邀請，便已不客氣的據席高坐，數分鐘後，於掌聲雷動之中，步登講臺演說，劈頭就是：

「我們是代表一個新國家，蘇俄的社會組織及其制度與理想，常為較舊的國家所敵視。」隨後他又聲明保障和平，而主張修改盟約數條，他這種沉重語調的演說，我們還似乎聽到一點鼻息

的餘音

他在國際外交上的活動，已經早給全世界人士注意了。自去年世界經濟會議以來，他一會兒到了資本主義黃金庫的美利堅，俄美就復交了，而且國際間又做了商業上的買賣，蘇俄買進美國大批

的資本主義市場上剩餘的棉麥。他也坐飛機飛到過羅馬，與慕索里尼握手言歡，並達到了蘇俄外交上某種目的的企圖。

他國際間和平外交的活躍，就是和波斯，阿富汗，立陶宛，羅馬尼亞，波蘭，芬蘭，土耳其等十餘國家，訂立不侵犯條約。

李維諾夫是具有直質豪邁的性格，不像一班布爾喬亞的滑頭外交家。他在國際的宴會上，常常穿着燕尾服和戴着黑色的禮帽，肥圓的臉上架着眼鏡，大腹便便的，和人握着手，看上去真不像一個國際間活躍的第一流外交家，而像是一個平凡的大腹賈而已。

李維諾夫一八七九年，生於波拉斯多克城，這，現在是東波蘭的一塊地方。他的家庭是「布爾喬亞」式的，父親很有錢，少時在工業學校讀書，畢業成績很好，他立志想做個實業家，但他畢業後，不久思想與環境引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於是在一九〇一年他被沙皇判流刑五年，充軍到荒涼寒冷的西伯利亞去。李維諾夫的名字，是他革命時的假名，他的原名是叫作華拉希（Wallace），原來是個小商人，一切都是以賺錢為目的，他的加入革命也是由此，因為他認為革命是營利的事業。

他在西伯利亞過了一年的流戍生活，就逃到倫敦，在那裏又遇到了許多革命的流亡者，列寧也是其中之一。在一九〇五年，他也曾潛回俄國，參加革命工作，後失敗，他又逃到南高加索去。斯大林他就是在這裏遇到的。一九〇七年在南高加索提夫里士城發生的斯大林主持的著名搶劫案中所得

五萬盧布，也就是由李氏經手匯給列寧，急濟革命黨的經濟困難。發案以後，他逃到巴黎，因為使用盧布，被巴黎警察捉去，認為這種盧布是搶來的，但李氏就承諾他是政治犯，沒有參加劫貨殺人的勾當，巴黎市政府也就把他釋放了。從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他往返於歐洲各國商業都市，成了一個國際間的商人，這對於他革命工作很便利，就是他可以連絡通訊與金錢資助革命黨。他在美國用漢特遜的名字經營商務，也做過書販子，也充過建築師的打樣員，後來他又掛起了哈爾利遜的牌子，成為走碼頭的販賣商。

歐戰爆發後，到一九一八年，蘇俄的革命成功了，當時李維諾夫正在倫敦，莫斯科的革命政府來了一個電報，任命他為駐英大使，這電報非但使英政府吃驚，同時也使平時與李維諾夫親近的白俄吃驚了。他做駐英大使沒有幾天，就被英政府認為眼中釘，因為駐莫斯科大使洛克哈特在俄京被捕，也把李氏拘禁起來。結果他被作為交換品，英政府釋放了他，蘇俄又放釋了克氏。

李氏從倫敦回俄國，被任副外交委員長，李氏就開始他外交官的生涯，一直到現在已有十六年了。

蘇俄自「新經濟政策」後，就拚命努力於國內建設，因為當時基礎不穩，所以主張和平外交方針，李氏就注意到俄國和西鄰國家的關係。那時西歐國家正在法國領導之下，對俄國造成了包圍的形勢。李氏經過了二年的努力，漸漸把這個陣衝破了，在一九二二年，先和德國訂了約，德國承認蘇俄；

到了一九二四年歐洲大半重要國家，已經和蘇俄成立了外交關係，現在歐亞已有十多個國家和蘇俄訂成了不侵犯條約。李氏外交信條是：

「願和各國友善，不願和任何一國同盟。」

這就是蘇俄標榜的和平外交政策，所以他在外交上絕對避免和他國成立軍事同盟。他的外交政策是活躍的，以一個與國聯根本站在相反立場的蘇俄，現在竟加入聯合起來，這就是李氏活躍的結果。

斯大林曾經這樣的告訴他：「同志！不要忘記你是一個共產黨之世界革命的先鋒隊呢！」「現在時候沒有來到啊，朋友！我們需要與世界妥協呢！」這是李維諾夫的回答。

以一個與資本主義國家根本相反的蘇俄，居然能和世界各國恢復友好關係，赤白對壘的世界局面自此告一終斷，另一種新穎的國際集團繼以形成，人物可以創造時代，誠然不錯啊！「新外交家」的美名，不愧加在李維諾夫的身上。

（附）李維諾夫之外交年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沒有一國的外交家，有如李維諾夫之常在海外的。在不息的旅行中，他完成了驚人的工作，這兩年來，莫斯科的地位改變了，他的外交政策也在移轉中。

齊智林李維諾夫的前輩，自從一九二七年後，已經跳出了政治舞臺，在一九二七年，蘇維埃政府宣布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在和平時節可以共同生存的這個外交原則。不久，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登臺，他成爲了新政策的實行者，無疑地是斯太林的宣傳員，他又代表了布爾熱窪與共產徒共存時代之直接拉攏的媒介人。

李維諾夫，是一個粗糙的現實主義者，世界革命還沒有來到，蘇維埃政府需要與海外各國作有效的接觸，以造成本身的健全，他便意識地試探着來建築起這種接觸的溝道。這顯示了蘇俄外交政策的第一轉變。接着便是莫斯科的離開德國，而與法國交歡。原來親德政策是蘇俄外交關係的一塊柱石，這政策是建築在戰後俄德二國人民彼此同情了解的這個觀點上，尤其是建築在布爾希維克對於被凡爾賽和約所束縛的弱小國家的熱烈同情中。齊智林常常說要與弱國維持友好的關係，所以當他在位的時候，蘇俄不時地與立陶宛、土耳其、德意志、波斯等國往來。這種政策雖然是很真確，但顯然地對於蘇俄本身是不利的。在一個很重現實的李維諾夫看來，這是不太現實化了，對於斯太林尤其如此。蘇俄的外交政策不能不轉變了。爲了她自己的利益，不由她不與資本主義國家破鏡重圓了。

李維諾夫的「侵略國定義」便是蘇俄與資本主義各國拉攏的前奏曲。這是稀有的機會，也是罕見的例子，共產主義的人士，竟自動地否定了自己原有的主張，來與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者法蘭

西諂媚討歡。但爲了本身的存在和發展，蘇俄不由不有此轉變。這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和諧的第一聲，也是促成蘇俄與美法聯合的開場白。

雖然美俄復交是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三年的第一傑作，但是從蘇俄本身的安全着想，俄羅斯與法蘭西的言歸於好，是遠比這件事情來得重要。法蘭西代替德意志的地位，而成爲蘇俄與之攜手對象，這種趨勢的轉變，是一個漸進的發展。流產式的德奧關稅同盟，是使白里安與李維諾夫在一九三〇年五月會晤於日內瓦表示親善的最大原因。希特拉的執政，使俄法的關係臻接近。在法西斯主義統治下的德意志，蘇俄人民時常被捕，蘇俄的經濟組織宣告破產。喀利米立宮的共黨要人不再能容忍了，莫斯科的反德態度因之日益明顯。在俄法的友好以外，蘇聯與波蘭的不侵犯公約是簽訂了，在日內瓦，當一九三三年初，莫斯科放棄了他原有對裁軍的態度，而明顯的附和法國的主張，「裁軍即是裁軍」(To disarm is to disarm)的主張，不復再談，「裁軍須爲安全」(To disarm must seek for security)的論調，繼之再起。李維諾夫知道資本主義的國家並無意思裁軍，明白了這種心理，學了營利人的乖巧的手段，他樂得隨波逐流。巴黎方面當然了解這種態度，一九三三年夏天，黑利歐親自跑到烏克蘭及莫斯科去拜訪共黨要人，他贊揚蘇維埃經濟的發展，莫斯科建設的進步，意識地他造成了一種俄羅斯人反德親法的空氣，航空部長哥特(Air Minister Pienocot)繼續黑利歐的旅行，完成了他的使命。當日外報記者競書「俄法空中同盟」的事實，巴黎的沙龍也盛傳着政府與布

爾希維克黨人復交的空氣。

當李維諾夫從倫敦經濟會議回到莫斯科的時候，他繞道奧地利，避免走過柏林，這就是親法反德的表示，說得更近些，當他從華盛頓和羅馬回來的時候，他在柏林停留，雖然以一國外長的資格，作如是長途的旅行，他竟拒絕看見一切日耳曼執政的人物，這不是尋常而可小視的事實，在法蘭西人士看來，這顯然是俄德邦交惡化的頂點了。

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斯太林、莫洛托夫和李維諾夫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曾給與國聯以很大的幫助。這在齊智林時代看來，顯然是一種叛黨叛國的行爲。這種轉變，可以解釋爲要想獲得法蘭西同情和好感的一種表示，用各種企圖以增進法蘭西與蘇維埃的關係，是李維諾夫對歐政策的唯一目標。這可以說是近代來歐洲外交中最顯著的一回事實，一個聰明的駐莫斯科的日耳曼新聞記者，當他聽到了十二月十九日李維諾夫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中的演說以後，他很感慨地說：「日耳曼已經失去了在第二次大戰中獲得勝利的希望了。」因爲德皇允許了俄國與英、法攜手，所以日耳曼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是潰崩了，現在希特拉在幫助着歷史重復再演。

漸形滋長之俄法復交，是蘇聯在西方防止外國侵略的最好方法，也是最有效力的保障，但是在東方他沒有同樣的保障。

美國參謀總長馬克阿沙將軍 (General Macarther) 告訴伴着李維諾夫到華盛頓的二個新

開記者說：我預料在一九三五年夏天，有日俄戰爭在太平洋上發生，這暗示蘇聯的外交總長有與美國攜手之必要。形勢是充滿着炸彈，日本方面很希望不可避免的戰爭早點發生，但美俄的復交阻止了日本的雄念。不論羅斯福是否出於誠意，美國的承認蘇聯，至少是一種友好態度的表白。李維諾夫之被美國政府要人熱忱的接待，雖然多半是他個人的榮譽，但在東京方面看來，不能不認為是含有政治的意味。我們對白立特（William Bullitt）之被選為駐俄首任大使，不可疏忽了他是親俄派的這回事實。這些加上了羅斯福的宣言，可以明白美俄的復交不僅是尋常的關係的恢復，而是友好的感情的表示，不僅是美利堅人士希望從德英方面搶回俄國的貿易，而是華盛頓要人誠意地想把蘇聯在遠東政治的地位顯出得更重要些。

由於李維諾夫在一九三三年的旅行凱旋，一九三四年外交活動的成功，蘇聯達到了列強的地位。不但和美國法國恢復了邦友，而且和英國也表示了好感。英倫的經濟會議，李維諾夫居然親自出馬，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宣言中他明白宣示：

「就我們方面說，我們願意與大不列顛增進友誼和陸邦交。」

李維諾夫與齊智林不同，相信有許多的利害關係，使英吉利與俄羅斯在歷史上成爲不可容忍的世仇，固然有許多布爾希維克的人士，在怨恨英吉利對於蘇聯的誤解，但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決不至於如帝國主義的俄羅斯一樣，想在印度方面造成一種勢力的。這個事實當然是爲英吉利朝鮮方

面有智人士所能了解的。因此在李維諾夫看來，英俄在現日的和好，顯然是屬於可能的事實。

一九三三——四年，是李維諾夫的外交年，沒有其他的政治家再如他一樣的引起人家的注意，正如一九二五年前後的白里安維持了歐洲的和平一樣，又如一九二七年先後的斯特萊斯曼恢復了德國的地位一般，李維諾夫是蘇聯在國際上確立起優越地位的建設者，又可以說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之和平的維持家。若說起一九三四年的國際人物來，首先不要忽略這位先生。作者之所以要在一九三四年國際要人檢討中，首先敘述他的原因，就在於此。若是有人問起誰是一九三三至三四年國際舞臺的幸運兒，我們更無疑地舉出這位蘇聯外交家李維諾夫。

斯太林之左右手

舊日普魯士式機械的服從性和奴隸性，而今在斯太林統治下的蘇聯國度裏，又復活起來了。斯太林的同僚和部屬們，全沒有他們自己的意見和主張；他們毫不懷疑地效忠於他們的領袖，服從他們的領袖。他們每個人都變成了獨特的斯太林系統的細胞。

這系統裏面最主要的分子要算是莫洛托夫。他本是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書記；因為他爲人勤勉忠誠，就被選爲人民委員會的主席。他是一個稍嫌沈悶而缺乏變化性的中等階級的共產黨員，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極其專心。共產黨員所應有的德性，都充分表現於他那冷靜的性格之中。他愛好托爾斯泰的哲學，他是一個素食主義者，不吃煙也不喝酒。如果生在美國的話，他保可以獲得婦女協會和清教徒們所給的首獎。然而要說他完全是一個刻薄寡情的人，那也不對，他愛他的妻子和兒女，他也愛天然的景物。當他看見了一頭金絲雀，他便很留神的諦聽着她的歌唱，而且深深地發出一聲感傷的嘆息。不過一般說起來，他主要的德性，還是他那孜孜不倦和一個公務員所應有的自我抹殺的賴心，最爲特色罷了。他每天在寫字檯前筆挺的連坐十四小時以至十六小時。在他想來，他在世上唯一的任務便是鞠躬盡瘁於他的工作。他雖然常常麻煩他的部屬，（這點自然不會討得人們

的歡心）可是他真能以身作則，部屬們也就「勞而無怨」了。斯大林稱贊他沒有個人的成見，但斯大林並不很信任他，從不和他合作。他自己也許不相信革命，不相信斯大林，可是站在公務員的立場，他有反抗他的領袖的勇氣嗎？無疑地，那是應該絕對的服從，他想。

他的職務，是研究農民問題，外交，和黨的理論諸方面的事情。但是關於黨的理論上，他祇是收集整理斯大林所供給的資料而已；在決定他主要政策的時候，斯大林是從不顧及莫洛托夫的個人意見的。

卡諾維支是中執委會的第三書記，他是斯大林有力的左手，莫洛托夫的勁敵，而是和莫洛托夫完全相異的。莫洛托夫至少曾經受過大學的教育，可是卡諾維支卻祇是一個馬鞍匠。他是猶太人，革命以前毫不知名。由於偶然的機會，他和斯大林接觸。斯大林立即看出了這位馬鞍匠潛藏着的能力，遂給他一個重要的位置，用以和當時勢力方盛的湯姆斯基對壘。卡諾維支擔任着黨內組織的職務，表現了很好的成績。他善於演講；對於複雜的問題，能够極迅速地予以判斷；同時他之觀察一切事物，是完全站在普羅列塔利亞的立場上的。斯大林還幫助他取得了烏克蘭共產黨總書記的地位。但是出乎意外地，烏克蘭的共產黨的黨員們，卻拒絕猶太人卡諾維支做他們的領袖。雖然有斯太林的壓力，烏克蘭方面也始終堅持着；他們寧願從此加入反對黨，卻不願猶太人來領導他們。斯大林看到形勢嚴重，不得不退讓而放棄前議。可是在另一方面，他立刻任命卡諾維支為全俄共產黨的第三書記。

這樣一來，卡諾維支不僅是斯大林的助手，而且成爲這位獨裁者的密友了。

在私生活方面，卡諾維支是和莫洛托夫一樣屬於中產階級的。吸煙，遊戲，玩紙牌，他都來，他和莫洛托夫所不同的，是在他之始終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信仰列寧和斯大林，而且被看做斯大林的後繼者。

蘇聯境內最有和共產黨相對立的力量，乃是紅軍。這些軍隊現在是由斯大林的另一位至友伏洛希洛夫帶領着的。伏洛希洛夫曾經當過牧人和礦工，從十七歲起就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很有斯大林的性格與風度，很喜歡幹一些冒險的工作。斯大林在蒂弗列斯擲炸彈，伏洛希洛夫則在芬蘭邊境偷運軍火入俄國國境，以分配於聖彼得堡的工人們。在查甘斯克，他還製造炸彈，而且因此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來逃到巴庫，和斯大林等同做組織工人的運動，很有成績。十月革命以後，在「特組隊」裏面工作，居着領導的地位。

其後，當斯大林被選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時候，伏洛希洛夫幫同他組織游擊義勇軍，在蘇聯內戰的歷史中，這著名的游擊隊，是名譽與光榮的象徵。在斯大林的直接鼓勵下，伏洛希洛夫由騎兵指揮而升任爲主軍的總司令，經歷了軍人生活的每一個階段。當托洛斯基氣餒高張的時候，全靠了伏洛希洛夫同弗崙斯以及他們軍隊對於斯大林的忠心，挽回了斯大林瀕危的命運。弗崙斯死後，伏洛希洛夫就被指定爲蘇聯的軍政部長。先前很多人期望他成功爲蘇聯的拿破崙，現在還有人這

樣期望他。其實，他既不是個軍事的天才，又不是個政治家。他不願多費腦筋於國內政治或者一般政策的決定上。利用了蘇聯政治局的組織，他並且嚴格地禁止他部下的軍隊參與政治的活動。他的全部精力，都貫注於如何管理他的軍隊。他的一生，儘爲了檢閱訓話忙錄着。他嚴密的監察他部下對於他的忠心，殘酷的壓平每一個異己的同志，造成了一種舊日沙皇時代恐怖的空氣。他曾經爲了些微的嫌疑，把紅軍的高級將領軍委會委員勃魯希拘禁起來。他實在是從舊式軍事學校訓練出來的蠻漢，甚至一至到現在，他或許會不曾聽到過馬克思的名稱。

斯大林重要的左右手，已盡於此。他的其餘同儕，或者是時起時仆的人物，或者是熱心共產主義的理想家，要之在政治上皆無足重輕，隨斯大林的高興，他可以隨便呼喚指使他們。

斯大林的同僚們，不儘是斯大林的親信，甚至反對派的領袖也有在政府中擔任着要職的。克崙林宮雖然已經克服了左翼的反對派，右翼的反對派卻仍舊蟠據着要津，努力想增厚他們的勢力。

右翼反對派的領袖是利訶夫。他是一位老革命家。一生中曾經受長時期的拘禁和放逐，十月革命後，曾任共黨及紅軍管理糧食的長官。他是一個忠厚長者，富有謙遜及中庸的美德。在黨裏面，他很爲一般黨員們所敬仰，只可惜他是缺乏政治信念的人。斯大林看穿這一點，所以不惜利用他爲有名無實的首領，他只是斯大林的傀儡，卻是够不上與斯大林對抗的。

歷史唯物論的作者布哈林要算是右翼反對派的第二個領袖了。一般人都曉得他曾一度得到

過斯太林的親信。他是蘇聯中委之一，主編「真理報」有年。他是共黨裏面最武斷的腳色，一天到晚，他儘在馬克思學說裏打滾，又不時製造些新奇的理論出來。人家說他是中世紀禁慾主義者及經濟學派的典型。除了與抽象的原理有關係的事物，他一切都輕視，一切都毫不高興去關心。並且，正像一般馬克思的信徒們，對於每一種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現象，他總要設法從馬克思的學說中，找出一個適當的理論基礎。他的才幹，曾經得過斯太林非常的信任；但是鑒於他的不可靠，終於放棄了他，把建築黨的理論的工作，轉託給莫洛夫。布哈林因此常含怒於斯太林，他常利用每一個可能的機會，設法說明斯太林的主張與馬克思的主張相去得如何之遠。但是斯太林是知道怎樣對付這種腳色的。每當布哈林疲倦於他自己的詭辯時，斯太林就毫不客氣地強迫送他進療養院去。在那裏，布哈林的意氣，就會漸漸平靜下來。任何事情他都可以答應，只要斯太林能夠允許他重新回到他自己的書堆裏去，得以重新製造他曲解是非的理論。斯太林無疑的是把他當作書獃子看待的。

不過，布哈林對於文學，確實有獨到的見解，除了列寧和托洛斯基，共產黨裏沒有人能夠比得上他。要不是他有無可藥救的歇斯的里症，他到還可以有點希望。就目前而論，他在黨內既沒有如何高的名譽，又沒有如何大的勢力，卻只是時常激動得流淚，成天的徬徨於過度的贊揚崇拜與過度的失望悲觀之中，無怪斯太林要不高興他。只有頭腦冷靜的人，纔能夠得到獨裁者斯太林的親信啊！

蘇聯的主席加里寧同志要算是斯太林最不必顧慮的反對派了。利訶夫，布哈林，以及其他斯太

林反對派的人物，至少總受過相當的教育，在黨內能有相當的聲望與尊嚴，加里寧卻只能與蘇聯平常的農民相比，所不同者，只是他不要灌黃湯而已。他從小是農民出身，後來離開了本鄉，進某一家工廠做工，繼而又加入了社會民主黨，因此曾經好幾次被拘禁，好幾次被放逐，雖然如此，他從不減少一點他對蘇聯農民樂觀的態度。這位元首出名被人嘲笑作「全俄農民的元首」，即使在官場裏也這樣。整年的他在蘇聯各地旅行，常同鄉下人攀談，他生成一副好心腸，時常允許罪犯們緩刑的請求，但是他個人既不爲人所注意，他的命令也不爲人所服從。有一次，他在俄羅斯南部，曾經接受了兩個已經判處死刑的犯人們緩刑的請求，並且命令地方當局要立刻釋放他們。不幸地方當局並不知道應該怎樣恭敬他們的元首，卻拍電向斯大林請示，斯太林的回電毫不客氣的說：「要使他再嚙嚙，送他上車，請他回莫斯科便了。」每當接見外賓接受國書的時候，這位蘇聯的元首，常常現着一種好像很窘的笑臉似的。

斯太林的才幹，決斷，果敢與粗暴；沒有那個共產黨員能夠及得上他。有人相信卡諾維支可以做斯太林的後繼者，並且卡諾維支也正在很靈巧的想攫取全黨的控制權；但是卡諾維支的才幹終究是够不上繼承斯太林的。一般人都以爲一旦斯大林故後，這原來獨裁者的地位，將要爲莫洛托夫、卡諾維支、伏洛希洛夫等所組織的委員會取而代之；不過這委員會形式的獨裁，即使把右派分子如學者布哈林、酒鬼利訶夫輩也都收羅在內，也不見得能夠維持多久的。共產黨裏大部分的同志們，他們

很知道他們黨與國家的希望，完全寄託在斯大林一個人身上。會同斯大林歷盡千辛萬苦的蘇聯共
黨裏的先進們，也深知道斯大林已是支撐蘇維埃聯邦命運的最後一根柱石了。

斯太林之靈魂喀加納維契

起先是一個鞋匠，一個完全以自己的能力創造出光榮的前途的四十歲的人，他——喀加納維契（Kaganovich）是蘇維埃聯邦中，僅次要於斯太林的一個布爾希維克的領袖。莫洛托夫（Molotov）僅是內閣總理，但一切大權的發動，都在這位大領袖所信仰的經紀人手里。

舊的布爾希維克黨人，或則是死亡了，或則是流徙了。斯太林以「苛的達」手段，厲行了十七年的獨裁。喀加納維契是屬於新的時代的布爾希維克政治家，當列寧舉義從事革命時，他只二十四歲，但是他已經有了革命的信仰。在一九一一年時，他只十八歲，已經加入布爾希維克黨了。這正是帝俄時代的一個黑暗的時期，年青的喀加納維契熱烈地讀着革命的文學，朋友和親戚都不知道他傾向於激烈運動。那時正需要有堅強的意志，來團結那些貧窮的人士，革命的組織尚在萌芽，政府的制裁異常嚴格。喀加納維契的初期革命活動，因此是屬於底層的。他在荷馬城中，祕密的飲食店中遇到他的同黨，想盡方法，以避免可怕的「烏契雷納」（Ochirna，帝俄密探局）的逮捕。但是有時，他不能避免他們的注意，常常被他們捉去。現在他每引以為自豪的，就是在革命的過程，他曾嘗過無窮的辛苦和艱難。

在推翻帝俄的二月革命中，他在依索維加（現在改名爲斯達林納 City of Stalin）的烏克蘭城池中發現了 Ukrainian City of Yzozka。那地靠近着但納芝煤礦（Dontez coal basin）的中心，不久他變成爲地方蘇維埃的主席。他是一個很好的演說家，能幹的組織者。除此以外，他可以算得是一位勤奮刻苦的工人。鐘點對於他是沒有意義的，新的工作，繁重的工作，最適合於他的胃口，這些解釋了他之所以爬得如此之快的緣由。

一九二三年，列寧如鷹一般的眼力，注意到了這位有希望的年青人身上。他知道喀加納維契的力量和富源。他本身是一個工人，常與工人住在一起，知道工人的心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這種人最配統治的。斯大林更看中他，他的地位因此愈提高了。

一九一八年，他幫助組織紅軍，這在當日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不久，他做了尼茲尼奈會哥特區（Nizhni-novgorod region）的蘇維埃主席。隔了不久，內戰發生得很激烈的時候，他在伏洛維契（Voronezh）地帶活動，那時正做着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席。

重要的舞臺，迅轉地由這特別的俄羅斯城池，更移到中亞細亞的中部，靠近着阿富汗以及印度的地方。白俄軍隊退卻以後，布爾希維克主義又復氣餒高張，土耳其需要蘇維埃化。他在那裏住了一年，不久，他的聲譽增長，他獲得他所希望的一切。在公共場所，他是很激烈的，但是在私人談話間，他是很溫和的。他也很兇殘，在一九三一年，他曾判定三五個拒絕實行農場集團化的高加索人的死

刑。不過，他對於一個貧窮工人的苦述，是表示異常的同情，他總要設法解決他的痛苦。在喀加納維契的性格裏，獅與羊的性格同時的存在着。

由於在土耳其斯坦工作的努力，喀加納維契迅速地向上升達，現在莫斯科是需要他了。列寧承認了他的能力，斯大林亦復如是。一九二四年第十三次共黨大會上，他被選舉為中央委員，這地位在共黨內是算最高的了。一九三〇年時，喀加納維契和其他十個巨頭一樣也占領了這寶位。

更由於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間在烏克蘭的努力，他被選入於「政治局」(Political bureau)。烏克蘭是數民族中最大的國家，並且是俄羅斯最富饒的地方，喀加納維契就是他們無上的統治者。他能說烏克蘭話，在農民集會中，他用土語演講。憑他一手的力量，使這塊少數民族的中心地，漸漸地服從克里宮的命令。

喀加納維契具有了斯大林所缺少的「個人的熱忱」，他也能感動羣衆。一九三四年正月的全黨大會上，蘇聯主席加里寧(Michael Kalinin)說到內部的宣傳問題，他說：「在我們國內有兩種宣傳家，有一種能帶着羣衆跑的。」說到這點，軍事委員伏洛希洛夫(Voroshilov)插嘴說：「舉個例罷！就是喀加納維契同志！」喀加納維契無疑地是全俄最負聲望的演說家，身段高大，聲音洪亮，他有着奪人眼耳的儀表。在一年以前，他把鬚子剪了，只剩一束黑鬚在嘴上，這使他們看去有點像蒙古人了。

喀加納維契比斯大林更接近民衆，但是他不是斯大林。他的威望不如前者之大。在智力上，政治技術上，經驗上以及意志上，斯大林都比他高妙。喀加納維契自己也知道這些，他明白無論如何，他不能占第一把交椅。他的雄心是有限度的。斯大林因此並不懼怕他，而且十分相信他。喀加納維契不僅是黨的第二領袖，而且是他主人的唯一信徒。他的忠心是無疑的，他的特權是很大的。每一季，都有新的職務交給他辦理。

一九三四年正月的全黨大會上，喀加納維契被選爲全黨監察委員會的主席，這職務是很重要的。他能審查財政，調查蘇聯一切企業的活動。除此而外，他還是政治局的委員，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全黨四祕書之一，全黨重要委員會的委員，可以監察一切農業集團的工作，以一人之力擔任這許多職務，簡直是非同小可了。

當布爾希維克黨人決定在各地建設政治部的時候，喀加納維契即集各地主任到莫斯科訓話。在「行列廳」裏，他對他們訓話。到了有事情發生的時候，他們直接去找他。他簡直成了他們無形中的領袖。

在政治方面，他是莫斯科的「鮑師」(The boss of Moscow)，莫斯科黨委員會的領袖。他每天常到黨部去。他設計着把莫斯科成爲美麗的城池，又關於一切運輸的問題，也出於他獨心的解決。他時常跑到市場中去，看人民買東西，以備道路及市政的改革。

喀加納維契日常的工作是長的，二十四小時中幹十六點鐘，是平常的事。但他也有娛樂的時候，莫斯科人常常可以在戲院裏及足球賽中看到他。

喀加納維契確是很聞名的，「真理報」稱他：「莫斯科布爾希維克的隊長」「莫斯科之可愛的領袖」一種新的蘇維埃之民主代表政治在俄羅斯是漸漸的成形了。喀加納維契是這運動的重要人物。他之爲斯太林的助手，真足以增加他的威權。在高級蘇聯會議中，他擁護莫斯科的利益，莫斯科人以熱忱表示感激他。他的照相，可以在城內各處看到。他的演辭，在各報上競爭登載。最近盛傳喀加納維契失去了斯太林的信仰，而且已經失去了權力，其實這顯然是有人故意在造謠。

總之，喀氏在蘇聯的地位，僅次於斯太林，伏洛希洛夫還不及他，因爲他不與斯太林爭權奪利。

紅軍統帥伏洛希洛夫

凡是留意一點蘇聯時事的人每天在報上總常可以看見 Klimenty Voroshilov 的名字，的確，這一位被世人認為「拿破崙再世」的紅軍統帥，委實是遠東風雲緊張中的一個重要角色。他的將來，要待未來的事實來判斷一切，本文所能介紹的，僅是些關於他過去的身世和時下的狀況，但是從這些裏，我們可以約莫地推測得到他在來日的世界中，會玩些何等的把戲。

誰都知道紅軍的創設人是托洛斯基 (Leon Trozki)，繼承者是弗龍恩賽 (M. V. Frunse)，但由於政權的更易，和人事的變動，托洛斯基是出奔了，弗龍恩賽是逝世了，環境和機緣造成了一個後人的事業，伏洛希洛夫以得斯太林之信任，出而擔任重肩，「紅軍之完成者」便輕輕地由國人加在他的頭上了。

伏洛希洛夫，雖然現在是紅軍委員長，而掌握着一切最高軍事權力，但他的出身確實是一個純粹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少年時代，他並沒有進過什麼軍事學校，真是與托洛斯基一樣，伏洛希洛夫是一個鐵路工人的兒子。他的童年，是在荒涼的牧羊場上過掉的。但後來由於他父親的命令，他轉而去學習鐵工，其後他又從事礦山勞動，金屬苦工。一九〇五年，蘇聯發生第一次革命，他受了革命黨人的

憊息，便丟棄了安靜的家庭生活，從事於激烈的鬭爭的工作。在初次革命中，他很努力讀書，除了研究社會科學以外，他頗嗜好文學，過分的鬭爭，遭受了俄皇的注意。第一次革命被帝俄的軍隊撲滅了，伏洛希洛夫與斯大林一起被沙皇判決流放西伯利亞，他與史氏的友好關係，即在那時開始。當在冰天雪地之中，他們共與困苦，矢志共心，現在他們之所以如此和衷共濟，在那時已打好了基礎。而弗龍恩養死去以後，伏氏之所以能繼任紅軍統帥之職者，亦未始不是斯大林的功勞呢。

十年的流放生活鍛鍊出了一個強固的意志，無可挽回的沙皇權力，終於爲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高潮所衝倒。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發生後，伏洛希洛夫與色爾寧斯基一共組織「突擊隊」，進佔政府機關，工人的幸運來到了，伏洛希洛夫的翻身日子亦復來到。一九一八年，德國軍隊乘俄國政變之時，大舉進攻。在紅軍之中作戰最力者，要算伏洛希洛夫。他在紮利晉的一戰，在紅軍的歷史上，增放了不少光彩。他的防禦能力，使善於作戰的德國軍隊，也是望風生畏。當時，斯大林只在伏洛希洛夫軍隊中做參謀總長，一切陰謀詭計，都由斯大林設計出來。在名義上，伏氏是斯大林的長官，但事實上，斯大林卻是伏洛希洛夫的軍師，他們二人的關係，至此益爲增進了。

以被服襪襪兵器陳腐的軍隊，能够建起如此的成績，使得伏洛希洛夫的名望，在人們的心中，益發增加。當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倡導共產主義的時候，曾經和恩格斯研究過革命時期的戰爭方法，他們以拿破崙的作戰方法，爲理想中的紅軍戰鬪，那知以伏洛希洛夫爲領袖的普魯部分，其作戰能力，

竟有過於軍事英雄拿破崙者固然，紅軍的迅速作戰，是當歸功於專心研究克拉塞韋茲（Karl von Clausewitz）兵術而決定紅軍獨特攻退攻勢戰法原則之列寧（Nikolay Lenin），但是伏洛希洛夫以一工人出身，居然能遵守列寧的方略，運用沒有組織的軍隊，其神祕的手段，天賦的靈巧，委實是有人所不可及者也。

由於在黎利晉一戰得到了勝利，伏洛希洛夫迅速地從別動隊的指揮官，升為騎兵軍團的指揮官。德軍失敗以後，列強對蘇聯採取包圍政策，內部但尼金軍隊聯絡了烏蘭該爾軍攻擊蘇聯軍隊的側面，伏洛希洛夫遂於南俄戰線上屢建奇功。當時赤俄的所以能夠獲勝，固然是由於環境使然，但是半由於將領的同心戮力，尤其是伏洛希洛夫的特殊勤勞，確是不能加以否認。戰爭結束了，伏氏被任命為整理復地的軍事委員，不久，一九二〇年蘇聯紅軍司令弗龍恩逝世，他就由莫斯科軍區司令官升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由委員長又兼任革命軍事會議參謀長，現在國防委員會的主席，掌握着陸長，海長，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等一切最高軍事權力，除了斯大林以及加喀納維契以外，莫洛托夫以及李維諾夫的權力，還是萬萬不及他呢！

據日本名傳記家平田晉策說：斯大林與伏洛希洛夫的關係好像伊藤博文與山縣有朋的一樣，伏氏除了對待斯大林以外，對付同僚頗為嚴峻，管轄僚屬，尤為苛刻，山縣對於當日下屬井上操六以及大山巖說話的時節，有時不敢有上峯的態度，但是伏洛希洛夫對於同輩的遠東軍司令布留赫爾

(Vassily Blücher) 亦不稍加遜色，紀律是他的生命，服從是他的天職，即使紅軍元老，德波戰爭時節的老將布特尼對於他，亦甘受等於一個老兵的待遇。

不特是一個軍事家而已，他還是一個著名的擊射者，一九三〇年蘇聯紅軍射擊競技大會裏，伏洛希洛夫也是優秀的選手之一。在他家裏的堂屋上，藏有著赤色的獎章，「依伏洛希洛夫式發射」，是擊技競賽會閉幕後流行於蘇聯紅軍中的一個口號。

列寧不但倡導了革命，而且也改新了戰術，在戰爭理論的歷史上，他創造了新穎的一頁，列寧兵術的特點，就在能夠規定政治與戰爭的關係。伏洛希洛夫繼承而推廣之，凡屬於陸軍部以外而與政治經濟有關係者，都是他研究的對象，在當今的軍事人物中，伏洛希洛夫是一個可畏的人物，他的威力似乎與紅軍結合為一種不可蔑視的強力了。

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我相信伏洛希洛夫會嶄露頭角，他的歷史上的成就，恐怕是不至於拿破崙的罷。

伏洛希洛夫之左右手

伏洛希洛夫之所以能够成爲「紅軍完成者」，是依靠着兩種人物，一種是理論家，另一種是實際的作戰者。本文對於這兩種人物，要準備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伏洛希洛夫兵術理論的支持者，是有許多軍事學家，但是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弗爾德曼。弗爾德曼是莫斯科管理區的司令官，他是紅軍最高幹部的屬員。他絕力排斥第二國際的「德摩克拉西」，而完成新與紅軍之殲滅的理論與疲弊的戰鬥。他以證辯的方法，來說明他主張的不錯。

與弗爾德曼對立的，有斯韋廷。這位先生把殲滅戰與消耗戰根本認爲兩個不同的東西。遵守列寧的遺志，紅軍人士只可以採取消耗戰。弗氏對於這種理論予以迎頭痛擊，他說列寧兵術決不承認退弱無力的「斯韋廷式消耗戰」，他曾大聲疾呼：

「我們究應以優越的戰車羣，敵兵集團，大航空兵團，擊破布爾喬亞的軍隊；還是僅以兵衆守於聶伯河岸，靜觀敵兵的集中，以待其包圍？」

弗氏把自己的戰術論，當作是新技術新戰略，若使把他的理論用在實際，那麼就變成「大紅軍主義」。以軍需工業爲戰爭要素，這種主張當然是伏洛希洛夫所贊成的，難怪他要成爲紅軍統帥的

得意人了。

與弗爾德曼同時負責指導蘇聯戰爭理論的，有愛的曼（Robert Peterovich Ediman）氏，他現在是航空化學協會會長，在要人中，是排得到第二流人物。去年起，他又兼任革命軍事會議議員。他的戰術論，與弗爾德曼一樣，都是屬於伏洛希洛夫的正統派，竭力主張在戰爭的時候，要以果敢的衝鋒，為決定戰勝的要素。他的意見，與我們古時兵法家的說頭頗相接近；「師克在和」「而不在衆」也與近時的一般理論相同；「兵在精而不在衆。」

在蘇聯諸將校中，對於施把大戰法（Spartan Fighting）有研究的，也要算是他了。除了伏洛希洛夫和弗爾德曼，愛的曼在蘇聯諸軍事家中，他也可以算得是一位人物了。

上面所說的，都是理論家，現在列舉些實際的行動者。紅軍當中有兩位元老，這兩位元老的資格，都要比伏洛希洛夫深，但是他們的地位，都在他之下，因為他的才能超人，這兩位元老，也甘受老兵的待遇。

第一個是遠東紅軍司令布留赫爾（Buceher）氏。他現在剛五十一歲，在戰鬪的經歷中，要佔第一把交椅。他身受過勳章四枚，被稱為革命勇將。不過他的作戰方面都在遠東及西伯利亞，在中央方面的功勞，全為伏洛希洛夫所獨得了。

在國人們的回憶中，大概不會忘記一九二六年我國國民革命軍方興時，有一位叫作加倫將軍

的幫助過革命軍北伐罷。這位加倫將軍，就是布留赫爾的化名。他的戰略手腕，頗爲一時稱頌。其後，因爲在華活動不得志，回到遠東，積極企圖佔領中東。一九二九年，中俄發生正面衝突，他主張對華軍施以殘滅戰，其微妙捷便的地方，不由不令人對之欽佩。布留赫爾，是相信鐵血主義的，他要使全部的遠東軍，成爲紅軍的突擊隊，雖然第二次日俄戰爭還沒有來到，他時時的提防着他會來臨。一切軍事的計劃都在籌備，無疑地，他在異日的戰爭上，會要顯出特別的本領。

第二個值得介紹是布第央綏氏，他也是很有名望的。一九〇三年他以農奴的身分，加入帝俄的軍隊。日俄戰爭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小卒；世界大戰時，才成爲一個軍士。在革命的鬪爭中，他出過十分的氣力，所謂紮利晉防守戰中，他的功蹟，也是不下於伏洛希洛夫，尤以俄波戰爭，他的勇猛幾如閻羅布第央綏騎兵團的威名，嘗使波蘭執政比斯德斯基（*Le President Pilsudski*）不寒而慄，聞風而退。他的作戰，不但勇敢而已，抑且能够利用遷折的方法，擾亂敵人的後方。在歷次的鬪爭中，他立過不少功蹟，但是所以不如伏洛希洛夫者，一方面是由於沒有知識，另一方面是由於地位不高。

他是一個實際的戰鬪者，而不是深刻的戰略家，是紅軍的猛將，但沒有政治的素養，對於戰爭的理論，雖不純熟，但是打起仗來，都是所向披靡，無一敢敵。

他現在是騎兵指揮官，在騎兵之中，占着數一無二的地位，在陸地上，他自己說過：「我是不怕敵人的。」

人，不過他們並不十分顯著，所以本文也不都介紹了。
伏洛希洛夫的左右手，除了這些以外，還有空軍巨擘阿爾開尼斯；陸軍大學校長諾韋茲基二三

歐洲近世怪傑希特勒

時代如車輪般捲着前進，牠帶去了許多舊的角色，也帶來了許多新的人物。斯特萊曼逝世以後的德意志，又產生了一位很著名的人物，他就是震動全歐的阿道爾夫·希特勒



希 勒 特

(Adolf Hitler)

雖然直到了一九三三年才成爲歐洲的怪傑，在十年以前，如現代意大利的狄克推多慕索里尼一樣，他便誠懇而辛苦地在工作了。幼年時節愛好文學的性格，是決定他將來要從事於藝術的，但由於家境的貧寒和環境的不好，他的願望是失敗了。接着，流浪生活便來到了他的面前。在大戰發生以前的兩年，那時，歐洲的空氣，正在極度的緊張中，他便流浪到李比利亞的首都米新，在那裏，以繪畫的出售爲他生活的資料。從那時起，他開始

對政治發生了興趣，對祖國的命運表示深切的關懷。

過分緊張的空氣，終於不可挽回，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爆發了。爲了好奇心的衝動，他得了李比利亞國王的許可，加入軍隊作戰。那時，受了威廉二世「世界帝國」熱的麻醉，他奮勇地和英法軍作戰，終於因爲受了重傷而退卻了。在療養中，他冀待着祖國的戰勝。但是一九一八年，當他重傷告愈而出院以後，日耳曼帝國已經崩潰了，威廉二世化裝逃到了荷蘭。待共和國成立，辱國的條約也委屈地簽字了，這些激動了他的悲憤，促成他要爲祖國報仇的決心，也是使他從事政治奮鬥以奪取全國政權的唯一原因。在對外方面，他之仇恨法國也在那時開始。

希特勒氏在政治上的奮鬥，始於在一九一九年五月的加入勞動黨團。由於他超人的能力，遠大的見解，不久，便榮任了該黨的黨魁。於是「拯救德意志的宏願，」「建設新德意志的夢想，」「掃蕩共產主義者的勢力，」「打破凡爾賽和約的桎梏，」「日耳曼民族的從復併合，」「對法蘭西勢力的予以打擊，」種種驚人的計劃，一切遠大的夢想，便在他那大野心的腦海裏開展了。

幻想終於成爲事實，仗了他富有魔術的手腕，巧妙善辯的天才，許多人士多投入了他的麾下。如慕索里尼從勞動黨員變爲法西斯黨魁一樣，不久，希特勒在烈火般的熱情中，激動了日耳曼人士的心靈，樹起了奈芝黨的旗幟，成爲了該黨的首領。

在初年的奮鬥中，他遭受了許多次數的厄運，接着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下獄，便有一九

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的禁錮，但，依靠了他堅強不屈的毅力，一一都被他占勝了。雖然在第二次下獄出來以後，他已經失去了一切，但憑着他一個子的赤手空拳，失去了一切多恢復了，慢慢的恢復了。「國民監視者」是復刊了，「突擊隊」是重復組織了；全國又布置了極精密的宣傳網，德意志人士又在他面前聚集了。

經過了希特勒第二次組織以後的國社黨，其勢力又如雨後春筍，突飛猛晉。一九二八年五月的選舉中，國社黨的勢力一鳴驚人，居然獲得了九十萬票。這在德意志政黨史上，以一個起初的政黨而能獲得如此多的票數，乃是從未有過的事情。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四日的選舉中，突然增至六百五十萬票，占據了全選民百分之五十的勢力，儼然地成爲了德國的一大政黨——中央黨——的勁敵了。自此以後，在希特勒領導下之，國社黨的勢力更日日增進，直到一九三二年，由於議會三次的選舉，都是國社黨得勝，希特勒於是受與登堡之召而組織內閣。由聯合內閣而至單獨組閣，從單獨組閣而至推翻議會，從推翻議會，進而要求獨裁。十年前的夢想實現了，德意志又復在歐洲舞臺上怪聲的驚人。

從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的歐洲，由於希特勒的興起，是在驚惶的道路上走着。希特勒的對外政策，無疑地是使得歐洲人士起了極大的恐怖。在這些上面，更加上了「醒目的標語」，含蓄着「仇恨的氣味」，使世界的輿論，明白地在希特勒的頭上加上了「戰爭的散布者」的口號。（The War

Spreader)

以德意志人士之獨裁者自命的希特勒，究竟是走向戰爭呢還是和平呢？現在的事實不能確證。這位首相的發言人，常常對記者聲明「希特勒是追求着和平，」受了國家宣傳部 (Ministry of the National Enlightenment and Propaganda) 之津貼的一切日耳曼報紙，也都對外如此宣稱，希特勒的「和平之維護」(Great peace offensive) 的主義，即希特勒自己也如此地說，當有一天，大約是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法國的「晨報」記者和他有一次長久的談話裏，他說：

「人們常說我喜歡戰爭，其實，我是沒有如此瘋狂！」
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希特勒的趨向戰爭，也是不可避免！

「並非某一個人希望戰爭來臨，而是全德意志爲了衛護他們的祖國不懼戰爭來臨。」

「假如法蘭西，願意和我們解決一切，我們誠懇的聽着而且願意去做。」

在希特勒之「和平的維護」下，無疑地含蓄着「民族的仇恨，」時代的輪子，捲不去歷史的夙怨。

「德意志今日的地位，類似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三年的時代，不論是民主政治也好，是法西斯政治也好，德意志之不可容忍之世仇，是法蘭西，雖然目下的事實，證明了英吉利也同樣地侵害了德意志的重大利益，但，沒有理由的，這不是根本的事實，在新的歐洲大戰中，英吉利斷

不致如法蘭西一樣的有關係——不過英吉利之爲法蘭西的左右手，而危害我們比較利害的這回事實，依然是存在，這是德意志之所以用種種方法來破壞英法關係的唯一原因。」

上面是新近德國國家宣傳部部長哥伯爾致駐各國德使館的訓令的一段，被法國的「小巴黎人報」所發現刊登，這證明了希特勒的「和平之維護」換言之，就是爲「祖國而不惜對法國流血」。這是些空言，現在要證以事實，據最近的報告，德意志的軍備並不減縮，即使較之凡爾塞和約規定，亦大有出入。自從希特勒執政以後，軍國主義便在德意志重復擡頭，「作戰的精神」在各處風行，正如「孟卻斯德導報」的記者所說：

「德意志是催促她整個的人口，在這裏，包含了腦力，身體，靈魂，趨向於同一國家的軍事的組織。」

同一的記者，敘述新近在德意志成立的「軍事政策與科學社」(German Society for Military and Science)的概況，謂該社的目的，是在作戰爭的研究。類乎該社的組織不勝枚舉，最近他們的行動，已由秘密而趨乎公開，希特勒無疑地是他們所崇拜的偶像。他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成爲了他們公共的讀物。Robert Maclary 說得好：「希特勒所要的和平，是德意志人的和平，而不是法蘭西人的和平。」正如「法國的克勒滿梭在一八七一年領下了亞洛兩州淪亡的一杯苦酒，而後在巴黎和會上向德政府報復一樣。」這位德意志魂的復興者受盡了一九一九年日耳曼民族在

法蘭西國家面前所受之屈服的刺激，時時的思圖着報復。他向德國人士大聲疾呼道：

「我們要求生存，以鋼鐵似的精神要求生存！」
又說：

「奈芝黨人的政綱是永久不變的，欲實現其政綱，惟有抱着必死的決心，始終不渝。」

沒有一句話不是緊張的，也沒有一種行動不是激烈的，至少，希特勒總希望德意志能從凡爾塞和約裏翻身轉來，無論如何德意志終不能平靜下去，爲了復興他們的國魂，他們要緊張起來。

歐洲不會有和平，希特勒的興起，象徵了一顆火花在草原之上蔓延開來。

希特勒之後臺人物

希特勒的興起，常被人們視爲是一個謎。在有一本雜誌上，記載着下列一段醒目的字句：

「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原始主動者，不是希特勒而是狄也森。」

誰是弗爾芝·狄也森 (Eriz Thyssen) 呢。他的身世，因此頗有值得我們研究的地方了。

狄也森



過德國的政治。不過他個人的命運是很悲慘的，他的妻子和他離了婚，大兒子因爲婚姻問題與他斷絕關係。他生平的唯一安慰者，只是他的小兒子弗爾芝·狄也森，他也是他事業的繼承人，理想的完成者。

他的父親叫作奧格斯得·狄也森 (Augustan Thyssen)，是德意志鋼鐵工業的開山祖。在戰爭時期，他曾握着無上的權威，操縱

一九二六年老狄也森死去的時候，弗爾芝已經五十歲了，但當日的人士總都以小狄也森稱呼他。其實，他在那時，已經握有全德礦業百分之二十六的股票在手裏，隱隱然已有足以左右德國金融的勢力了。

這位小狄也森確是百倍精明於他的父親。那時他所創立的 Vereinigte Stahlwerke 是在危險之中，他自己的力量把他拉回轉來，因此得到了同業人的信任和贊許。

狄也森起初是一個國家主義派，他與胡根堡 (Hugenberg) 的關係十分密切。他又曾以在阿爾白礦產公司 (The Alpine Montan-Gesellschaft) 的力量，幫助過奧地利國衛軍 (The Heimwehr) 的發展。那個時期的一切政治上的巨大變動，比如魯爾的佔領，貨價的跌落，經濟的風潮：都有這位人物在其中操縱。希特勒的出來，也可以說是他一手造成的。

狄也森之轉向希特勒的原因，可以說完全是當日的經濟恐慌造成的。狄也森感覺到除了希特勒出來，德國的經濟會沒有救的，所以從一九二七年起，他就加入希特勒黨，幫助希特勒作財政的清理和革命的鼓吹。在一九二七年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開始發生不久的時候，他曾與弗林格 (Flinck) 在羅馬同受慕索里尼的招待，此後他同希特勒便成了莫逆的朋友。凡是希特勒應付重要事件，總要先同他以及他的朋友商酌的。狄也森對於國家社會黨的選舉費用支配得很是得法，他用大多數決議的名義，對付奧圖渥爾夫及克勞克內的二個反對黨派，勸勉德國魯爾資本之兩大政治中心，Bar-

Bauverein Essen 和 the Nord-westgreepoe der Eisen-und Stahl-industrie，同意於每一煤鋼公司，應以特種義務稅名義對於國社黨之選舉費用，捐助一定數目的建議。因為準備這筆費用，所以德國的煤價乃隨之而增高。

狄也森專為一九三二年的總統選舉，在幾天以內竟供給了國家社會黨三百萬馬克。希特勒如果沒有這個幫助，那麼他由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三年所採取的積極政策就會絕對沒有實現的可能。沒有狄也森的金錢，希特勒永遠也不會完成這麼巨大的成功，並且國家社會黨於一九三二年底的巴本選舉中失去了二百萬選舉票，以及斯脫拉斯集團宣告脫離的時候，很有立即崩潰的可能。一九三三年一月希萊徹將軍本來可以打倒希特勒，使他屈服於他的指揮之下的，但是狄也森同以前一樣，又幫助了希特勒許多金錢，卒使希特勒得到最後的成功。

希特勒既然在經濟上得到了狄也森的幫助，所以也利用政治的勢力，給與狄也森以許多的便利。有一個雜誌的記者說得真好：「今日德國國家社會黨政府隨處都在執行狄也森的政策，好像德國全國只是鋼鐵托拉斯之一部分似的。新政府所採取的每個步驟竟與此派的私人利益完全符合。斯汀內的全盛時期乃又重見於今日了。」

一九三〇年十月二十七日，全德意志經濟家金融家齊集於柏林，在裏面坐着：Ernst Tengelmann, Dr. Friedrich von Siemens, Emil Kirdorf, Baron Heinrich von Bornimissa, Albert Vogler,

而總領其會的，便是狄也森。他有希特勒爲他抱腰，Veroinigte Stahlwerke 從此解散。Bergwerks-
Klein Gesellschaft 繼之設立。嗣此以後，狄也森成爲鋼鐵托拉斯的唯一主宰了。

狄也森的計劃，組成了德意志政策的一部。他的主要目標，據說有六種：

- (一) 替其自己集團保護鋼鐵托拉斯；
- (二) 挽救德國整個獨占資本制度基礎之大煤炭鋼鐵企業組合；
- (三) 排除天主教及猶太人之敵對團體，並爲重工業之極端反動派奪取所有工業機關；
- (四) 摧殘勞工並廢除工會，再以減低工資之方法增強德國在世界市場之競爭力；
- (五) 增加通貨膨脹之機會，使重工業所負債務無法評價（襲用一九二三年斯汀內所發明之狡計）

(六) 創始對外之明顯的帝國主義傾向，以之滿足魯爾資本家推進擴大實力之計劃。

爲使上列的計劃實行，任何的競爭均告限制，所以在希特勒治下之協同動作計劃已見諸施行，同時反天主教及猶太人運動也雷厲風行。現在凡充任大小公司監督的猶太人及天主教徒均被驅逐，而以重工業及新國家社會黨之舊日反動分子替代其位。在前次鋼鐵托拉斯的鬭爭中，狄也森之最有危險性及力量之敵人奧斯加瓦塞曼 (Oskar Wasserman)，天主教猶太人之德國銀行經理，已藉口健康問題而退休。鋼鐵托拉斯之天主教旁觀者克勞克內 (Kloekner) 已在議會中辭職，同時

以有貪污行爲之口實加諸奧圖渥爾夫，迫之自動降伏，且加入爲低級的合夥者成功，狄也森榮膺國家社會黨組織之新西德意志工業聯合會之領袖，其友希密博士（Dr. Schmitt）——保險公司經理——亦被任爲德國經濟部部長。戈林（Goring）又請狄也森擔任新普魯士邦政府會議之私人資本總代表。他無疑地成爲德意志之無冠的皇帝了。「日耳曼社會主義之降於資本主義」的運動迅速地在進展着，狄也森會發表演說，稱這是獨立經濟運趨返於自由行動的從復擡頭，他並且慎重申明：「現在，工會以及競爭的邪說又復盛傳着，我要以最大的力量攻擊這些邪說，在新的經濟的秩序中，野蠻的競爭是沒有地位的。」其氣焰之大，由此可見一斑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底，德國政府任命狄也森爲西德意志全部工業中心之國家最高當局。政府所賦與他的權力實際上是獨裁的。境內一切國家社會黨當局，都須服從他的指揮。一切與經濟政策有關的問題必須向他請示。他的意見是最後的。狄也森之最大志願，已經完全達到，他現在已是普魯士區域政治上之王。「挺進隊」僅鋼鐵托拉斯之衛隊而已。

狄也森現在的地位比較斯汀內當年還要高些，他的新任命與政府解散「商業中產階級之國家社會黨戰鬥同盟」的命令，實在是一幕悲喜劇的宏壯收場。新國家社會黨獨佔寡頭政治已經組成，資本還是舊的，但是新股票公司都叫作希特勒狄也森公司了。

工會已被摧毀，狄也森可用「新公司」操縱工資，並可再行減低出口貨之價格，以對付英美之

競爭。德國的軍備已正在準備，狄也森供給鋼鐵原料。狄也森需要多腦區域的市場，因為他在那個區域中擁有奧國出產鋼鐵最多之阿爾並礦產公司（The Alpine Montan-Gesellschaft）。但德國新制度的最高目標還沒有達到，狄也森的意思願，意有一次戰爭，依現勢看，希特勒好像可以給他準備一次戰爭似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財政家都是狄也森的很好助手，他們也是他的忠實僕人。他們也知道一切經濟上的權力已集中到了狄也森之手，以金融為命運的政治舞臺是全在他的掌握之中作嬉了。

俾士麥，威廉第二，甚至魯登道夫對於金錢的勢力都不會合作得如此明顯過，但是希特勒竟如此做了，他的嘗試是危險的，以政治為形式的罪惡是告終了，繼之而起的恐怕是金融的勢力了。

毛奇再世之白朗白格將軍

除非是一個特別顯著的人，大凡握着一國之潛勢力的人，總是不大肯露頭角的。他站在舞臺後面，隱隱然握着實力，平日太不露面，一到緊要關頭，他就出來了。本文敘述的角色德國國防部長白朗白格，正是如此的一個人物。



白朗白格

他現在是五十六歲了，而是德國的國防部長。他是有尋常高度的，一個精明的人，頗有點類似科學家的態度，善用技巧而十分神祕。他總常常含着香煙坐在柏林白納特施決雷 (Bender Strasse) 辦公室的國防部長室裏。他不常在公共場所顯露頭角，他也永不作羣衆演說，但是知道他的人，卻都稱他是毛奇再世。

風尼白朗白格將軍 (General Werner von Blomberg) 誕生於一個舊日的貴族普魯士家庭裏，他屬於以軍務爲世襲之職業的階級，施雪威爾達得爾 (Schwartadel) —— 弓劍之貴族 (Nobli-

ity of the Sword) 是德意志公稱的名字。

他們的家族比普魯士皇室呼海入龍 (The Hohenzollern Dynasty) 還要來得早。他們雖然很窮，但十分驕傲。他們生就有雄心的軍人，要替貧窮的百姓出點力氣。他們在戰爭中生長起來，而情願為普魯士之光榮以作身殉。

說起普魯士的軍事天才，我們忘不了施的立滋 (General von Seydlitz)，施歇納哈施特 (Soharn-short)，謝雪尼 (Genesnanu)，毛奇 (Moltke)，魯登道夫 (Ludendorff)，及雷雪薩芬 (von Richthofen)。白朗白格是繼承這羣天才的關節，他代表了「嚴格」與「苛刻」之軍國主義的精神，這精神是使德意志，德意志國防軍，在世界上成爲最有訓練最機警的軍隊。兵士是從最有力的精神中間檢選出來，只有農夫的兒子和屬於中產階級的，才當作補充兵，至於工人，被視爲有危險的思想，因此不准排列在內。「鋼盔軍」以及德意志軍人全國同盟，精兵的二個大組織，助國防軍以及他們的後進，奈芝黨「挺進隊」，不允許在國防軍裏插足，由於這事實的存在，白朗白格是移動不了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干涉國防軍的事務。白朗白格和他的下屬是南面之王，希特勒明白他的勢力，正如依白特 (Eibert) 和白魯寧 (Bruning) 二人明白一樣。

甚至在國防軍的戰爭委員會裏，奈芝黨人也不能檢選一個黨員作爲委員。白納特施決雷施，是德意志唯一沒有奈芝勢力的機關，故大總統興登堡，是國防軍的總司令，白朗白格拒絕以奈芝黨任

用於國防軍中。他以舊日普魯士的儀式，一手置於首鏝，而命兵士叫「哈囉」(Hurra)以代「黑兒」(Heil)。

白朗白格將軍是新德意志軍隊的真正組織者，人的靈魂，決定他命運的因素，世界在談論到希特勒，但是白朗白格，是他的神髓。他站在他後面指揮着所有的一切。德意志共和國，老實說是建築在國防軍槍彈上面，希特勒的「挺進隊」，只是一個虛設的東西。

在大戰時，白朗白格將軍指揮一隊在波蘭及弗蘭地的德軍。當一九一六年的夏天哥爾西大戰 (Gorlice Battle)發生時，他衝破了在加立西亞 (Galicia) 的俄羅斯陣線，在亞米尼亞地方 (Armenia) 那時正當一九一六年春天，他打敗了英吉利軍隊。革命以後，他回到陸軍大學，魯登道夫，施雪立 (Schlieffen)，風尼·雪克特以及阿施克·奧登堡 (Oskar von Hindenburg)，故大總統興登堡之子，(都是他當日的同僚。

克利滿梭，利用其鐵的手腕，強迫德意志共和國的軍隊，減縮到十萬人，他想只有以這個方法才可以把德意志的優越軍力，拉成分碎，那知結果與他的希冀適恰相反，一個範圍很少而富於效率的軍隊，是一個最危險的有力的利器。每一個兵士都訓練得很好，因此一個簡單的退伍兵，能夠擔任一個大佐的職務，他是現代戰爭的思想家，他並不夢想着成千成萬的軍隊，他所想要的，是一個規模很小的有力的軍隊，具有着很好的精神，以及嚴格的紀律。國防軍的組成，就是他一手的工程。他也是德

意志空軍之發展者，他有一次說：

「我並不希望巨大的軍大以及多量的軍隊，給我六千隻飛機看看我能做出些什麼罷！」

在這點上，希特勒及他的黨人，對白朗白格是有利的，奈芝黨人把一切東西都交給國防軍，其動機不是由於愛護，而是由於必需如此。白朗白格知道國防軍能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消滅全部的鋼盔軍，除此以外，德國憲法第四十八條規定，在緊急狀態下，大總統可以行使非常的權力，而總統的執行者，即是國防軍的總司令。

希特勒於是站在白朗白格的蔭影下，在大會上，希特勒是很神氣的，有力的，但在國防軍裏，他比較起來是太渺小了。不過，白朗白格是德意志草莽徒的好朋友，百分之四十的他的僚屬，是貴族階級，他與德意志的重工業，亦有很好的關係，槍彈王克魯白（Herr von Krupp），鋼鐵同盟重要角色狄也孫，全國化學同盟鐵師白克（Dr. Dinsberg），都是國防軍的很大朋友，工業家以軍隊為對抗社會主義的唯一利器，在過去的十四年中，一切大罷工大暴動，都是借着國防軍的力量才能肅清的，因為國防軍只聽他們領袖的話，而他們的領袖，不是希特勒，而是白朗白格。假如奈芝黨在德意志的政權是不能維持了，繼之而起的，一定是白朗白格，那時國防軍可以任意地走向「戰爭」或「和平」的道路！新世紀雜誌（The Living Age）轉載倫敦勞工雜誌記者 Charian 的話，說得好：

「白朗白格將軍在普魯士代表了舊的勢力，他的基礎，很深地打入了民間，愛爾倍和白魯寧

都打他不倒。國防軍只相信他們之領袖的話，一旦奈芝黨人在德意志的政權，不能維持而且倒下來時，白將軍就會起來，繼希氏而為德意志的執政者。」

德意志國魂興登堡

若是把人類的世界，當作黑漆的大地，那麼偉大的人物，正好似天上的巨星。無疑的，因為有了巨



興 登 堡

星在天上閃耀，黑漆的大地格外地顯得可怕，但在某種情形下，星星未始不是光明的傳遞者，昏黑的大地，因為有了牠的光彩，人們可以免入歧途。同樣的，人物在一定的局面下，是和平的維繫者，有着一二位頭腦清晰的統治者撐着人間之舵，縱使在驚濤駭浪中，也可以使巨舟相安一時，不致傾覆。即使偶然來了些突擊的颶風，他的精神也足以抵住意外的事變。但，若是不幸地他們是去世了，好似巨大的星從天上跌了下來，一時人間失去了重心，找不出替代的人物，危險的局面，立刻即會呈現於眼前，一切可怕的事變意識地想像得到會駕臨的。

興登堡 (Paul von Benckendorff und Hindenburg) 就是德意志的一顆巨星，迄今以前，他

曾放出強烈的光彩照耀過德意志，然而現在，現在他卻墮落了！

巨星隕落了，德意志以後將怎樣呢？這是不可預測的，也非本文的範圍，我們且丟開不談，先來說說奧氏的生平罷。哀悼不說，略藉紀念而已。

奧登堡出世於一八四七年。那時日耳曼人士的家庭，每逢着子女誕生的時候，常好登報通告親友。奧登堡的父親不能免俗，也照樣來了這一套，他喜氣洋洋地在「波森新聞」(Posen Zeitung)上登了一則啓事道：

「一八四七年十月二日中尉副官本涅肯多夫·奧登堡於波森啓事內子路易塞·許衛卡特(Louis Née Schürckart)女士於本日下午三時誕生一活潑健全的小孩，母子均安，謹此奉告。」

孩子同時被受禮為 Ludwig Hans Anton。勞勃特寫信給他在納提克的父母：「未來的聖誕節，帶給我們一個可愛的孩子，他生於這亂時，願上帝教他成爲一個戰爭的鎮壓物，和平的創造者。」這似乎是每一個父親的官樣文章，但，焉知這一位角色，竟能做出轟動全球的事業呢！

奧登堡所生長的家庭，是一個世任軍職的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軍人，因此在他幼年的靈魂裏，早已浸下了軍人的影子。他祖父常講拿破崙的故事給他聽，每當聽到雄赳赳的拿破崙侵入他的故鄉納提克時，他便興奮起來，藍的眼珠似乎要從眼眶裏射擊出來，追根詰底地問着那時候拿破崙

崙侵犯普魯士境界的種種情形。

童孩時候的一切，顯示了他到長大以後是一個非常的人物。他從不違抗父母的命令，只知道絕對的服從，對於他自己的保姆，也視之爲自己的母親一樣。雖然只是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子，態度是十分的嚴肅，毫沒有一點輕佻的成分，做事也有始有終，有條有理，一點都不顛預，而且必至成功爲止。因此，他父親對他的希冀頗大，會如此的說過：

「我的理想，可以在這孩子身上實現了。」

非常的孩子，顯示了非常的能力，在十一歲時，他便考進了瓦爾施太的陸軍學校。幼小的靈魂意識地感覺到這是他命定的軍人生活的開始，因此決不留戀家庭的愉快，毅然地悲痛的離開了家庭，告別了父親，在「自傳」裏，他如此寫着：

「一八五九年的一個春天晚上，那時我只是十一歲的少年，在西利西亞瓦爾斯太的陸軍學校門前，我和父親告別了。這種告別不僅是對我父親而言的，同時對於我整個的少年生活，也是在這一剎那告別了，因此，我的眼淚禁不住奪眶而出。我看見淚水滴在我的制服上，不禁轉念到穿着這種制服的人是不應該如此柔弱而流淚的，我便竭力抑制着年青時候離家的苦痛，而和那些新的伴侶打在一道——新的生活是活潑的。」

「新的生活是活潑的，」多雄壯而美麗啊！這構成了興登堡日後成名的基礎，也開展了他本身

對於軍事生活的興趣。

瓦爾施太的陸軍學校，是一個很嚴格的軍訓所。那時，正當普魯士勵精圖治的時候，教育的方針是着重於紀律化，學生的每日生活，似乎有點不近人情；每天早上四點鐘就要起來，直到十點鐘才能睡覺。其間要操作，上課，吃飯是有限定的，休息也是很少，其他的孩子都感覺到有點太苦，但是與登堡卻是不然，在體力上，智力上，他對於這種嚴格的軍訓，表示絕對的滿意。鐵的訓練組成了他日後的偉大，鐵的訓練完成了他驚人的事業。日後當他做了大元帥 *Field marshal* 以後，他寫信給該校的校長：「若是說我的軍事生活是已經有了相當成功的話，那麼我永遠相信陸軍學校的訓練，就是我們所以有今日的成功的原因——友愛，克己，勇敢，都是陸軍學校賜給我的禮物，我很感激，雖然你那時對我們的管束，似乎有點近乎殘酷。」

與登堡在瓦爾斯太畢業的那年，正當普魯士與丹麥爲着 *Schleswig-Holstein* 而發生戰爭。宣戰的消息一到與登堡耳膜時，他便喜笑若狂，要想參加戰爭，但是當局不准其請，他很悶悶的不樂，總以爲自己的能力不足，不能邀得上峯的垂青，於是在升入柏林陸軍大學以後，更加的努力讀書，加緊訓練。接着普丹之役，便來了普奧之戰，這次，與登堡決不肯把他輕易放過，向學校當局要求參戰，恰巧當年他從柏林陸軍學校畢業，就分發到步兵第三警衛團去擔任工作，從但澤調到波次但作戰，他的軍事生活於是開始。在他參戰以前，曾寫了一封信給他的父母：

「現在正是我們盡忠報國的時候，除非我是戰死了，否則，戰爭對於一個軍人，可說是一頓家常便飯，若是我戰死了，這種死，是最光榮而且最美麗的。」

又說：「這是與登堡家族從新要聞到火藥氣的時候，我們的家庭，正叫命運不好，已經久不嘗此味了。」

凶惡的恐怖的前線，這個生與死咬首接尾的地方，給予與登堡以一個偉大的生存意識。那裏獸性和人力，扭成了一團。他因為缺乏經驗的原故，在起初曾受了一個小小的挫折，但，生性勇敢的他，加上數年的軍訓更使他奮不顧身，在左耳地方，他身先士卒，向着敵人衝鋒陷陣，接着一次的退卻，便來了一次更猛烈的前進。一隊士兵繼續地沒有了，他還奮不顧身地在與敵人酣戰。每一顆從敵人方面飛來的彈子都有使他倒在地上的可能，但他爲着愛國心和好奇心所衝動，一點都不知道有危險。在庫尼格累次 (Konigrauz) 的最後一次決戰中，與登堡率領士兵去襲奧地利的一座礮臺，那地形勢十分險要，易守難攻，與氏的企圖成了全隊的絕望，大部分的人都躺倒了，但他卻振臂一呼，竟衝上了礮臺，其他的兵士，不由不跟着向前，當勝利的歌聲傳入於他的耳鼓時，他才發現了自己身上有了傷痕。如刀刺般的疼痛，咬傷了他昏疲的心靈，不過他仍欣慰，而把那次的傷痕，當作終身的榮譽，「羅斯柏爾茲英雄」 (Hero of Rosberitz) 的雅名，便輕輕加在這位少年軍官身上了。

決戰的勝利，當然是在意料之中的，屬於普魯士，與登堡隨着部隊凱旋而歸，調至漢諾威訓練新

兵。奧登堡自從經過了這次戰爭，對於祖國及自己的信力都大增了。當一八七〇年普法之戰的消息達到了他的耳鼓時，這位勇敢善戰的少年軍官真是喜歡得發狂了。

「當夕陽西下時，我們的先鋒進到最後勝利的那一條線，他們的行動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迅速，與其說是人力，毋寧說是一種神力，要推動着他們如此的做，一種像鐵般的決心，催促他們前仆後繼的殺奔，和一種神聖的志願鼓勵他們與敵人勇敢地作戰。」

接着師丹之役，便是巴黎被陷，在凡爾賽盛典中，奧登堡被推為第三警衛團的代表，立在德皇威廉的旁邊。從那時起，他便為上司所賞識了。

但天賦予奧登堡以一種倔強的性格，當他自己感覺到自己的主張是對時，他決不肯對任何人表示屈服。四十五年的刻苦辛勤的軍人生活，使他由一個少尉升到了師長。這在軍國主義的德意志，已算是一回稀罕的事了。在有一天的軍事演習中，時候是在一九〇八年，一方的司令官是德皇威廉，另一方面的司令官是奧登堡。老於世故的將軍們，知道傲慢的德皇是不願被任何將校擊敗的，所以在往日的演習中，一到德皇在事後盤問起來，總說他的計畫是如何的高妙，自己是必然的失敗。這位生性直率的奧登堡是第一次遭遇到這種事件，當那晚德皇問他對於他的作戰計畫有何批評時，他竟露骨的回答：

「若是那次是實際的戰爭，那麼小官從側面襲擊陛下下的軍隊，可以把軍隊一直追到波羅的

「海去呢！」

聽了這話，當時德皇表面上雖然只是笑，其實他心裏已恨極了，只把頭向另一方面看。自此以後，德皇對於興登堡沒有了好感，一聽到他的名字就表示厭惡，所以到了一九一一年，他的名字就被放到退伍的表中去了。但是興登堡是一個忠君主義者，德皇雖然是對他不好，他仍是絕對服從。

退職以後的興登堡，仍沒有忘記他原來的初衷。「軍人是我命定的職業，」他在漢諾威 (Hanover)，東普魯士的中心地，很注意當地的形勢。原來東普魯士有好幾個小湖，地勢顯得格外的低窪，湖上蘆葦叢生，高達丈許，有名的瑪斯林安湖 (Masurian Lakes) 在那兒偃臥着。這奇特的形勢，引起了他細心的注意，於是他便繼續一八八一年在哥尼斯堡的國防問題的研究，特別着重於這一塊地段的形勢。每天，有時從早到晚，就在那些湖沼旁邊踱着。有時在看，有時在想，看多了，想透了，便在紙上畫畫的也是沒有人所能了解的。人們把他當作一個瘋子，他自己呢！很飄逸，焉知日後的成功，即基於當時的研究呢！

「沼池將軍」興登堡——當日人士給予他的一個雅號，終於不能忍耐了，當德國議會討論有名的內地殖民政策，就是把東普魯士瑪斯林格湖填埋，以讓西方的德意志人經營移殖，他便咆哮了，在國會中作猛烈的反對。

「沼澤地的填埋，是國防上的嚴重問題，我要以生命來阻止這種方案。」

他雄壯的聲浪驚動了全廳的議員，大家全多爲他的雄辯說服，他終於是勝利了。

大戰終於不可避免的來臨了，德意志以全力作西方戰，東方的防禦是疏忽的，俄國的軍隊前繼後仆地向東普魯士進攻，兇惡的高加索騎兵，侵佔了每一份德國人在普魯士的家庭。齊爾其特是陷落了，哥尼斯堡是被佔了，甘濟是危險了。如此的惡劣的消息，日日頻傳到了柏林，德皇咆哮了：「怎麼弄的？」竟沒有人能抵當俄國嗎？於是「沼池將軍」與登堡的名字，被在座的一位大臣記起來了：「有的！」是誰？「與登堡啊！」是啊！除了他，沒有人能勝任了！德皇急了，當即把他從漢諾威召了回來，授以第八軍軍長的名義，同時以魯登道夫（Ludendorff）爲其參謀長，令即日出發前線抵禦俄軍。

氣焰萬丈的俄軍，在元帥 Samonof 和前鋒大將 Bennenkampf 領導下，有八十多萬的軍隊，一千多門的大砲，幾乎佔有了東普魯士全境，可是德意志在前線作戰的軍隊，只有二十一萬。在當日同盟國的人士看來，如此衆寡懸絕，與登堡的失敗，也是必然的。固然不出他們之料，與登堡一到前線後，即下令退卻。全線很有條理地退卻下來，俄軍步步的進迫，但暗中，與登堡在池沼地四周，建築了鐵道網，同時使騎兵帶着砲兵在兩旁並進，實地埋伏，包圍的形勢漸漸告成了。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百年前普魯士騎隊被俄羅斯馬軍殲滅的紀念時，俄軍挺進到了坦能堡（Tannenberg）。「無可再忍了，」魯登道夫對與登堡說：「是的，明天早晨下反攻令。」這是與登堡的回答。

於是，第二日早晨，天還未亮，突然，退卻的德軍向前反攻了，受到了這意料不到的襲擊，傲慢的俄軍膽怯了。他們變成了釜中之魚，死之神的電網開始活動了，在一星期之中，除了有十萬投降以外，其餘的都成了戰場的犧牲者，沼池的殉葬物。驚駭的「坦能堡殲滅戰」在人類鬭爭的歷史上，於是佔住了最顯著的一頁，而與登堡的名字，也因此永遠地聞名了。

在沼池裏，與登堡如此地很得意的解決了久困的俄軍，接着又在利加（Riga）坦納白（Danaburg）莫洛頭茲奴（Molodetschno）等地打了勝仗，就由將軍而升為大元帥（Field marshal），指揮德意志在東方的全軍以及在奧境的客軍。在德意志報紙上，「沼池將軍」與登堡成為了大家所崇拜的人物，甚至於有一位小姑娘，也寫了這樣一封信給與登堡：

「給德國最孚人望的——我最愛好的人。」

但難如此，獨木終究難支大局。因為潛水艇政策（U-boat policy）的實行，引起了美國的參戰，德國是漸漸的不支了。那時，與登堡正代弗根漢（Falkenhayn）而為全德軍的總參謀長，但他覺得勝利是無望的，所以也不反對主和者與敵方談論和議。為表示忠君起見，在共和成立以前，他引退了。表示從此以後，不再與政治發生關係，願意告老退休。

新行組成的共和國，一切都是難滿人意的，而且紊亂的局面，即刻陳於眼前，一切需待有一個重心加以鎮壓，與登堡是義不容辭的應當出來，為了拯救他的祖國，他不能過分自私。於是一九二五年，

當第一任大總統愛倍爾死去以後，他就被人民選爲第二任共和國大總統了。當消息傳到各地時，歐洲的人士相顧失色，「復辟要在德國實現了。」這是一致的輿論。

但是事實與傳謠卻恰恰相反，在選舉的一個星期以前，年老的奧登堡在故鄉漢諾威招待記者，他們聽見了他矢忠於共和國的宣言：

「我是慣於嚴守職務的，我做了大總統，我只知道爲共和國效勞。」

在選舉以後，他到議會去就職，發表矢忠於共和憲法的宣言，聲音在四壁迴響，雄壯而有力。「那聲音不像是老人的啊！完全像軍官在練兵場上喊口令。」奧登堡，七十八歲了，登臺以後，比任何國家的元首，都來得勤勞。他對各黨人說：「忘記你們黨與黨間的爭執，團結而求祖國的生存。」一九二六年，當路德的第二次內閣倒了時，各黨派的領袖在爭執着內閣的人物，奧登堡把他們全體召了去，據英國的報紙登載，他對他們訓話時，有如一隻舅舅對外甥說話一樣（Talked to them like a Dutch uncle）。三四天以後，第二次馬克思內閣便沒有困難的告成了。他是全德意志希望的唯一中心，各派政黨的緩衝人物。無疑的德意志因爲有他在位，好比一隻飄流在大海中的船，有一個精於航術的航手似的，是大大的穩定了。他的精神鼓勵起衰敗的民氣，他的靈魂支配了全國的腦海。他如此宣示國人：

「德國要醫治戰後的創傷，在世界政局中占一重要地位，惟有靠集中國民精力，這一個辦法。

就是說我們所憂慮的，不是政治組織的崩壞，而是德國失去精神的，道德的節制。如果我們不能把這種精神教育復活過來，則德國將永遠崩壞下去了。」



奧登堡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是奧登堡的八十大壽，全德的人們如瘋狂地慶祝着。他們都希望他能返老還童，十萬的馬克，頃刻地從全德意志人民方面捐了起來，名之曰：「奧登堡基金」(Hindenburg Fund) 專爲上了年紀的戰士作撫養金。他的精神，老邁而堅強的精神，便是德意志民族的復興的楔子，沒有一個德意志人不希望他返老還童，長命百歲。他在位一日，德意志就安定一日，歐洲的人士大都把他當作和平之神。挪威卑安仁農報主張把諾貝爾和平獎金永遠的贈給與他，因爲他是當今世界中唯一鎮壓物。真是切當的提議。但是，很不幸的，這位老人享壽了八十七歲，終於一九三四年八月一病不起了。全世界同耗，一致表示哀悼，在八月三

日的世界各報上第一頁就是他死的哀信：
「德國總統與登堡將軍去世了。」

「大戰的英雄，在故鄉納提克，和病魔作了一次驟烈戰，平安地逝世了。」

接着各地都紛紛地來了唁電，在英倫泰晤士報上，以「一個時代的過去」(The passing of an era)標題，追悼這位歷史罕有的人物的逝世。

「奧登堡總統之死，不僅在中歐歷史中，而在近代歷史中，有一頁是過去了。」

這可算得是一種稀有的機會，在自己短促的一生裏，經驗了自己的國家的激烈的興和衰，不但經驗了，而且自己還在其中扮飾一個重要的主角，由於一個埋沒在底層中的「沼池將軍」一躍而為統率全國軍隊的總司令，再由一敗塗地的帝國的總司令，出而擔任共和國的大總統，這在各國的歷史上，確是未曾有過先例。國家的紛擾，由於他的在位而得平靜，黨派的衝突由於他的權衡得以安寧，白髮龍鍾的老人，變成了全德意志人士的靈魂，自己並不希望在位了，但國民的要求和渴望卻不由他卸去重肩，一任再任三任，大總統的職務成爲了他終身的產業。

現在他去世了，當他在生與死相隔的一線中，回憶着自己過去的一切，會多麼的感慨，快樂，但想到自己國家之未來的危險，又會如何的痛苦流涕。他的逝世，許是德國一部活的歷史的過去，也許是中歐和平局面的告終。

鐵血總統樸恩賚

雷夢·樸恩賚 (M. Raymond Poincaré)



大戰時節之法蘭西總統，在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上午四時謝世了。他的去世是出乎醫生意料之外的，因為他的疾病很短促，誰都料不到，他會死得如是其快的。

他死在故鄉巴黎麻白街 (Rue Marceau)。星期六晚上他還在散步，不過覺得微有點不適，直到想去叫醫生，已經是來不及了。只有他妻子在房裏，死神竟毫不容情的把他抓了去，使大戰時代之僅存的一位主要人物，也和這時代告別了。當作者來述這位老人的生平的時候，鐵雨時代的恐怖，好似一幕一幕的重復在眼前出演了。

樸恩賚是洛州人，在他整個的一生裏，國家的利益，是他努力的標的。那歷史的回憶，夾着地理的創痕，使他終身永遠忘不了一八七〇年的一幕悲劇。「要時時放在心裏，不要說在口裏。」他每每拿

這兩句話對同事們僚屬們反復申述。樸氏的政治生涯，是始於一八八六年。在這時以先，他從事於新聞事業和軍隊生活。他在政治方面的躍進是很快的，一八八六年他做當日農業部長 *M. Jules Derville* 的私人秘書。一八八九年他被選入全國商會，一八九〇年他居然代起草財政部的預算書案，一八九三年一躍而為議會的預算總報告員。自此以後，他的地位一日千里，不久以後，他便做了財政部長。

樸氏做財政部長的時候，年還不滿三十。內閣不息的變動，樸氏也在其中迴盪周旋，時而教育部長，時而財政部長。當福爾 (*Faure*) 總統神祕的死去，而羅貝 (*Loubet*) 繼續被選為法國總統的時候，樸恩賚之政治生活的頂點便來到了。他被召而組織內閣。但以當日黨派的分歧，鑒於自己力量之缺乏，樸氏再三辭謝。著名的 *Waldock Rousseau* 內閣繼之成立，樸氏復任財政部長。一九一二年，在德法關係極端緊張中，他出任內閣總理。當年德意志的殖民政策，搖動了法蘭西在摩洛哥的地位，樸恩賚曾以緩和手腕，安平德國的盛氣，保全法國的利益。

一九一三年的總統競選中，樸恩賚氏無疑的成爲一個衆目睽睽的人物。急進黨人擁戴拍麥氏 (*M. Pams*)，共和黨人推舉樸恩賚。這競爭是很單純，然而也極尖銳。競選的結果，樸氏終於是勝利了。當日在整個的法蘭西，可以聽到一種歌頌樸氏希冀樸氏的愛國口號。甚至他的仇敵克勒滿梭也如此說：「我擁戴那最有力的。」在競選的第二年，世界大戰發生了。也是他的功勞，使英國終於站到法

國一方面。因爲在戰爭的發生一二日中，他用全部的精力，依靠了婉轉筆調，寫了一個極長的照會給英皇喬治，勸導他應該對德宣戰，幫助法國。

在戰爭當中，他又做了一件驚人事件，完全出於愛國心腸。就是邀請克勒滿梭擔任內閣總理。這兩人，大家知道是不共戴天之仇。他們一早就站在兩個絕對相反的立場。要兩人在一起做事，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實。但當白里安、利白（Ribot）和班樂衛（Paillève）一一都不足以應付這空前的大難時，樸氏的朋友，也是克氏的朋友，遂出而爲他們二人調解，以當前的國難，請他們忘記了私人的仇怨。他們兩個雖承認不會了解的，但對於祖國是一樣的熱心，是一樣的崇拜，因鑒於時代的需要，他們不得不暫時遺忘了私怨，一致團結。要想報復一八七〇年的國恥的念頭，便使他們勉強的在一處工作。在戰時樸恩賽對於法蘭西共和國功蹟是偉大的，正如海地爾斯頓所說：「假如沒有樸恩賽安定了法蘭西人士的精神，沒有疑問的，法蘭西會在德意志面前屈服，正如俄羅斯在他的面前屈服一樣。」

當內閣總理克勒滿梭從白登（Patain）將軍處出來，走到法國總統所在地El Yseu的時候，德國的軍力，威嚇得巴黎震動。克氏決定把首都暫時他遷的計劃向總統提出，但是樸恩賽對於這個建議表示反對。他坐了下來，當德意志飛機以最猛烈的炸彈擲下到巴黎城市的時候，他很鎮定的握着筆管在寫着：「任何的犧牲都可承受，但歷史的古都不能退出。」這鼓勵了全國人士疲乏的心

鑿，以整個的力量守住最後的一線。巴黎因此是拯救了。法蘭西國魂的光芒爲全世界所贊許了，樸氏的功勞是不能漠視的。

戰後，他又做了許多拯護祖國的事件。一九二二年，法蘭西的財政，紊亂到了要破產的時候，是他把法郎的價格提高起來，與英鎊不相上下，於是建築了世界上唯一著名的金融制度，使法蘭西在歐陸的金融界，掌着無上的權威。最後，到了一九二三年，德意志的債款表示無法償還，是他顧不到本身的名譽，也不怕別人的責罵，但只爲了祖國的利益，遣派了軍隊，佔領了德國的境界，不是過分愛國的人，是決不會做出這些事情的。

總之，他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家。謂之曰道地的愛國主義者，是再適當也沒有了。

在公生活方面，樸恩賽似乎是一個很殘忍的慣用手段的一個人。其實在私生活方面，他是絕端相反的，在日常的行動中，他暗露許多人道的形跡。

他特別喜歡動物，當他任總統的時節，他的唯一的好朋友是小貓葛利葛利（Grig-Grig），這隻小貓是暹羅種，較平常的貓來得特別的可愛。他是依力沙宮（Ellysac）的第二主人。每當樸恩賽在圖書館裏做工作的時候，葛利總要爬到他主人的桌子上面，很響的狂叫。這位總統會放下很重要的工作，丟了書籍，把小動物抱到自己懷裏，給予牠一個狂吻，連呼幾聲寶貝。

在星期日，葛利也跟着他，凡是樸恩賽所到的地方，都有他的足跡，在火車站的頭等室裏，小貓葛

利也要占住一個地位。樸恩賚也同樣喜歡狗羣，一隻大的阿力斯登（Alsatian）和渺小的克利風（Griffon）和小貓葛利一樣，時常的隨着他，他簡直成爲了一個生物的愛護神了。

樸恩賚對於公家的費用，視似自家的財產一樣，他從不耗費公家一文。從前法國的總統和內閣總理，總要很多的薪俸。但是他在位時，要得很少，他從來不是有錢的人。他的嗜好是很簡單的，他個人的需要，可以說無一異於普通的人士。而且他的慈善之心，超乎常人。他好作布施。全世界的人都說他吝嗇，但是他的朋友，稱他爲一個「有寬大之心的人。」

樸恩賚個人與英庭的關係十分密切。他曾兩次拜訪英皇喬治英后曼麗。於一九一九年時，英皇及英后在白金罕宮，又特地招待他。一九一九年他曾被選爲喀勒施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的名譽校長。

在他整個的一生，他有一個很好的助手，這人就是他的妻子白納西女士（Mlle Henriette Benoit），這位女士，是意大利的女伶，以美貌著名。當她嫁他時，樸氏的年齡已經有點可觀了。但是他們的感情很好。直到死，她是永遠在他的身旁，不過他們沒有孩子。

當樸氏去世的消息傳到倫敦時，喬治氏感歎的說：「樸恩賚是法國戰時最大的功臣啊。」克勒滿梭，白里安，利白力咪，維維阿尼都去了，現在樸恩賚也跟着去了。樸恩賚之去世是突然的，我們相信他總還有幾歲可活，不想他竟在七十四歲上離世了。

和平使者巴爾都

白里安之死，使法蘭西在歐陸外交界中失去了一個勢力，雖然他獨霸的局面，依然存在，但是沒



巴 爾 都

有能幹的領袖來支撐場面，整整的四年，歐洲出來不了一位精明的外交家，從事於和平的運動。直到一九三四年春上，巴爾都出任法蘭西外長以後，沈靜的形勢稍為變成活躍些，和平的運動，又復奮調重彈。巴黎，羅馬，柏林，倫敦之間，有着這位和平使者在奔馳，局面是輕鬆得多了。但狂風暴雨的前夜，許是有鮮紅的晚霞來給予人以一時的安慰的，十月十日他以被殺聞了。他的死不僅是恐怖局面的重復擡頭，而且是歐陸外交界中的很大損失。一九三四年正是一個很不幸的年頭，牠正比如一個黑漆的晚上，星星一顆一顆的跌下來，大地間幾乎要沒有光彩。

一八六二年，正當普魯士的勢力一天一天長大的時候，巴爾都（M. Louis Barthou）在烏倫聖曼利（Oloron Ste. Marie）地方誕生了。幼年時節，他以伶俐和聰明得父母的歡心，親戚和朋友們都承認這孩子的將來是無可限量的；他祖父並且許他是發揚法蘭西文化的主要角色。

大約只有十一二歲罷，他從故鄉單獨的跑了出來，在樸奧（Par）地方的一個私人學校裏唸書。其後升入該地中學求學，雖然年紀很輕，他對於政治莫明其妙的發生了興趣，報章是每天都看的，時事也常喜歡和同學們討論。

由於對於政治發生了興趣，自然使他對於法律也有了門徑。當日法國求學的子弟，都以研究法律為高尚的學問，年青的巴爾都，於是曾一度在博都（Bordeaux）地方做過律師。到了一八八六年，在他求學的計劃在巴黎完成了以後，他得到了學士的地位，因為他的兩篇論文得到了上臺的賞識，他另外得到名譽的榮獎。

一八八七年，是巴爾都開始其政治生涯的時候。他在故鄉樸奧的市政廳裏做參議員，接着第二年繼任為副市長。從此以後，直到一八九四年為止，他每年都代表那州到法京做政治活動。

一八九四年，他的出頭日子到了。那時他僅三十二歲，年青政治家的的倍（Turboe）內閣裏，擔任公用部長的職務。他於是大展才能，頗得各方贊同，因此他在繼續的數年中，內閣雖不時的變動，他的地位從沒有搖動過，時而內政部長，時而教育部長，又時而司法部長，一時被稱為法蘭西內閣之不

倒翁。



巴爾都軍縮席上之雄辯

一九二三年，在歐洲局勢的極度緊張中，法蘭西地位的異常困難中，他，由多年為國家努力的結果，得到各黨一致的贊成，繼樸氏而為內閣總理。當時的政界要人，很少有人敢擔當這重大的肩子，巴爾都居然毫不猶豫的答應了。這時，他個人的生活很不安定，悲哀的消息頻仍而至，他的長子在戰爭中為祖國捐軀了，他的長女急病而死了。巴爾都在悲戚之餘，復夾着國事的紛紜，沒有餘力再擔任這重要的地位了，於是在一九一五年對總統樸恩寶辭職。老虎總理克勒滿梭繼之而起，但是，在大戰未完結以前，白納力夫（Painlevé）重復請他擔任戰時委員會的委員（The War Committee）。到了大戰結束以後，他在政治上的活動，並十分顯著，直到今年，當他繼任外長的時候，他的名字才重復為別人注意了。舉世一致許為白里安第二之和平使者。除了這些以外，巴爾都對於法蘭西還有許多看不出的貢獻，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和約，大部分是他所草成的。在下議院中，此約之得以通過，也依靠着他的力量不少。在戰前的法國諸法令中，巴爾都也出了

許多無形的力量，比如一八九四年關於礦工年金的法律，一八九八年關於互助基金的法律以及一九〇七年關於工人退休基金的法律，都是依靠着他個人的匠心才能完成的。

在大戰時，巴爾都確實是一個衆望所歸的人物。一九一四年的三年戰役法之所以能得下議院的通過，可以說完全由於巴爾都一張嘴拉回衆議員的固執。說他是一個不懈的愛國主義者，誰曰不宜呢？

不僅是他的活動超出一班常人以外，他的學問也是很可以佩服的。一九一八年大戰終了以後，他聲明要退休，巴黎大學 (L'Académie de Paris) 就選他爲校長。他的口才當時曾說服一班青年學生，大家稱他爲模範校長，正比如外交界中稱他爲「和平使者」一樣。

總之，在法國現在政治中，他要算是一個很有用的人，他先後擔任各部部長，不下十餘次，他不像樸恩賚是一個中心人物，而他對於政府各部事務，都具有相當的能力，每個卸任的總理，都愛慕他的風度。

在這風聲鶴唳的現在，一個從事於和平運動的人物的去世，是很值得我們悲悼的。時代是在狂瀾中，他們好比是行人的路燈，不幸而被驟然的颶風吹熄了，使我們感到的，只是一種恐怖的戰慄，夾着異地的同悲。

法新外長拉佛爾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法國衆議院在討論到「外交部預算案」(Le budget de Quai)的時候，新任外交長拉佛爾突然起來發表一篇很長的重要演說，闡明法國對外政策的傾向，尤其在對德關係上，拉氏宣布了下面的幾句警語：

「希特勒總理已經證實了他和平的企圖，法蘭西要求她加入東歐和平運動，來增進兩國的友好關係。」

在整篇的演說裏，語調是很溫和的，白里安的時代是復活了，法德的關係，意識地在想從新改善轉來。

自從歐戰以後，法蘭西繼承了德意志而成爲歐陸舞臺的主要角色。她的外交策略，無疑地是傾向於「維持現勢」「保障和平」。在這時代的背景內，產生了和平使者白里安，可惜，有限的生命，不能使他做繁重的工作，不多幾年，他便死了。在他死了以後，和平的光芒，一時在黑暗的歐陸泯滅；不久以前，雖然曾出了巴爾都，提倡死灰復燃的和平運動，不幸，在他的工作將要開花結果之時，竟又遭人暗殺而死了。一時，黑暗又統治了全歐，不過希望的燈花，時常在人們眼前閃耀的，現在繼巴爾都而起

的，又是一位主要歷史人物。他曾做過白里安的心腹，克勒滿梭的對手。他的聲名曾在美國一度被人讚揚。這人的名字就是上月三十日在法國議會宣布對外政策的新任外長披爾拉佛爾 (M. Pierre Laval)。

法國許多偉大的政治家的出身，總是很低微的，拉佛爾亦復如是。他的父親是個馬車夫，拉佛爾在幼年時候曾經趕過馬車，在往來的車站上接送旅客。那輛馬車是他祖先所傳下來的產業，年代的塵埃，積成了醜陋的外表，坐他的車子的，全是些貧窮的階級。好在那匹馬走慣了熟路，從車站到他父親開設的商店菩提洞 (Puy-de-Dome) 「咖啡館」沿路都是平坦大道，馬路上面走着，不須駕駛者追趕，車子就會向前進行。小拉佛爾就利用這個機會在上面閱讀書籍，當 Puy-de-Dome 幾個大字在他眼前開展時，他就很快地丟開了書籍，抓起了馬韁，小心翼翼地走過那崎嶇不平的山洞，然後又放去了馬韁，拿起了書本，坦然走向城池的中心。這種懸崖勒馬的精神，顯然是他日後成名的基礎。

除了從書本裏獲得些知識以外，他又在旅客的談話中，增加了許多新奇的知識。有一天，他的破馬車，搭了一位舊教士。教士是天主教徒，看見這趕車的孩子是如此用功，心內很器重他，於是給他許多動助，一而再，再而三，他從口中的幫忙，而至於實際的襄助。他教他如何研究希臘文法。在拉佛爾十八歲時，他居然爲他找到了一個小學教師的位置。自此以後，拉佛爾丟去了他原有的行業，開始其求學的生涯，拿了小學的津貼，作爲升學的費用，在一個學習法律的專門學校裏，他同時研究科學。四年

以後，得到了證書，他的老師勸他充當律師，他於是就在巴黎懸掛律師招牌。這初選的職業，顯然是他日後從事政治生涯的很好基礎。

拉佛爾在政治上的進展是很迅速的，一九一四年五月，當世界大戰發生的時節，他以當地律師的資格，被選為代表巴黎近郊奧伯維里歐區（Aubervilliers）的衆議員。那時他的思想是很左傾，被人家看作一個很激烈的社會黨員。年紀剛三十一歲，論理是應該入伍，但由於拉佛爾反對戰爭的緣故，他竟被視為沒有參戰的義務。「賣國賊」的罪名，很兇惡地在他的頭上加了起來。但是他並不甘受各方的謾罵，他說明了他之所以反對戰爭的理由，對於主戰甚力的克勒滿梭，他攻擊得體無完膚。在歐戰將要結束的時候，法國的勝利已經有了把握，他尚在議院裏發表激烈的演詞，說明戰爭殘害人類的可惡。這種無畏的精神是他特殊的性格，其後他從事和平運動，可說是此時心理的反映。

由於反對戰爭遭受一班人士的非議，他的政治生命很快的突然向下跌落。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舉行競選，他在意料之中落選。一年以後，拉佛爾所屬的社會黨，由於政策的失敗，發生了巨大的爆裂。加襄（Marcel Cachin）氏以左派名義完全歸向莫斯科「第三國際」，另外成立了一個道地的共產黨。拉佛爾在這時候認清了自己的前途不可輕擲，又看明白了到莫斯科的道路會至於失敗，很費了一些躊躇的時間來決定他今後的定向。結果他決定自己脫去了一切黨派，成爲一個超然的人物。這顯然是他政治生命轉變的一個關鍵。自此以後，他又是東山再起。

環境在轉變着，克勒滿梭的時代是過去了。戰後的法蘭西，需要有和平的局面，白里安乃得應時而出。聰明的拉佛爾，看明白了風向的更易，於是利用其政治的手腕，聯絡一派主張和平運動的人士，在一九二四年重新選入衆議院。走入了衆議院以後，他又開始活動了。輿論對於某派政治主張的厭倦，無形中增加了他新興的勢力。一九二五年四月班樂衛（Paingvé）內閣成立，他出任建設部長，同年十一月白里安繼組內閣，就給他一個很重要的位置，請他擔任總統會議的祕書長。他得着白里安的益處極多，並且也能勝任其職。在這時候，他竭力交識朋友，研究各種問題。借着這個機會，他作了許多活動，面面圓到，事事如意。克勒滿梭有一次曾經說過：「白里安有一根觸角，牠能够預先覺察政治的真實情勢。」這觸角是誰呢？「老虎」因為戰後甚不得志，所以怨恨勁敵拉佛爾，把他當作白里安的私人，而加以如此蔑視的稱呼。但由於克勒滿梭這一譏諷反而增高了拉佛爾的政治地位，又由於和白里安的關係是這樣接近，在議會裏頓時引起了人士的尊敬。他的地位，如同春日的太陽，又似雨後的春筍，一躍而直上雲霄。一九二九年，達迪（Dardet）組織內閣，他擔任勞工部長，一九三一年，法蘭西的金融發生恐慌，拉佛爾即在這困難重重的時候，冒險而出組內閣。組閣以後，曾經渡美會晤胡佛總統，戰債問題，在當時告一段落。他的聲譽，遂由舊大陸而入新大陸，在美國近年來，可說沒有一人不知道曾經做過法蘭西內閣總理的拉佛爾的。

拉佛爾的爲人，確實是很幹練的。在近世法蘭西諸政治家，除了克勒滿梭以外，他要算是最有

能力的了。當白里安內閣時代，他負責處理「亞爾薩斯勞蘭問題」(Question of Alsace-Lorraine)。他對於亞勞兩州雖然沒有多大研究，卻能運用靈敏的手腕，得着了圓滿的結果。他在勞工部長任內，負起責任，實施艱難萬狀的社會保險法。在法國北部發生工潮的時候，他又用和平的方法，叫工人不必流血的獲得圓滿解決。其手腕之驚人，由此可見一斑了。

在近世法蘭西諸位人物中，可以稱為政治家的，只有克勒滿梭，樸恩寶，白里安，赫里歐三四人而已。拉佛爾的重入內閣，擔任外長，可以使他的名字，也列入此輩之中。我們不可以外表論人，他的相貌固然並不十分驚人，身材不很高，皮色又黝黑，像不開化的阿爾卑斯(Alpines)，說起話來，帶點奧弗尼(Auvergne)的腔調，沒有前外長巴爾都那樣引人入勝，但是這些並不足病，他有堅忍的性格，不拔的能力，在目前歐局艱危之中，我想一定會有些「建設的和平」從他的掌內樹立起來。

灰色狼凱末爾

正在耶穌基督逝世以後的第十三世紀時，來了巨大的旱災！從中國的長城起，穿過了整塊的中



凱末爾

亞細亞。由於缺乏雨水的原故，土地乾燥得粉碎了。種族們爲了要拯救他們的羊羣，在新的牧地的尋覓中前進着。在他們的中間看着所謂烏沙馬立納士土耳其人的首領沙爾門沙哈（Sulman Shoh）者，在他背着的旗上，懸有「灰色狼」的頭面，帶了羣衆向着小亞細亞前進，在歐洲的東部組織了一個膨大的帝國，曾經有過一個很長久的時期的強大和繁榮，她的疆土曾從亞得里亞海岸穿波斯邊境，又自埃及金字塔曲抵高加索平原，匈牙利成爲了她的附庸，克利米變爲了她的屬地，歐洲的統治者以財物進貢，赫赫然有主盟東歐的趨勢，在人類的史乘，也可算得罕有之光榮的一頁。但祖宗的繁榮，竟成了子孫的頹敗，自從沙爾門大帝逝世以後，這個國家的命運，走上了黑暗的道途。皇家的血統改

變了，國勢也隨着漸漸的衰落，不僅失去了他們的祖宗用血肉所獲來的疆土，而去丟盡了他們的上代以遺訓所給與之特有的勇氣。曾受過了沙爾門大帝侵略之基督教世界，見着報復的時機的來到，就想把這一個膨大的衰落的帝國，作爲共同瓜分的東西，俄羅斯佔住了克利米及高加索，法蘭西侵奪了敘利亞及鐵尼斯，英吉利拿去了埃及和克白斯，希臘獨立了，塞爾維亞反叛了，大半的疆土失去了，而且僅有的京都也在危險中。幸而來了大戰，頹廢的國勢得以苟延殘喘，但德意志的戰敗，宣告了瓜分的新將來臨。這惡劣的環境，激動了一般熱血的青年，在他們的血液裏，留有着上代之勇敢的成分，在他們的回憶中，記有着祖先之光榮的片段。他們怨恨鞭撻的誤國，企圖新穎的局面，於是來了革命。一霎間推翻了衰敗的帝國，建起了共和的民邦。領導着這運動的，乃是一八八一年「柏林會議」後土耳其受盡了侮辱時生於愛琴海邊一個小城名叫沙洛納克的孩子，也就是現在統治着全土被稱爲「灰色狼」再世的狄克推多凱末爾。在本文中，作者要對於他身世，性格，事業，作一綜合的簡單的介紹。

如其他許多偉人一樣，凱末爾的幼年生涯也是極困苦的。他生在一個貧窮的家庭裏，父親一早就死了，母親嫁了別人，他的前途於是依靠自己來推展了。自從在 *Manastis* 的軍事高等學校畢業以後，他便加入了革命的組織 *Vatan*。這引起了皇室的注意，因之不久就被捕入獄，但由於過分幼小的原故，未幾就釋放了。強烈的威脅，終究敵不過他深厚的信仰，被捕後的一年中，爲了避免皇室的

注意，他在低層中工作。不過他指揮軍事的天才，早爲上官所探悉，不久，他被任爲第三軍的參謀，一九一〇年隨大將利查（Ali Riza）到法國考察，他的聲名於是漸漸爲國人所盛傳。利查在土皇前稱之爲罕見之英俊的軍官。在他歸國時，即被任命爲沙洛納克（Salonika）軍官學校校長。他對於當日的軍隊組織，表示絕對的不滿，因此想轉入政治的舞臺，但當日的土國政治，如軍隊一樣，也在舊派人物手中，這激動了他的氣憤，便丟開了政治，隻身跑到危險的北非，爲祖國的光榮，參加土意之戰。突然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孟德尼哥羅宣告獨立，他奉令調回，感覺到一切都是紊亂得不堪，除非有一個新穎的變化，自己國家不易復興。於是就回到君士坦丁堡，擔任參謀的工作，隨後又被派到蘇發擔任武官的職務。在大戰時，經海格大將的提攜，奉令調回，派在山地（Sandars）元帥處，擔任加利保利亞（Galipoli）南部各軍的統領。三月以後，即被調爲愛納弗特前線的統帥。雖然是些疲乏的軍隊，經他一手的指揮，也表現了出常的勇氣。國內的報紙一齊譽之爲「但納爾海峽及京都的救護者」。但由於當日自詡爲土耳其獨裁之安佛爾（Enver）的妬忌，他被調爲高加索十六軍的統帥，繼爲白克第二軍的軍長，離開君士坦丁堡於是更遠了。凱末爾與安佛爾的齟齬也因此而日增。由於民衆反德空氣的濃厚，以及安佛爾過分的專橫，使輿論對於凱末爾表示了好感。他之日後成爲衆望所歸的人物，也在那時打下了基礎。但他鑑於安佛爾對他的敵視，一切軍隊的改革多陷於棘手，不能不表示辭職。

當凱末爾回到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休戰已有一月多了。他看見了異國的軍隊，占住了本國的領土，英吉利的艦隊在波斯福斯海峽，法蘭西軍隊在斯坦堡爾，意大利隊伍在波利拉，奧托曼帝國成爲了片碎，土耳其遍地化爲了灰燼，進步委員會被取消了，安佛爾逃走了，以親英著名的鐵合克（Enver）組織了政府（Abdul Hamid 的皇朝的將軍），這些，加上了他本來的天賦的革命性，自然而然發生了一種憤激之感，而轟動全歐的土國革命，於是就接着爆發了。

百倍於戰前的困難，在他的眼前開展着。最初他組織了一個政府，想在會議裏與皇室對抗，但是沒有效果，於是他改變方針，聯絡各地的軍官舉行秘密會議（Secret conference of Seyres），他發電全國人民：

「國家危險了，中央政府不能再擔任他的工作了。我們的獨立，只能以全國的意志與毅力取得之。現在我們決定在雪維舉行會議，討論進行改革的方法，每一個地方應當檢選三個代表，而且行動宜十分秘密。」

中央政府得到了這個消息，就派人到各地阻止代表的前進，同時發布逮捕凱末爾的命令。在離警察搜索他住宅的一點鐘以先，他逃走了，從君士坦丁堡回到安哥拉，組織了一個革命政府。中央政府爲安定人心的原故，也就召集了一個虛偽的全民會議，代表大多是政府的走狗，在君士坦丁堡相聚甚歡。一九二〇年一月，他們以全體國民的名義，發電土皇，表示對於皇室的擁護。這消息不久就傳

到了安哥拉，時候正在冬天，凱末爾坐在一個農業學校的大廳上，旁邊站着他的朋友 *Enalch Fethi*，*Adnan*，*Alifend* 諸人。太陽漸漸的向西沉淪，天空顯然異常的黯淡，在每一扇門窗前，冷的風噓噓的吹着，宣示了一種危險的來臨。他們是流浪人，爲政府所通緝的叛徒。一切的消息都是異常的惡劣，嚴肅的坐在椅上，凱末爾由沉默而至於咆哮，如一隻野獸似的起了咆哮：

「我們祖宗的血液到那裏去了？」

安哥拉的「灰色狼」在咆哮了，這時，外面是黑的，在樹林中，冷的天空閃耀着西山的背影，一彎銀色的月，漸漸的升了起來，他於是站了起來，他要再戰，一切失望在銀色的月光下消失了。他重新是活躍的，他的精神充滿了房間，使得其他的人也由奮興而想創造出一個新穎的局面了。

安哥拉政府的最大外敵是希臘。凱末爾爲要博得輿論的同情，於是就與希臘軍隊作戰。在 *Innunu* 一戰中，凱末爾軍隊占了初次的勝利。中央政府的軍隊雖然衆多，但沒有能作戰的。接着希臘的軍隊侵略土國的疆土，*Alaguz* 的血戰開始，凱末爾認爲這是希臘的最後壁壘，所以身先士卒，異常勇敢。有十四天之久，凶惡的戰爭繼續着，勝負是不易判明，最後由於他的毅力和兵士的勇敢，終於得到了勝利。當他回到安哥拉以後，人民歡喜得狂叫，他們給與他以 *The destroyer of Christians*（基督徒的毀壞者）的尊號。無疑地這在人民的心中是目他爲了回教徒的復興人了。外國的輿論也漸漸的對他表示同情，從俄羅斯，法蘭西，印度，美國，阿富汗等地，他接到了慶賀的電報。

從一九二一年的冬天起，穿過了一九二二年的春夏，再來到一九二三年的冬天，凱末爾在中央政府的壓迫下與外國的軍隊作戰着，勝利終究屬於最後的奮鬥者，他戰勝了敵人，征服了全國，現在他開始要征服人民了。洛桑會議舉行的結果，土耳其的國際地位無疑地提高了許多，有人把新土耳其叫着「凱末爾蘭」（Kemalland）因為新土耳其的成形是凱末爾獨創的。

自從戰勝了聯軍以後，凱末爾在土國的地位日日提高了。他於是開始整頓內部，首先把一切王黨掃蕩乾盡，以兇惡的手段予以殺戮，其次在安哥拉開人民代表大會。在總統的選舉箱中，十票中有九票是凱末爾的名字。六年來，由他一手所創辦的人民黨得到了勝利，他也儼然地成爲了全國的獨裁者。

幾年來，土耳其是大大進步了，自從凱末爾登臺以後，國勢是日日增長了。「今日之土耳其」（Turkey, Today）一書的作者以力生小姐寫得十分詳細：

「在歷史的罕有的例子，他竟創造了這新奇的一頁，土耳其是大不同了，與十年前是大不同了，我把生平消磨在回教國內部裏，我欣慰，因為我看見牠強盛起來。」

凱末爾畢生的成功，依靠他一個最大的信仰，對於他民族之有燦爛的將來的堅強的信仰。

「我知道一切國家。」我在戰場上炮火中，死神的面前，當他們民族的個性赤裸地表現的時候，我明白了他們，我的人民，我敢對你們發誓，我們民族之精神的力量，是超越世界一切的

國家。」

「我要領導我的人民在穩定的路上走着，直到他們能自己統治自己的時候，我的工作才是完畢。」

這或許是荒野中之尖銳的狂叫，也或許是宇宙之大建築家之心底的回響，是狂叫也罷，回響也罷，土耳其是復興了，沙洛門大帝的「灰色狼」又在凱末爾的頭上高懸了。

一個失去家庭沒有了朋友的孤獨的人，居然能把全土耳其成爲了私人的產業，是人類的成功中所罕有的紀錄，而凱末爾竟創造了新穎的例子。他是一個狄克推多，將來不可再有的獨裁啊！

安哥拉之新人物

安哥拉，土耳其共和國的京城，回教民族復興的發源地，現在已經成爲全世界人士所注意的一角了。在土皇當政時代，這一座城池被埋葬在濃厚的沙漠裏，除了偶爾因軍事的關係稍稍地引起人們的注意以外，在大家的腦海中，可說是沒有想念的輪廓。文化是落後的，建設是不發達的，一切的產業是停滯的，不過，無形中有着一種精神的力量，支配着困苦的民衆。這暗示了一些愛國的志士來到那裏作革命的運動，於是激動了全國的人士。又如沙漠發現甘泉似的，這座向來爲人疏忽的城池，竟成爲了全國政治的中心。繁華而衰老的君士坦丁堡，望着牠，祇是感嘆而妒羨，在土耳其人士說來，安哥拉的故事，有點近乎歷史的神話了。

新的城池裏，有着新的人物，這些新的人物，引導了昏睡的民族，向着晨曦的道上走去。他們的生，努力於國家的復興，從人物之影響時代着想，似乎有值得一加檢討的價值罷。本文之作，其意義即在於此。

有人把新土耳其叫作凱末爾蘭（KemalLana），土耳其人士也個個把這位民族英雄凱末爾，當作回教人士的保護者，因此，在說起安哥拉人物的時候，無疑地就要先輪到凱末爾。英國名記者愛

立司 (Ellision) 女士，譽之爲近世唯一的英雄，在人類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當然在一個極其困難的環境中，憑着個人的一點信心，覺得自己的民族有復興的可能，於是召集了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以如火的熱力推翻了幾百年來占有因襲勢力之韃靼皇朝，打退了大戰以後乘虛佔進土境的希臘軍隊，在民族復興的往日歷史上，似乎是希有的見例罷。固然，一半是由於環境促成了他的成功，但在千萬的人海中，只有他，爲感到現狀的不安，而起來作孤獨的奮鬥，不能不說是一種靈感在他的心內衝動罷！這話可以用例子來作證明，在十歲的時候，他曾如此呼喊：「我可憐的祖國啊！我要拯救你！」其後，他對外國記者宣稱：「從十歲起，救國的念頭，進了我的心房，以後我未曾爲這工作鬆懈過。」他不是一個改革者，竟是一位創造師，土耳其在那時產生了他，正比如一個有沈疴的人，得到了良醫，不可救藥的重病是轉變了，現在正向着恢復健康的道路走着。

一個人的力量，總難創造大業的，凱末爾要是不得到依絲馬 (Ismet Pasha) 斷難有如今的成就，除了凱末爾以外，他是土耳其唯一著名的人物。戰爭時候的功績，軍事的天才，對領袖的忠心，對國家的愛護，這一切顯示了他確實是一個完整的人材，不但對於軍事是難得的天才，而且對政治的運用，也有良好的成績，內政方面果然不必多贅，即使在外交上也曾立過不滅功績。在人們的記憶中，大概還有洛桑會議的輪廓罷。那時，這位跋足的土耳其人，爲了國家的生死之戰 (Liberty or Death)，不懼一切地大聲疾呼。有一位美國的旁觀者告訴他：「先生，全世界在與土耳其爲難呢！」你知道他

如何回答？「我不怕，我不能改變我的態度，因為我們的理由是公正的。」終於，他是勝利了，是他的精神，克服了列強的威脅。

一個簡單而頭腦清爽的人，一個好的丈夫，一個好的父親，一位忠實而誠摯的朋友，這些美名，不愧加於他的身上。他不如野獸般的堅強，類乎殘忍似的嚴厲，人們歡喜他，同時敬服他，他是統治土耳其最適當的人物。

內閣總理依赫馬以外，要算外交部長路的須白依 (Fudishi Bey) 氏是出色的人物了。他是一位著名的實行家，對於工作的興趣，有如對於跳舞一樣地不會厭倦。有人問他：「你睡覺嗎？」「是的。」他回答：「有時我要睡覺，但不過是休息而已。」在別人看來，他在作最精采的工作，是土希條約的簽訂，不過他自己卻不承認，他以為光榮的一頁還在來日。目下，他對於各國，採取和平政策，在一頁送給記者的照片上，他寫下了下列的字句：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是在於與世界和平共存」 (Turkish policy is to make and to live in peace with the whole world)

所以近來他與鄰國常常訂立不侵犯條約，與宿仇蘇聯的邦交也日告恢復，日形親善。在大戰後，曾一度緊張了的土英邦交，也漸漸的弛緩了。因為路的須是懂得看歷史的，在一八七八年，要是沒有英國爲土耳其國明目張膽，壓制俄國，土耳其早已變色了。

說完了外交部長路的須白依氏，作者要把其他幾位重要的關員作一介紹，工作較繁重而負衆望的是司法部長愛司特·白依 (Essad Bey) 氏。在往日他是研究農林業，在瑞士他曾下過好幾年苦功夫。回國以後，正當革命成功，受黨人之推戴，擔任了頂困難的司法部長。那時，土耳其的法律制度正在改革之中，愛司特氏就把瑞士民法當作改革的基礎，另以意國的刑法，法國的礦業法，英德的商業法，爲補助其不足，經過了他幾年的努力，往日黑暗的勢力於是全部消滅了，光明現出於每個土耳其人士的眼前。

愛司特·白依氏不僅是一個實行家而已，而且也是一個理論家。在海牙，當著名之 *Lona* 事件發生的時候，愛司特·白依氏曾在那裏爲土耳其的利益辯護過。仗他豐富的學識，土耳其終究是勝利了，其後，大國際公法家威靈吞 (Wellington) 氏說：「土耳其代表的理由無疑地是公正的。」經過了那一次事件以後，他的聲名，就盛傳於國際法學界了。

教育部長納克提·白依 (Nesati Bey) 氏也是一位國際聞名的人物。在大戰以前，他曾在外研究公共行政，歸國以後，就從事於教育事業。他所規定的教育改革方案，亦爲土耳其內政的著要進步。

對於土耳其的藝術生活運動表示絕對贊同。法蘭克·白朗揚氏說：

「我們欣慰，看見土耳其人士的生活漸漸走上了軌道，他們愛護自然的風氣，使他們的精神

日益發揚，但，只能不歸功於教育部長的努力。」

其次，便是財政部長黑洛·白依 (Heilik Bey) 氏，財政部長一席，是很困難的工作，尤其在戰後的土耳其，更加沒有辦法，不過海洛克以往日的經驗，竟把紊亂的財政理得很好。一九二二年秋天，他曾做過沙馬拉 (Samarra) 的總督。沙馬拉是一座荒廢的城池，而且各方的人士雜居着，要在那裏做一個總督，非有超越的天才是不行的，所以海洛克的政治理財能力也是足以令人敬佩了。

以上的這些人物，其實都不能說是革命運動的祖師，比凱末爾資格還老的，卻是另一人物，這人就是土耳其駐英大使弗洛特·白依 (Ferid Bey) 氏。如其他的安哥拉人物，他還是很年輕的，在英倫外交團中，是一位年幼的大使。有一天，愛勃登 (Aberdon) 問他的妻子：「我看弗洛特先生還很年輕的嗎？」「是的，」她回答：「他只四十七歲！」年紀雖輕，他卻幹了許多事情，土耳其復興運動是他親手交給凱末爾的。

弗洛特以外，還有一位人物，也是我們不能疏忽的，就是現任國民大會主席喀謝馬 (Kagama Pasha) 氏。他是一個年青的軍人，曾以如火般的生活力，在沙克洛軍營與依絲馬和一班兵士同受過苦，依絲馬的成功，大半得力於他的幫助。往日之沙場的回憶，養成他深沉而強毅的性格，他常常憧憬着一個未來，大回教國出現於歐亞二洲的未來。他的理想是全土耳其人的理想。國民大會主席一席，在他可謂十分允當。

到安哥拉的大道上，向來是沒有樹林的，四週都是沙漠，沒有一點人烟，只有奧克施特大帝的塔寺，屹然地獨立在城池的西角，但，這是二十年前的情形，現在大不相同了，郊外慈孝的樹林排列着，沙漠地區都成了平坦大道，一座座新的房屋增多起來，夜裏可以看見輝煌的燈光在城內閃耀着，晚間會有很響的聲音從城池內傳出來。安哥拉是改變了，進步了，當旅行者重新到這座城池時，他會驚嘆，驚歎這些新的人物的迅速的成功。

不論土耳其將來的命運如何，安哥拉的故事在歷史上會永遠的存留着。

甘地的生平

(一) 一個清醒的靈魂的誕生



甘地

一八六八年十月二日，在印度西北部一個名叫作玻本德的半獨立區域裏，靠近着喀薩瓦爾海峽（Kathiavar）的一座波爾大特爾（Porbunder）城池中，平日被海的暖流的混合氣息包圍着，來了涼爽的微風，這微風給與人們以清快的呼吸，迷昏的腦子是覺醒了，同時，在一個貴族的家庭裏，有一個孩子是誕生了。這孩子的名字叫作摩罕打斯·喀蘭姆坎德（Mohandas Karanvhandas），甘地是他的姓。那日的微風，便是他帶來贈

給人們的禮物。

甘地族在當日印度的社會裏，是很有點勢力的。他的父親會做過印度的首相，這官職是他們世

襲的職務。甘地的祖先是以忠信著名於國內的，他的父親在印度亡國以後，誓世不願爲英國服務。他曾如此對國人說：「我的右手是爲祖國而存着的，我不能再拿他來效忠於另一國家。」

孩子的母親是一個篤信的耆那教徒，她對於他幼年的生活和日後的信仰，是具有很深的影響的。從他的母親那裏，甘地得到了他家教的信仰，以及嚴格的訓練。這些組成了他日後的偉大。說起聖哲甘地，我們不好忘記他母親。

除了他母親以外，影響甘地次深的是他的家庭教師。那個家庭教師是一個波羅門教徒，他很注重教甘地習誦「毗溼奴經典」，這使他對於印度的梵文得十分嫻習，從本國的譯文中，他覺悟到印度宗教的真諦，他日後堅強的性格，即脫胎於此深刻的認識。

如其他印度人一樣，甘地在很年幼的時候就結了婚。這事實對於他身心二方面的結果是大不相同的。在身體方面，甘地是素來很瘦弱的，結婚的結果使得他更是羸弱，耆那教徒，是反對「葷食主義」的，甘地雖然營養不足，依然維持原來的習統，身體因此一天一天的渺小下去。若是我們拿甘地的照片來看，愈小時愈肥胖，到了成年以後，便一天一天的瘦小了。因此英國人很奇怪，爲什麼這樣的渺小的人，能做如此驚人的偉大的事。要說到這層，就使我們想到這事實的另一方面，甘地結婚以後，身體雖然不易長大起來，他的心靈卻與日俱增的堅強了，他的夫人的性情很溫和，家庭間易雙方趨於融洽，事業上的信心是增加了，她與他能同嘗甘苦。

(一)與西方開始接觸

爲英吉利統治了的印度的貴族青年，一到成年的時候，便有被送到倫敦去受西洋文化的可能。一八八八年，正當甘地二十歲的那年，他的父親命他到倫敦去攻習法律經濟。最初，他憧憬着倫敦是一個禮義之邦，很想從那裏得些學問來改造本國，但是一到倫敦，他的幻想成了泡影，禁錮的耆那教義，使他十分憎惡西方的物質文明，雖然對於正派的基督教義表示相當的尊敬，他始終忘記不了印度是爲物質勢力所摧殘的這個事實。日後約翰施堡的瓊克 (Rev. J. J. Duke of Johannesburg) 氏說：

「有一個夜裏，我和他討論着這個問題，房子是靜極了，下面是他的結論。」

「印度教是一個純粹的信仰，是不受偶像所束縛的信仰。印度之精神的信仰被物質勢力所摧殘了，由於這個原因，他失去了在大地上所佔着的原有的地位。當宗教消滅了，而非宗教佔了上風時，我要表顯我自己，爲着善的保護，以及惡的毀壞，又爲着宗教之重復建立，我是再生了，我要拿生命來作奮鬥。」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維持印度之精神主義便是甘地日後從事愛國運動 (Swadeshi-one's own country) 的出發點。

在倫敦勉強的住了三年，他便回到本國，在歸途中，得到了他母親逝世的消息，他曾想投海自殺，但一種繼承他母親遺志的意識覺醒了他，徒使他哀傷，每當他回憶往年母親撫愛他的情景時，他時常掉下那不常輕墮的眼淚。

歸國不久，他在孟買做律師。起初，他懷着非常的希望，誰知這最初的經驗，卻使他得到幻滅的悲哀。他第一次出庭，竟至面紅耳赤，訥訥無言，做律師的希冀失敗了，法律是統治者拿來騙人的，另一種生活的奮鬥，在他的心房開展起來。

在一八九〇年到一八九一年的時節，成千成萬的印度人，受了生活的鞭驅，爭先恐後地向南非去尋覓他們的生活，但是先行佔據了那塊土地的白種人對他們施以虐待，南非政府又用強暴的手段，壓迫他們離境。死亡，痛苦，以及各種慘淡的呼聲，不息地從海外傳到國內。這呼聲打動了一顆富於憐憫的心，一八九三年，爲了調查一件訟事，甘地不辭勞苦地向南非進發了。

南非之同胞的非人的生活，刺傷了甘地的心靈，他雖然是印度的貴族階級，也同樣地遭受難堪的侮辱。在那時，他創造了著名的消極抵抗主義，是這主義，使他在南非的歷史上，占了很重要的一頁。

(二) 小的工具產生了大的效力

紀元後的第一世紀中，基督教的第一批信徒，受盡了羅馬當局的慘酷的迫害，但以不屈不撓的

精神繼續努力，終使基督之光，照耀全球，基督之義，貫澈古今，把憤怒藏在忍受中，拿溫柔的德性來感化兇殘的人們，讓白人自己之間起了責備，「以如此殘酷的手段對付印度人是文明人應該幹的事嗎？」用他自己的手，來打他自己的面頰。」這便是甘地拯救同胞的方法，提高印度之地位的策路。

一八九九年，在南非發生了布爾之戰，他便組織了印人紅十字會馳往戰區爲死傷的英兵服務。在戰線內，幾有兩次被礮彈打死的危險。一九〇四年鄒塔爾的土人叛背政府而獨立，他又組織了城池的保安隊，保護地方的安寧。這些使白人驚服印度人的精神，他的一顆純潔的靈魂，使醜惡的軀殼感化了，約翰施堡的教徒喬克記下了有一次他和甘地的談話。

「有一天，我問甘地的消極抵抗的淵源何在？」

「他告訴我：『我記得，當我在小學裏唸書的時候，有一首短詩感動了我，這首詩如此：假如有有一個給你一杯水而你給還他一杯，這不算什麼？真正的美存在於以善報惡。』」

「『消極的抵抗，是無上的利器，他可以隨便的應用，凡是應用牠的，可以不用流一點血，獲得福音，牠能產生奇樣的效果。』」

「『當我最初提出這種主義的時候，印度人士大都是不贊成的，但是到了一九〇六年的九月裏，在一個舊日帝國的戲院中，千萬的印度人，舉起了右手，表示堅決的信仰，認爲消極反抗，

是對付壓迫的唯一利器。」

耶穌，但納爾，蘇格蘭底是消極抵抗的純粹的典型，托爾斯泰是近代的唯一的代表。無疑的，靈魂的力量，是勝過肉體的力量。「不要對抗惡劣」是不要以惡對惡，而是以善報惡。物質的力量，不要以物質的力量來對付，而要以精神的力量對付。這與印度向來的諺語：「不要傷害任何生物」的意義頗相吻合。

在這主義的行程中，有二千五百人是自動地下獄了，二千多人的自動的入獄，是亙古未有的大事，這駭倒了全世界，連英皇也爲之大抱不平，特令南非當局，澈底調查，印度總督哈定也挺身而出，主張設置調查委員會，援助南非的印度人，甘地之精神的動人，由此足見一斑了。

(四) 真理運動在印度

在南非的奮鬥過去以後，甘地離開那地，向沙師曼頓進發。他想在倫敦城內作一小小的逗留，然後再回到印度，但是當他到達倫敦的那一天，英國對德的宣戰令是發出了，甘地自動的參加前線，願意擔任救護的工作。

他的善意，爲英國政府所採納了。他被安排在一個印度隊伍裏，擔任重要的工作。從大戰的開始，一直到大戰的終了，他勤奮的在工作。他曾病過，病得幾乎要死；他又受傷過，險些犧牲了他的生命。他

的唯一夢想，是想以真誠來博得英人的同情，使他們自動地解除了放在印度人肩上的束縛。

誰知這一個幻想，竟畢是一場空夢。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告終以後，英國政府對於印度人在戰時的巨大犧牲，忘記得乾乾淨淨，戰爭時期給予印度人的自由權，是重複被剝奪了。印度人希冀獨立的要求，既被拒絕，全印度人燃起了憤懣之火。甘地，印度人士的靈魂，知道在強暴的武力下，騷動是有損無益的，因此提出了不暴動的不合作的方法來抵抗英吉利人士的不守信義。他對印度人說：

「以愛之力，靈魂之力，用真理的把持，真理的追求，以忍耐和同情，使敵人自知其謬誤而後改，忍耐是痛苦的，要在痛苦裏確立起真理。」

真理運動 (Satyagraha) 的「大精髓，便是消極的抵抗和非暴動的不合作 (Passive resistance and Non-violent non-cooperation) 在 Champaran, Khaira 等處鬪爭中，這運動顯露了奇特的效力。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由甘地發起，全印度人士舉行大規模的祈禱會，詩聖泰戈爾也表示贊同。力量，在任何形式下，都可以說是不合理的，這好比一隻把車帶到盲路去的馬一樣。我知道你的教訓是要國人以善來對付惡，在這種工作中，像你這樣的人物來作印度人民的領袖是說再適當也沒有的了。釋迦佛曾經說過：「以非憤怒的力量來戰勝憤怒，要善的力量來克服醜惡。」我們應當明白道德的占勝不一定要獲得勝利，他的失敗，也不致失去他本身的尊嚴和價值，你努力地上前去做罷。」

這位詩人，在甘地的身上，加上了「巨大之哨兵」的稱號，而且爲他作了許多詩詞加以頌贊。

(五) 孟買的暴動

在近年來的民族鬭爭史上，恐怕沒有一幕再比甘地於一九二一年在孟買所受的困難更甚的了。

恰恰地違反了他的希冀，孟買的工人突然地趨向於風狂之路，在英吉利威爾士親王到達印度的時候，他們起了暴動，而使不合作運動之不暴動的性質完全地破壞無遺了。

這未曾逆料到的事件的發生，予甘地以一個巨大的突擊。英國政府認爲甘地是印度民族運動的領袖，一切事變的責任，都推在他一人的身上，甘地也早已準備，準備爲他們的民衆而入圍圍了。

一切都預備好了，他就到亞哈摩 Amritsar 附近的地方等候英政府的逮捕。三月十日夜間十時三刻，警察終於來了，在親信的弟子所合唱的讚美歌中，甘地寧靜地遭受警察的逮捕。甘地被捕以後，即受法庭的審判，他的言詞是強硬的，每個字都感動了印度人士的心靈：

「我知道，我是在玩弄着火炬，我冒那危險，假如我一旦是自由了，我仍舊要如以前一樣的做。在今天早晨，我深深的覺得假如我不是如此的說，我是不忠實於我的職務的。」

「我要避免暴動，不暴動是我的主義的第一信條，也是我的主義的最後圭臬。我知道我的民

衆有時要走到瘋狂路上去，我常深深地爲這事件擔憂。不過我們不能忘記印度是一個國家。現在我被捕了，請即加以最重的處罰。」

最後，在敘述了一遍他從一八九三年一直到那時爲止的工作以後，他對法官說：

「法官先生，假如你覺得你所應遵守的法律，是一個罪惡，而在事實上，我是清白的，你現在只能辭去你的職務或是把你自己與醜惡分家，若是你感覺你所執行的法律是對人民有利的，而我的行動對於社會有害的，那麼請你加我以極重的刑罰。」

法官不留一點情面，下了下面的判決：

「你既承認你一切的活動，我爲了我的職務，不能對你表示同情，現在援引鐵立克（Tolkmantya, Bol Gangodhar Tilak）前印度國民會議領袖的先例，判你六年的徒刑。」

甘地回答說：

「法官先生，容我再說一句話嗎？你拿鐵立克與我相比，真是再榮幸再愉快也沒有的了。至於罪罰本身，也使我無限感激，我意想不到你判得我如此輕的。」

大審判告終了，甘地的名字驚動了中外的人士。他的入獄是光榮的，帶了光明進入黑暗的世界。

（六）特力罕之「大絕食」

在甘地晚年一切行動中，恐怕要以特力罕之大絕食（The Great fast in Delhi）為最顯著了。大絕食始於一九二四年九月底，一直延長到二十一天，最難得的，就是他在絕食以前，正逢大病初愈，在常人，不但是不能容忍，簡直可以立刻致死的。

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之間，暴風雨的氣氛瀰漫了天空。一九二四年夏日的宗教離異，便是那幾年醞釀的總結果，帶着流血的騷動，在各地絡繹的產生了出來。一切都是非人力所能控制了，甘地病後初愈，氣憤異常，自己的主張顯然是失敗了，於是為了要使得國人回頭，決定實行絕食。在絕食後的第二天，他對全印度人忠告：

「我明白不合作運動是一個危險的試探，不合作的本身是不自然的，罪惡的，但在目下，我認為這運動卻是一個神聖的職務，在各方面我已經試驗過了，不過用之於羣衆時，可以引用許多謬誤，其實這確是避免走向無政府及無秩序的一個極好的方法，所以我把生命放在稱秤上，要羣衆回頭轉來相信我。」

這種方法雖然愚笨，但是他的精神，正是可以佩服，婆羅門教人與回教人間的鬭爭是暫息了，前者的領袖 Ajmal Khan 與後者的領袖 Swami Shradhanada 在甘地的房裏大家會晤，並且約定從此以後，彼此決不再鬧意見，以破壞統一的精神。

甘地的精神固然可以克服得了本國人士，但是始終不能打動英人的心腸。自從一九二四年以

後，他因從事民族獨立運動，曾經數次被捕，在牢獄中，由於他的主張不能得到英國方面的同情，他曾好幾次的絕食，但是結果都是失敗。一九三〇年印度人因要求獨立而得不到英國政府的允許，三月十三日的早晨，甘地率領了印度人士到一百六十五哩以外的海岸，自由地在海水中採取食鹽。這自由的行動，破壞了英國的法律。原來食鹽在印度是不許自由買賣的，牠的專利權是存在政府的手中。這種法律可謂惡毒到了極點，印度人士所受的害處，正是一言難盡，甘地氏有見於此，決定斷然反抗，起初用消極的不合作方法，其次用絕食以恐嚇。一切都是沒有效力，所以才行出最後的方法採取自由的行動。結果，甘地又被捕了，這是他第二次進獄，關了九個月才告釋放。

(七) 僅恃十字架上的犧牲

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在所著「甘地傳」的結語裏，曾寫下了下面的一段：

「這樣聖哲甘地的生平，實在很難用筆墨來盡言，他所做的事情，只缺乏着一樣了，這便是十字架上的最後犧牲。讓我們等着罷，這必然的快要成爲事實了。不過釘死耶穌的，並不是兇暴的羅馬政府，仍是猶太的百姓。現在的英國政府雖然並不如當時的羅馬政府來得賢明，但是印度人民卻比猶太百姓好得多，因爲這個緣故，所以十字架還不會整個貼着甘地的身體。」

這是一段名語，將甘地一生說得再透澈也沒有了。甘地對於印度的影響，正如耶穌對於當日歐

洲人士的一樣，不是在有形方面可以看得到的，而是要在幾十年後，才會見效的。甘地所做的工作，純係精神方面的，與其說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毋寧說他是一位精神主義者。他是要把印度民族從西洋物質的勢力下拯救出來。爲了這信仰，這主張，他自己竭力走向精神的雲梯，主張拿善來報惡，以德來動人，然後使這理想普遍化。要使全印度人都成爲他的化身，設計着一種「集團的道德的抵抗」(Cooperate moral resistance)。用這當作一種力量，來克服一切惡的勢力，這一點就與威廉·詹士(William James)之戰爭之道德的相等(Moral equivalent for war)頗相接近。這運動在名義上雖是消極的，但是在實質上，他所產生的力量，設如全體的羣衆能一心一意的隨從着他，是爲任何積極的行動所不及的。他起初只在南非一地稍露頭角，其後在 Champaran, Khaira, Virrangman 等處逐現鋒芒，終究使全印度人都仿效起來。一個在實質上本是精神主義的世界觀者，於是遂被英國政府認爲從事愛國運動的危險物，一方面他須壓住羣衆的火燄，另一方面又須對付英國的豺獍，現實的種切，又使他的主張不能實現，無怪他只有說以死來謝國人。這位瘦弱的老人，無疑地難以克服這物質的世界，他僅待着最後時刻的來臨，在那時，東方的十字架，會放出他身上的靈光，照耀昏迷的民族，要它們澈底的覺悟，去恢復古代的光榮。

中華民國廿四年七月卅日

收到



世界書局發行

潘念之 張采苓 編輯

思想家大辭典

思想家——是文化的前衛

思想家——是社會的導師

本書綜述古今中外思想家三千餘人

是最廣大的人物誌 是錯綜合刊的思想史

本編之重大使命

(一) 備學者稽考世界學者史略 (二) 介紹古今中外之學說及思想

本書——就是世界名人大辭典

本書——就是世界學術思想史

本書體裁係辭典式，搜羅古今中外之一切思想家，依次臚列，記敘各個
人底生平行事外，更述其學說主張，並舉出其重要的著作。

元三銀價冊厚一

五角 一元 祇售 特價

三二掛寄 餘一全
分角號發 頁千書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當代國際人物 (全一冊)

定價 大洋 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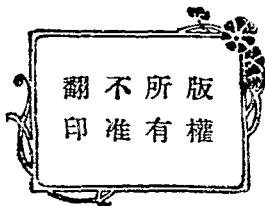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著者 周子亞

發行者 陸高誼

出版者 上海大連路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發行所

本書負責校對者顧炳章



當代國際人物

價洋五角

